

這是贏得多項電視片集和電影獎的英文名著Shadowlands的中譯，也是第一本用中文介紹英牛津學人與劍橋英國文學講座教授C.S.魯益士一生的傳記。魯氏為本世紀蜚聲國際的作家，其思想影響知識界之深使他贏得“向懷疑者傳福音的使徒”之稱。他所歷人生艱困有若行經幽暗之谷，但靠着堅定的信仰終能出幽谷而登上陽光璀璨的平野與高山。看過此書影片中的人都有透過淚珠泛出微笑的經驗，從他一生之旅中汲取智慧、勇氣，心靈得以淨化，生命力量平添。

本書中文版搜羅魯氏一生名貴照片近20幀，從幼年生活家宅到劍橋與牛津大學教研與寫作生涯，讓讀者不單可以讀到也可以見到他的一生，特別是與喬伊女士共處的短暫歡愉時光與失去所愛後刻骨銘心的痛苦，和他最終的大徹大悟。

原著已拍成電影和電視片集
感人傳記文學，20餘珍藏照片

ISBN 962-399-084-7



9 789623 990844

幽谷之旅

C.S.魯益士傳

希卜黎著

海天書樓



出版

一代學人以一生幽谷經歷來喚醒昏睡的世界



幽谷之旅

C.S.魯益士傳

SHADOWLANDS

希卜黎著 吳里琦譯

英作家兼著名
電視節目主持人



慶魯益士誕生百周年



海天書樓



詩篇擷思

Reflections on the Psalms

聖經的「詩篇」是歷代諸多偉大文學家的靈感泉源，因為其中每一篇章都是詩人心靈的迴響，反映出他們個人與造物主之間活潑的聯繫，而具體展現了生命中深奧的經驗和真實的本質。

本書作者路益師是西方著名學者、文學批評家兼作家，他以優雅的文筆，生動地記錄了研讀詩篇時的困惑、懷疑、反省及領悟。願意獻給每位已經接受基督真理，或願「把不信的心暫且擱置一旁」的真誠尋道者。

路益師名著系列

2

詩篇擷思

路益師著

會珍珍譯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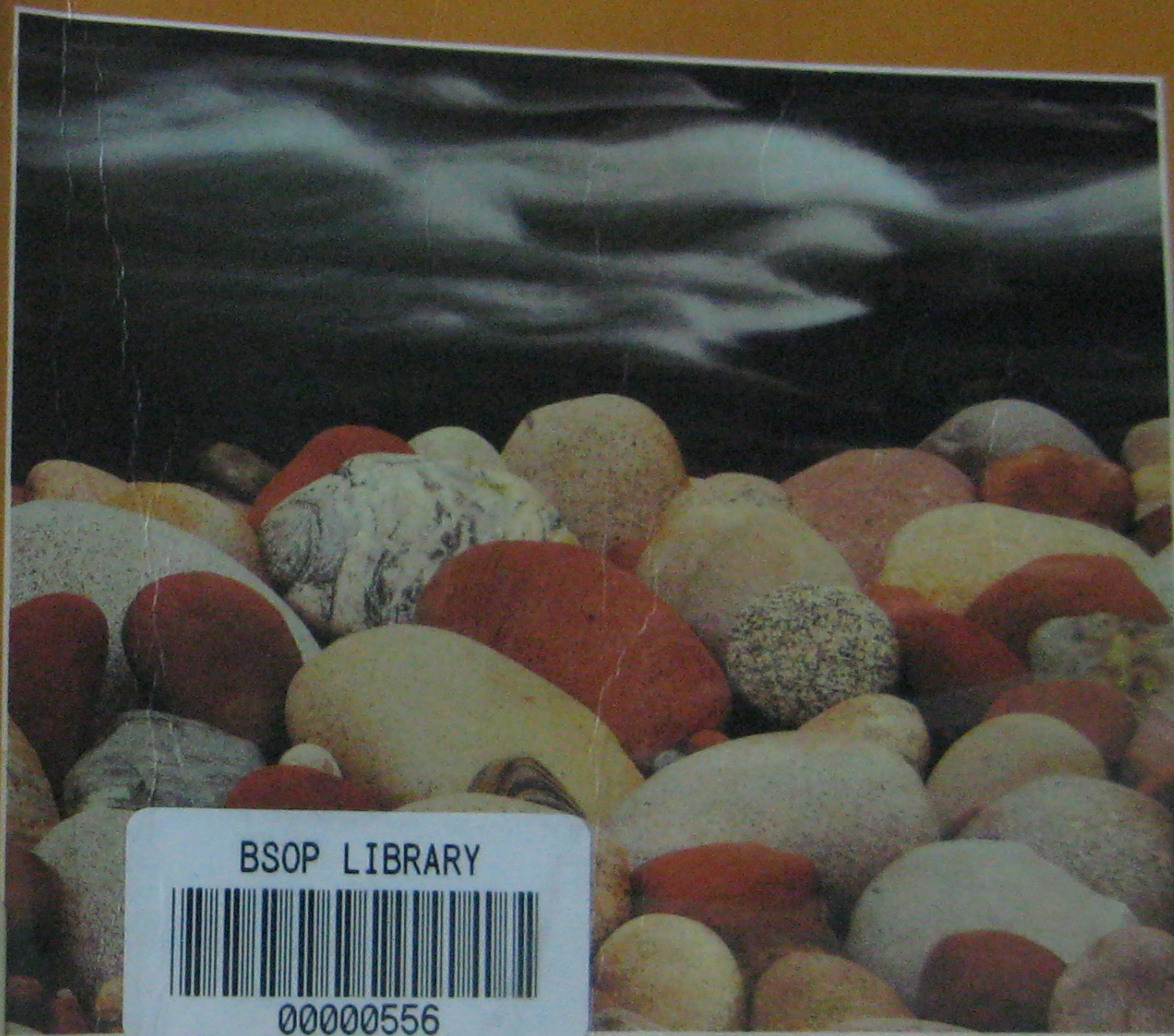
223.277
6782

雅
致

路益師名著系列 2

詩篇擷思

Reflections on the Psalms



BSOP LIBRARY



00000556

作者/路益師(C.S. Lewis)

譯者/會珍珍

有著作權 請勿侵害

本書樓自此書原出版者取得全球中文繙譯及發行權，未經取得
本書樓書面許可，無論部份或全部均不得用機械、電子、影印、
錄影、錄音等任何形式轉載、翻製、存儲、傳送或散播；未經出
版者同意，也不得以本書現出版形式外之任何包裝形式，循商業
途徑租賃、流通或轉售。但傳播媒介書評、書訊中引用不在此限。

幽谷之旅

C. S. 魯益士傳

著者：B. 希卜黎

英作家兼著名電視節目主持人

譯者：吳里琦女士

出版及發行：海天書樓

香港荃灣沙咀道29-35號
科技中心23字樓6-10室
電話：24920123, 24920124
傳真：24132567, 24115336
台北汐止新台五路一段77號
遠東世界中心B棟16樓之四
電話：02-26982201, 02-26982202
傳真：02-26982233

一九九八年九月初版

SHADOWLANDS

Copyright © 1994 by Brian Sibley
Chinese translation copyright © 1997
by The Rock House Publishers, Ltd.

Published by arrangement with David Higham Associates Ltd.
Copyright licensed by Arts & Licensing International, Inc.
ALL RIGHTS RESERVED

圖片版權：除第131、134兩頁圖片版權為Douglas Gresham
所有及第150頁圖為Russ Busby所有外，其餘各頁所用圖
片均獲Marion E. Wade Center, Wheaton College授權刊用。所有
圖片不得以任何形式轉載、翻製、存儲、傳送或散播。

給讀者

《返璞歸真》出版後，中國讀者對作者魯益士這個人的興趣甚濃，書前的作者簡介已不能滿足，要求有本好的傳記。

雖然介紹這位一代學人的英文著述，在數量上早已超過魯氏自己寫的書，而他的童話《那里亞》系列和像《地獄來鴻》，《意外的喜樂》等等膾炙人口的書都早有中文譯本，可是偏偏沒有介紹他生平的中文傳記。

今年十一月是他的誕生百周年，應該出版一本傳記來誌念。我們從許多英文傳記中選了Shadowlands來繙譯，不只是因為此書已拍成電影和電視劇，贏得不少文學藝術獎，而且由於作者為新聞記者，作家，又是英國廣播公司的著名節目主持。他為了撰寫此書，作了深入的採訪與研究，直接引用原始材料頗多，收納了不少比較新的資料，以新聞記者之筆來撰述，讀來格外生動。

本書記述獨身的魯氏和已有二子但遭仳離之痛的達韋曼女士從初逢到相戀，到因深愛而結合，到女方為癌病所噬。他目睹所愛為死亡所奪，喪妻痛苦之餘，一生所遇大小哀傷與失望重上心頭，幾至對堅信的基督真理失去信

心；但靠著那加給他力量的天父，像過去一樣，不但能克服痛苦，反而因為經歷苦痛與憂患，成為更謙卑、更睿智、更虔敬、更具信心與愛心的基督徒。

讀他一生故事，你可以看見這位自幼便才華出眾、智慧過人、識見與學問在當日劍橋與牛津兩校學術圈中殊少其匹的學者，怎樣在天父大愛的熱力中，不斷改變，成為本世紀“向懷疑者傳福音的使徒”。他以生命見證主愛，以生活彰顯做基督徒的喜樂，教多少以知識自傲、以有限生命自詡的人，從他的著作中打開自閉的心門，欣然接受唯一能解答生命奧妙之道的主基督。

魯氏所歷人生艱困有若幽暗之谷：信仰生活也經歷過谷底的幽暗時刻。但那位在復活節之夜向他內心深處說話的主基督的恩手，終能領他出幽谷而登上陽光璀璨的高山，終能以無比的信心與歡欣寫出：

我們從真正的起點起步，
愛是屬天的推動力。
這原動的爱無償地給予，
在上帝那裡沒有不滿足的饑渴，
有的是可以不斷給予的富足。

—《四種愛》

他更能寫出：
上帝藉著我們的歡愉
向我們低語，

通過我們的良心

向我們說話，
但祂藉著我們的痛苦
向人們大聲呼喊：
痛苦是祂喚醒
昏睡世界的大號筒。

—《論痛苦》

我們因此為這本小傳取名《幽谷之旅》。繙譯此書的吳里琦女士為一子之母，說譯此書有若“生第二個孩子”。她常因原文的美麗，用詞的精煉，豐富的幽默與所引魯氏本人及其朋輩文字與思想的精闢所“苦”，久久始能譯一句一段，大半譯文完成於加拿大夜闌人靜、四野無聲或雪花飄落玻璃窗上似在絮語之時。她經歷許多的“陣痛”終能在全書譯畢的頃刻化為歡樂，一個“嬰兒”隨魯益士人生旅路的終結開始訪問這個世界，為讀者的閱讀空間增添幾許熱鬧與歡笑，也許還帶出幾點眼淚。

希望你閱讀此書，聽到天父用低語，用一般言詞，也用大號筒向你發出呼喚之際，也肯走出人生幽暗之谷，跨進麗日和風充滿主愛的寬闊大平原。

編者

一九九八年八月 台北汐止

作者序

魯益士說得好，“作家還健在，千萬別給他寫傳，一定吃力不討好。這世上總有不少人知道他的許多點點滴滴，一般資料搜集不免會漏掉。最好等人過世後再寫，他已不能說話...”

可是，魯益士雖然人已過世，給他寫傳卻不容易，因為許多人會陸續有新發現，他們知道的總會比局外人多。

此外，討論魯氏一生及其著作的文字已經多得不得了（很可能已經太多）。事實上，這類著作數量之多早已超過魯氏自己的全部著述。儕身這一類作家的殿堂其實是很不幸的。

既然講魯氏的書已那麼多，有什麼理由再來寫一本？理由只有一個，我可以把已知道的事寫得更完整點，特別是魯益士和喬伊·達韋曼女士二人間數年的共處，以及二人相識前的生平與生活。

寫這本小傳當然參考了不少書和文獻，包括信札，

引用其中材料。說真話，最好的傳記形式應該是自傳。因此，我儘可能讓傳記中的主要人物（他們的筆都比我健）自己說話。

爲了寫此書和拍攝電視劇“幽谷之戀”，我作了一些訪問，用電話跟書中提到現仍健在的魯氏夫婦生前的友好詳談。他們慷慨賜助，令我心感。

我八歲那年害麻疹，從P.H.懷特小姐那兒借來《獅王、女巫、衣櫥》這部童話書，也是我對魯益士著作興趣的開始。幾年後，家母爲我購買了《返璞歸真》和《地獄來鴻》。讀後，益增對魯氏著作的傾慕。我必須向她們致謝。

最後，得感謝M.馬格魯森一家，是他們溫暖的居停照料，此書才能寫成。還得向A.勃萊狄說聲謝謝，若無他的辛勞，恐怕連文稿都打不出來。

作者

目 錄

給讀者	v
作者序	viii
第一章 童話世界	1
第二章 神話成真	21
第三章 衛道中年	43
第四章 被禁的喜樂—喬伊	65
第五章 心靈的探索	83
第六章 意外的喜樂	103
第七章 主爲我牧	117
第八章 神奇的大能	133
第九章 夢縈幽谷	149
第十章 親歷悲憫	167
第十一章 遺澤人間	183
魯益士的書	199
年 譜	206

圖 片 目 錄

在書房奮筆寫作中的魯益士	iii
嬰孩時期的魯益士	2
魯益士兒時居所“小里”	5
魯益士的母親芙羅拉	8
魯益士與父親	11
恩師柯伯特黎克與師母	16
少年的傑克與父親及哥哥	19
青年時代的魯益士	22
魯益士與好友摩爾	27
摩爾夫人	32
牛津大學麥大倫學院	34
魯益士與網球會的朋友	41
中年的魯益士	44
魯益士與哥哥華尼	47
海倫·喬伊·達韋曼	66
魯益士的居所“窩”	84
摩爾夫人與女兒	104
劍橋大學的麥大倫學院	118
在病床上的喬伊	131
病癒後的喬伊與魯益士	134
希臘的巴特農神廟	150
晚年的魯益士坐在最愛的沙發裡閱讀	168
赫定頓石礦禮拜堂	184

第 一 章

童話世界



嬰孩時期的傑克，聰慧過人、性情開朗、愛笑。



魯益士(C. S. Lewis)一八九八年十一月二十九日出生於北愛爾蘭近貝爾法斯特城的登德拉園一幢半獨立的家宅裡。父親艾伯特是律師，母親芙羅拉是牧師之女。魯益士是他們的次子。他的全名是 Clive Staples Lewis，這麼長的名字魯益士完全用不上，因為四歲時自己選了“傑克西”(Jacksie)做名字，終他一生大家都稱他做“傑克”(Jack)。魯益士一家人似乎對名字都愛棄繁從簡，他的哥哥本來取名Warren Hamilton Lewis，可是大家只知道他叫“華尼”(Warnie)。

魯益士出生時，華尼剛三歲；這位哥哥後來追憶弟弟的誕生說，“對他的出生我可說無甚記憶，後來我給他吵得終日不寧，才逐漸明白家裡添了個弟弟。”到魯益士日漸懂事，他和哥哥華尼的感情也與日俱增；不久，兄弟兩人更形影不離。魯益士後來回想當年，有這樣的追憶：“華尼從沒有自恃是哥哥，我們互助互愛，從小就像一對志同道合的好朋友。”華尼對童年歲月有同樣美好的回憶，並且說：“一生中令我最快樂的，就是一

份我們兄弟自小培養出來的深厚感情。”

魯益士的父母性格截然不同。父親是威爾斯人，比較感性，感情豐富，母親屬諾曼第血統，性情開朗，隨遇而安。魯氏後來指出，父母性格上的分歧，形成他長大後不喜也不善於表露感情，甚至視感情流露為失態、能招禍。過了幾乎六十年，直至他遇到一位可說揉合了他父母的優點的女郎，才把魯益士的這個結打開。

魯氏童年的一大樂事，是每年去到濱海洋溢詩情畫意的地方度假。他的兒時生活充滿着他後來在書中所說的“童年的福氣”——豐美的飲食、愛護他的父母和供他嬉戲的花園。此外，他的家庭護士莉絲·恩迪科和哥哥華尼，也為魯氏的童年帶來幸福快樂。莉絲給他講的古老愛爾蘭神話，啟發了小傑克豐富的想像力；哥哥華尼是最早讓他見到大自然之美的人。魯氏後來寫道：“有一天，華尼帶了一個餅乾罐的蓋子到我的嬰兒房裡來，上面鋪滿了苔蘚，用乾樹枝和花朵砌成一個玩具花園...。那是我一生最早見到的美，令我感受到大自然的清涼、滋潤、新鮮與豐盛。以後每當我想到‘樂園’，腦子裡就會閃過華尼的玩具花園。”

後來，他常常將花園景色寫入作品中，用來象徵愛情、神秘與不朽的生命：“在這泛着藍綠色水的長湖的另一端，是座平滑的綠色山丘。山的兩傍陡峭，很像金字塔，山頂有堵綠色的圍牆，大樹已從牆後面探出頭來，葉子泛着銀光，果實金光閃閃...他們一行穿過那扇金色的花園門，踏着柔潤、茂密，點綴着朵朵白花的草

地，迎着那樹影婆娑、芬芳撲鼻的花園走去。走進了花園，眼前豁然開朗，原來花園比從外面看要大得多。露絲仔細地看看，發現這不止是個花園，而是一片有山有水、有原野森林的另一個天地...”

一九零五年，魯益士一家遷到貝爾法斯特近郊一處叫小里(Little Lea)的地方，他們的生活也隨之有頗大的轉變。他們入住了一座雙尖頂形的新房子，但房子的結構實在乏善可陳——到處都是透風的罅縫，排水渠常有問題；屋簷下是一條條通往寬闊的閣樓的暗槽。新居對年紀小小的傑克和華尼來說，“不像一間屋，簡直像個迷宮”，是尋幽探秘的好地方。兄弟倆很快就在閣樓裡建了基地，從這裡的窗口眺望，可以見到貝爾法斯特湖，和遠處迷霧裡連綿不絕的安特林山脈。



兒時居所“小里”，傑克與華尼愛在屋頂透風的閣樓裡“探險”。

可惜，他們沒有時間一道享受這個新世界。搬家後只一個月，華尼就給送往英格蘭入學。傑克也開始由一位女家庭教師在家授課；課餘的時間多得很，但沒有哥哥來伴他消磨。魯益士後來在書中說，“我的世界裡，只有長長的走廊、陽光滿溢的空房間、寂靜無聲的二樓、一個人在閣樓裡折騰。隱約傳來的發自水渠管的噪音，以及風吹過瓦屋頂的嘯聲。”這段經常在閣樓中度過的孤單日子，後來成了魯益士著名的童話故事《魔術家的外甥》的背景。

他家中到處是書，每個房間、每個樓梯角都堆得滿滿的(有些時候要擺兩重)，雖然大都不是兒童書，但百無禁忌，他都可以拿去讀。他後來寫道，“在大雨彷彿無休止地下個不停的下午，我愛從書架上拿書，從中總可找到一本我喜歡的新書，像走進田野總可以找到一片新葉一樣。”他讀的多是小說、傳記和歷史著作(魯益士的父母不大喜愛詩集和愛情小說)，有《小人國遊記》插圖版、馬克吐溫的幽默小說《康州美國佬在英王亞瑟的宮廷裡》，和《河畔》雜誌每月連載的神話故事《五童》，為英女作家諾絲碧特的幻想小說；而柯南道爾的《奈傑爾爵士歷險記》，更令小傑克對俠士傳奇產生了偏愛。此外，他也極之愛讀比亞特麗克絲·波特的童話《松鼠的故事》。他對這些以大自然為背景，用動物作主角的故事嚮往不已。動物像人類一樣穿着和生活，這種寫故事的方式令他着迷；因而將父親收藏的《笨拙》周刊舊雜誌翻了出來，找尋坦尼爾等名畫家的動物漫畫。

多年後，魯益士創作的童話故事《那里亞》，裡面像人一樣會說話、有情感的松鼠、海狸、熊和貓頭鷹，靈感便來自這些多姿多彩的童年讀物。對於他為何寫兒童故事，魯益士說，“我寫的是我童年時希望能讀到的書，這便是我從事創作的原因。”這大概也是促使他小小年紀便開始寫故事的原因。

小傑克躲藏在閣樓內偷偷寫作，寫了一些發生在一個他叫做“動物王國”的故事，內容是他當時深感興趣的仿人動物和披甲俠士。回憶起當時的作品，魯益士寫道，“我寫的是英勇的老鼠和兔子，穿起全套鎧甲上陣，殺的不是什麼巨人，只是貓兒”的故事。

他甚至嘗試寫自傳：“媽媽像許多中年婦人，有點胖，棕色頭髮，架着眼鏡，打毛線的手藝出色等等。爸爸自然是一家之主，很有魯益士家族的傳承，脾氣不大好，作事有分寸，心情開朗時是位好好先生。我跟其他九歲大的孩子差不多，也像爸爸一樣壞脾氣，厚唇、瘦削，常常穿着緊身套衫。”

這段寂寞的日子裡，最令傑克高興的，是華尼放假回家，兩兄弟又可以玩在一道。天氣好的時候，兄弟倆便騎腳踏車到附近郊遊。碰到烏雲密佈、滂沱大雨的日子，他們樂得躲在閣樓的小天地裡畫畫圖畫，寫寫故事。傑克寫的是他那“動物王國”的故事(主角是一隻叫本傑明七世的兔皇帝)，華尼則寫發生在印度的精彩歷險。後來，兄弟兩人索性合作，一道畫地圖，作歷史年代紀，把大家寫的兩個不同世界的故事串連起來。



魯益士的母親芙羅拉是牧師之女，為人十分隨和。1908年，傑克未滿十歲時，因癌症再發逝世。傑克畢生難忘此沉痛。

到華尼回校上課，傑克便又埋頭書本，等待下一個假期的來臨。如是者過了三年，二人本來好整以暇的生活，突遭猝變。一九零八年初，他們的母親罹疾，患的是癌症；二月十五日在家接受手術。小傑克雖然不明白全部真相，卻察覺到家裡出了問題，因為“屋子裡滿了古怪的氣味、午夜聲浪不停，大人們壓低聲音談話。”

傑克聽說過誠心禱告必有效應，於是跪下為母親的痊癒禱告。他後來說，當時“既不是把上帝當救主，也不是當審判官，而是一位魔術師。”初時，他的祈禱好像有了回應，母親的病情的確很快好轉；不過兩個月後，癌病復發，痛苦重臨。七月，華尼等不及學期結束，就因母親的病情惡化趕回家。其時，他們的母親芙羅拉已經神志不清，靠注射嗎啡止痛，纏綿病榻一個多月；不幸在八月二十三日，丈夫四十五歲生日那天病逝。華尼和傑克被領入睡房，看見的是母親的遺體。當日的情景，兩人畢生難忘。

傑克仍舊禱告，希望有奇跡出現，可以起死回生，等到奇蹟沒有出現，只當上帝這位魔術師不管事。後來他承認，“我走近上帝求助，既無愛心，又無敬意，連害

怕之心也沒有。”

多年後，魯益士在《魔術家的外甥》一書裡，寫到小男孩狄戈理要選擇服從獅王阿司能，還是尋找救治母親的方法。當年喪母之痛，在故事中重現。這雖然是個童話，但那份痛苦，卻是魯益士切身感受過的：

“他對獅王說，‘求求您，難道您不能給我一點可以治好媽媽的東西嗎？’狄戈理本來只敢盯着獅王阿司能的巨爪，現在情急之下，不自覺地抬頭望向牠的臉。一看之下，竟令他驚奇不已——這位金毛獅王原來正低頭湊近他的臉，大顆的淚水在眼眶內打滾。牠那大顆大顆的淚珠，令狄戈理幾乎認為阿司能對他母親的病，一定比自己還要傷心。”

故事裡，阿司能給了狄戈理一個魔法蘋果，把他母親的病治好。可惜現實生活裡，小傑克沒有享受到如此美滿的結局。母親逝世後，傑克和華尼的父親因為悲傷過度，兄弟倆竟不能從父親處得到慰藉。兩人只好“更加相依為命，像一對遭遺棄的小街童，在寒冷的世界裡擁在一起，以取得一點人間溫暖。”慈母的逝去，令傑克久久不能平復，他感覺“人間一切快樂、寧靜和安穩都隨之消失，縱使有生活趣味和千百種樂趣，但那份舊的安全感已不復再。現在剩下的只是海和孤島，可倚靠的大洲已沉了入大海洋裡。”五十年後，折磨慈母的病魔重來，魯益士的愛妻喬伊·達韋曼，同樣為癌疾所困，奄奄一息。

一九零八年，傑克受的打擊接二連三。母親去世僅幾個星期，他便奉父命整裝赴英格蘭入校讀書。他與哥哥

華尼同校，就讀赫福特郡沃福特的溫雅特學校。後來提到那段日子，魯益士稱這學校做“貝爾森”(二次大戰時的納粹集中營)，說他在校的兩年“苦不堪言，毫無所得”。校長羅伯特·卡普龍牧師(學生背後叫他做“老頭”)對學生管教嚴苛，可以因為做幾何學功課犯一丁點兒錯，用籐條狠打學生。

有幾個學生老頭最愛打，雖然傑克和華尼不在其列，卻常常被迫旁觀許多同學屢受這種殘忍的對待。儘管紀律嚴苛，孩子們什麼都學不到，只深嘗恐懼之苦。入學頭一年，傑克寫信給父親說，“我們實在不能在這間牢房裡呆到學期完結...”可惜父親沒有理他。

大概因為終日提心吊膽怕被罰，走投無路，傑克對每主日必須參加的兩堂崇拜熱心起來。他首次真正認識到基督信仰的精義，開始真心誠意讀聖經，每天向天父禱告。

傑克在基督信仰中找到安慰，也藉閱讀來暫時忘卻可怕的學校生活。閱讀範圍包括有前面說過的女作家諾絲碧特、小說家A. E. W. 梅森、偵探小說作家柯南道爾、《所羅門王寶藏》作者艾略特爵士和《世界史綱》的作者H.G.威爾斯的作品。威爾斯的科幻小說對傑克早期的作品像《來自沉默的行星》很有影響：

“他以一貫簡潔的作風說‘賓遜，我要去火星。’我笑問，‘如何去法？’他答道，‘坐太空船去。我只需要點錢。’”布朗，別胡來，你在開玩笑吧？’不料他說，‘我說真的，起碼我會試試。’我勸他說，‘你是有家室之人，怎可以作這種自殺行爲？’布朗卻說，‘自殺當然不對；我有信心此行會成



二十歲的魯益士，與做律師的父親少有的談話時刻。老魯益士1929年逝世，沒有見到兒子後來的成就。

功，而且想邀請你同行。’我萬萬想不到他會有此一着，想了一會才回答說，‘布朗，待你一切就緒後我們再談吧。’誰知他說，‘賓遜，我已定了從非洲中部出發，明晚便從南安普頓坐船往那裡去。’”

在溫雅特的日子，傑克大概寧可冒星球探索的危險，但求離開像集中營般的學校。兩年後，他終於得到解脫，學校因校長神經失常而關閉。華尼現在轉到瑪爾文學院攻讀；傑克也得找間新學校。傑克的父親決定送他轉讀貝爾法斯特的坎貝爾公立學校，不過只讀了半個學期，便因染上劇咳，停學回家休養。

傑克在家裡休養，與書為友。他父親對坎貝爾學校不

盡滿意，決定送傑克到瑪爾文的徹爾堡私立小學。

一九一一年一月，兄弟倆一同上路往瑪爾文城。華尼已在該城的瑪爾文學院讀書。傑克很喜歡新環境，寫信向父親報告說，“徹爾堡這間學校真不錯，這裡一共有十七個學生，三位老師：阿倫先生、帕爾默先生和大胖子瓊斯先生。瑪爾文是我見過最可愛的英格蘭小鎮。這裡山景如畫，但當然比不上家鄉的好。”

傑克後來說徹爾堡小學才算是他教育的開始。“我的英文和拉丁文都進步得很快，老師們且認為我可以獲取學院的獎學金。”

除了學業的增進，傑克也急切渴望生理與心智的成長。他遇到一般青春少年難避的性誘惑，也接觸到一些異教和迷信色彩濃厚的異端，並為之吸引。終於，他放棄了自己的信仰，而且“並不感到失落，反而如釋重負。”

魯益士回憶徹爾堡那段“浮誇、虛榮而囂張”的日子，不禁引以為恥。他形容自己“努力去沾染那崇尚氣派和勢利的俗氣”，還洋洋自得。不過，傑克的天路歷程畢竟沒有完全倒退。在他的自傳《意外的喜樂》(Surprised by Joy)中，魯益士說，“一方面我喪失了信仰與純真，另一方面我卻為一股新的力量所推動。”

他所指的，是他有一天在學校偶然看到的一本一九一一年《讀書人》雜誌聖誕號，裡面有一份彩色特刊，是拉格亨(Arthur Rackham)為華格納的歌劇《齊格菲》和北歐神話《諸神的黃昏》所畫的插圖。他翻看那一頁頁描繪着驚

天動地的英雄、侏儒和巨龍的故事，心裡生出一股“發自肺腑、不能抑止的嚮往。”他後來稱這種感覺做“喜悅”。

儘管當時他並沒有聽過這位德國十九世紀音樂家華格納和《齊格菲》，傑克卻完全被故事中的浪漫情景所吸引。他的腦海裡頓時充滿了“北國那無邊無際的大地，大西洋上那彷彿無盡的夏日黃昏，以及那種遺世獨立與樸素...”

後來，他在一本名為《留聲機》的唱片雜誌中，讀到華格納連環歌劇《尼貝龍的指環》(《齊格菲》是此歌劇的第三部)的內容摘要，立刻着手用同一主題創作了一首史詩。他還儲起零用錢，買齊《指環》、《羅安格林》和《巴西法爾》等歌劇的唱片。終於他得到華尼的一半資助，買到一份廉價的拉格亨《齊格菲》插圖集，得以隨時欣賞那引人入勝的插圖神話故事。

從那時開始，傑克迷上了古代斯堪的那維亞的神話，他後來在書中說，當時如果有人能教他古代斯堪的那維亞語，他一定會雀躍不已。塞翁失馬，焉知非福，他雖然找不到一位這樣的老師，卻因此而能夠專心學業，保持一貫的優異成績。一九一三年暑期課程結束，十四歲的傑克獲獎學金進瑪爾文公立學院攻讀。這時，哥哥華尼已經離校，準備入伍，並隨名師柯伯特黎克學習，準備考入皇家軍校。柯氏住在英國南部的薩里州，是他們父親以前的老師。

傑克一直期待追隨哥哥進瑪爾文，現在入校，心情自

然十分興奮。校舍確實極之堂皇—堡壘般的塔樓，迴廊拱壁，校園內綠草如茵，老樹成蔭。同學中有一群纨绔子弟，講究浮華與權勢，校內稱他們為“貴人”。“整座學校彷彿拜這批凡間神祇的大廟，大家對他們諸般奉承，我尤其難免。”

不過，他對瑪爾文的生活漸漸感到厭倦，也發現這種貴族人氣候十分虛偽，終必腐蝕人心。校內數不清的大小規矩、鞭刑，以及低班學生必須侍奉高班學生的規定，都教他反感。此外，同學們大感興趣的各項運動又非他所長；而貴人們要挑選一些年紀輕點的同學做他們的“情人”，更令傑克吃不消。

華尼後來寫道：“他根本不適宜進公立學校。十四歲的傑克已經有極成熟的思維與智慧，與大學生交往可能更合適。加上他生性不喜盲從，在一切都講求附和、統一化的公立學校制度裡，可說是註定不能合群。”

唯一令傑克稍感安慰的，是遇到一位親切而風趣的班主任H. W. 史密斯，大家暱稱他做“書獃子”。“他的大眼鏡之下是個大口，令他看來像隻青蛙；但他的聲音卻甜美如蜜糖。他朗誦的詩像音樂一樣悠揚，令我們為之着迷...是他最早教我怎樣朗誦詩，如何把感情投入，如何咀嚼其中的味道。”

在瑪爾文的一年裡，傑克一有空閒，無須侍奉“貴人”的時候，便廣泛閱讀各類文學書籍。他開始讀羅馬詩人味吉爾、賀萊士等人的詩作，進而讀了密爾頓和葉慈的作品。有一次他偶然讀到一本關於科爾特族神話傳說的

書，大大為之吸引，就像他當初讀到古代斯堪的那維亞的神話一樣。

雖然他的智慧很得到啟發，但傑克只在這間學校讀了一年，便要求父親幫他退學，而父親也居然同意了。

可能由於華尼入軍校的成績斐然，在二百零一名考生中排名二十一，父親決定讓傑克跟隨哥哥的榜樣，隨名師柯伯特黎克學習。在這前後，傑克碰到“生命中的另一件喜事”。魯氏的近鄰格里夫斯家有個兒子阿瑟，抱病在床，鄰居邀請傑克過去探望病人。二人向來只是點頭之交，傑克於是抱着稍盡心意的心情往訪。不料兩人傾談後，發現竟是志趣相投，不禁一見如故：

“阿瑟坐在床上，床邊放着一本《古代斯堪的那維亞族神話》，我問：‘你愛讀這本書嗎？’他反問我：‘你也愛讀嗎？’一語既畢，我們便一同抱着書，一邊讀一邊談，而且越說越興奮。不久，我們發現大家不只愛同一本書，而且愛其中同樣的片段，有同樣的感受，大家不禁驚喜不已。原來我們都是迷醉那北國風情的人。”

阿瑟和傑克從此成了摯友，感情“僅次於對我的哥哥華尼”。這段友誼維持了四十九年，直至魯益士一九六三年逝世。

傑克因為全心鑽研古代斯堪的那維亞神話裡的英雄俠客事蹟，對於現實世界裡國際間的動盪不甚關注。一九一四年八月四日，華尼從軍校回家休假，英國正式向德國宣戰。同年九月，華尼獲任命為皇家陸軍勤務隊中的少尉，隨英軍遠征法國。

華尼受命出征之際，傑克則赴英倫會見新老師。他憶述初次見到老師的情景：“只見他身材高大，瘦削但結實，衣着不修邊幅。他結實而滿佈皺紋的臉，給唇上和兩頰的鬍子遮去了一大半，下巴則剃得光滑，看來像奧大利王弗朗西·約瑟夫。”

魯益士形容柯伯特黎克是他所遇到過唯一“百分之百講究邏輯的人”。他不斷訓練年輕的傑克用邏輯思維，奠定了他日後敏銳的邏輯推理能力。傑克上課僅兩天，就開始讀荷馬的史詩。柯氏的教學方法，是給最少的指點，但要學生盡最大的努力。他只是從旁啓發，卻不斷鼓勵，讓學生循自己的能力去發揮。這種鼓勵有同“美酒佳餚，叫人努力不懈。”傑克在給好友阿瑟·格里夫斯的信中說：“只上了一



魯益士的恩師柯伯特黎克與師母，攝於1920年。柯氏教學方法重啓發，教人盡最大努力自求發揮。魯氏後來的成就“拜他所賜”甚大。

星期的課，我已經知道會在這裡大有所獲。”

以後兩年半果然對他一生智力的發展影響極大。魯益士後來說：“我在智能方面的發展，純然拜他所賜，大有活命之恩。這話不是出諸感情，而是鐵一般的事實。”對深愛閱讀的傑克，柯氏的家簡直是個樂園；屋內像個書城，堆滿了難數的名著。他開始習希臘與拉丁文，並廣泛地閱讀博斯韋爾(Boswell)、斯賓塞(Spenser)、斯特恩(Sterne)、馬洛里(Malony)、摩里斯(Morris)、拉斯金(Ruskin)、濟慈和易卜生等名家的作品(連女作家吳爾夫[Virginia Woolf, 倡意識流手法寫作—譯者]的書都不放過)。他說：“我文學上的好奇心有幾濃，便可以讀到幾多我要讀的書，空間可說無限廣闊。”

一次偶然的機會，傑克在附近一個火車站的書攤內，無意發現到一本對他以後影響極深的書。後來他在自傳《意外的喜樂》中回憶這件事，不禁有極神秘的詩般的描寫：

“那是一個十月的黃昏，只有我和一位服務員站在萊達海特站的木板月台上。夜幕逐漸下垂，火車頭噴出的煙，映着底部火爐的紅光。多克金山谷後面的山藍得幾乎發紫，天空凍得發青，我的耳朵冷得發麻...我走到書攤前，隨手撿起一本‘人人出版社’的書。那封套很髒，書名叫“仙緣”，作者是喬治·麥克唐諾。這時，火車剛好到站，我還記得服務員以抑揚頓挫的聲音，喊出每個站的名字。當天晚上，我便開始讀這本新買的書。”

多年後，魯益士在《麥克唐諾文集》的序言中，同樣憶

述了這件事，並說：“只讀了幾小時，我便知道自己已走進了一個新境界。”

《仙緣》於一八五八年初版，是個美麗但帶點詭異味道故事。作者麥克唐諾開始寫作之前，已受封為公理會的牧師，因此對靈性方面的感受特別深刻。他的作品風格極度浪漫而又充滿神秘色彩。故事一開頭講述主角安奴多斯遇到一位奇異的仙女：

她對安說：“明天你會找到往仙域的路，來，看牢我的眼睛。”

“我立刻照做。我心裡忽然湧出一陣莫明的渴望，我依稀想起母親在我還是嬰孩時便去世。我繼續凝視那對眼睛，那眼光漸漸像海水一樣覆蓋我，而我彷彿在其中載浮載沉。我忘掉了一切，直至忽然我又站在窗前。窗簾敞開着，我憑窗凝望滿天閃爍的星星，下面是個大海，寂靜如死，在月光下泛着灰白色，浪花拍打着海灣與島嶼，滾呀滾的，滾向那不知名的遠方...”

魯益士記敘他當晚第一次讀《仙緣》的感受：“那天晚上，我的想像力可說受過一次洗禮，有脫胎換骨的改變；至於我整個人的改變，那當然是遲一步的事。”

一九一四年十二月六日，他為了取悅父親，接受教會的堅信禮，首次用聖餐。他後來寫道：“我完全不相信，我在吃喝自己的罪。我不明白我做的事到底有什麼意義，但我知道我是用隆重得不得了的莊嚴態度來說謊。”

傑克不敢把自己對宗教的真正感受告訴父親，但寫信給好友阿瑟·格里夫斯時，卻敢於直言，（這很奇怪，阿

瑟的家庭屬保守虔信的弟兄會，他則是個口頭上的基督徒)：“所有宗教信仰都是神話，都是人自己的發明。”這時他其實已放棄了基督信仰，接受了不可知論。

學業方面，他仍然突飛猛進。老師柯伯特黎克寫信給他的父親說：“他是我教過的學生中，讀古典名著最多的人。他品評文學成熟而見解獨到，他也是我所見過的繙譯希臘劇作最出色的學生。”

傑克的父親原意想他步自己後塵唸法律，或者跟隨哥哥華尼入伍，但柯氏力勸他讓傑克唸大學，而且非牛津莫屬。



傑克(右)1910年與父親及哥哥華尼合攝於“小里”家中。少有的極為珍貴的照片。

第二章

神話成真



青年時代的魯益士，攝於1919年。他選擇文學為一生事業，對科技不甚了了。終其生用手寫稿，不會使用打字機。



傑克寫信給父親說，“這裡的一切遠超過我最大膽的夢，我從未見過如此美麗的地方。”這是一九一六年十二月的事，他年方十九歲。他十二月四日到達牛津，參加獎學金考試；那天異常寒冷，傑克下了火車要往城裡去，誰知走過了頭，去到了近郊的街道上。他回憶當時的情景：“四周越來越不像城市，前面看來已是郊區了。我不禁回頭看，只見遠方一棟棟童話裡才有的尖頂大樓巍峨聳立，那是我印象中牛津最美麗的一刻。”他立刻折回頭，向這座詩人濟慈叫做“世界上最出色的城市”走去。一踏足校園，傑克也立即為這裡的建築物與環境深深吸引。

次日，他到奧理歐堂學院參加考試。“那天冷得很，紛飛的白雪把大樓尖頂粉飾成結婚蛋糕一樣。我們都穿着大衣與圍巾，最少左手戴着手套。監考官分發試卷，內容我已無甚印象，只記得我對自己考得不甚滿意。”

美國小說家霍桑對牛津有這樣的看法，“牛津是個舉世無匹的地方；能到此可謂不作他想，而且情願終老此

鄉。”傑克離開牛津的時候，完全不抱任何期望，但十天後，《泰晤士報》刊出獲獎者名單，他的名字赫然在榜上。

他入讀的是建於一二四九年的大學學院(University College)，是牛津大學最早的一個學院。詩人雪萊在這裡讀過書。傑克雖取得獎學金，仍須參加牛津的入學試，稱為“初試”。“初級算術”是其中必考的一張試卷；他對算術可說一竅不通，於是又回到柯老師那裡去惡補。他寫信給華尼，訴說即將入讀大學的興奮心情，“牛津真是一流的學院，我簡直愛上了它，巴不得現在就進校..”

這時，第一次大戰打得如火如荼，英國實施徵兵制度。傑克是愛爾蘭人，本可免役，但由於哥哥已在前線作戰，他覺得匹夫有責，決定報名作志願兵；考取到獎學金的學生，可以通過學院的軍官訓練營登記入伍。

他在補習數學之餘，不忘閱讀(包括意大利、德國與英國文學)、寫詩(多屬浪漫史詩)和散文。可能正因為他沒有全力專攻數學，在一九一七年三月的初試放榜中不幸落第。儘管如此，大學仍然收了他，好讓他登記入伍。

一九一七年四月二十六日，傑克到達大學學院。他一抵埠便給格里夫斯寫信，長篇地形容牛津、當地的習俗和師生，以至圖書館和大學書店。字裡行間充滿了掩不住的興奮。當然還有那些牛津學生專享的樂事—泛舟河上，以及到一個叫“牧師樂園”的隱蔽地方裸泳。

傑克對於能夠入讀詩人雪萊讀過的學院，深感榮幸，並寫信給好友阿瑟形容他每天都經過的雪萊紀念碑：

“一塊黑色的大理石，下面雕有一排滴水的音樂女神繆司，用白色石頭塑成的雪萊裸像，讓體態婀娜多姿得如波浪一般的繆司們輕托着...”

他眼中的牛津，“簡直是一絕”；他對阿瑟說：“我願你能見到這裡月夜的中院景緻—地氈一樣的草地上，拉着長長的影子，周圍矗立着一座座尖頂大樓的黑影。親愛的朋友，我多麼希望你能在此和我作伴，我倆可在寧靜的房間裡泡一壺茶，在火爐旁促膝長談...”

短短兩個月後，傑克已換上英軍制服，加入了駐在基布爾學院的部隊受訓。他想到即將衝鋒陷陣、生死未卜，說不定無法回到牛津繼續心愛的大學生活，便決定把詩作編輯成集，希望有出版商願意為他出版，並說：“要是我真的戰死沙場，至少我可享有轟動剎那的光輝，而對詩無甚認識的朋友們，會慨嘆天妒英才。”

傑克漸漸適應了嚴格的軍訓生活，但對曇花一現的大學生活仍懷念不已；他對父親說，“自從離開以後，發覺自己竟是如此喜愛大學的生活...”另一方面，他對軍中的同僚則全無好感，認為他們跟瑪爾文學院裡那批同學一樣俗不可耐。他形容“其中不是粗人便是庸才...有些屬奸險小人，有的笨頭笨腦，反正都是鄙俗之流不屑一顧。”

不過，其中當然也有例外。傑克對阿瑟說自己在營中“交了幾個很好的朋友”，包括他的同房F.C.C.摩爾，大家暱稱他做“帕迪”。傑克形容他“是個老好人，過份純真厚道，與現實格格不入。”

帕迪原本來自英國西部的布里斯托爾，母親珍妮·金·摩爾太太與丈夫分居多年，帶着十一歲的女兒莫瑞恩住在牛津一家公寓內。不久，帕迪開始經常帶傑克回家作客。

摩爾太太是位四十五歲、很有吸引力的女人，性格剛烈而硬朗，傑克立刻對她產生了好感。可是，這份好感竟漸漸演變成一份莫名的鍾情，以至對他的一生有很大影響。對於這份微妙的關係，連傑克最親密的朋友，甚至哥哥華尼，都百思不得其解。

八月，傑克趁着三天假期回貝爾法斯特探望父親，跟着便到沃里克接受一星期的集訓。九月二十五日，他獲委為森謨塞輕步兵第三營的中尉，得到一個月的休假(表示他即將派往前線參戰)。這次他改為往布里斯托爾探訪帕迪和他的母親，到假期快將完結才回家看望父親幾天。

傑克與父親的關係似乎總有點隔膜。他在自傳《意外的喜樂》中，描述父親是位和藹可親、帶點古怪脾氣的人：“父親絕不是庸才，他甚至可說頗有天份。不過，他也是我認識的人之中，最會把你告訴他的話搞糊塗的人...如果你對他說：一個叫伍德的男孩子，捉到一隻田鼠，竟收起來做寵物。過了一年，或者十年後，他會問你，‘那個很怕老鼠，叫威德的男孩子有什麼消息嗎？’”

除此之外，他父親艾伯特·魯益士還有一個怪癖，就是深信“凡事不會像表面那麼簡單”。依此推之，“他對

素未謀面的人，總要施展他那洞悉乾坤的特異功能，以滲透對方行為中所含的‘絃外之音’。”傑克說，只要父親一旦立意猜測，“即使他的結論離事實千百丈遠，他仍然會堅信不移。”

父親的這種傾向，令傑克對他每每有所諱言，有時甚至逼着說謊，以避免不必要的混淆和誤會。因此，他和摩爾一家的關係，一直儘量瞞着父親，可惜反而令後者常常去猜“絃外之音”，以致父子之間從此隔膜重重，至父親逝世仍無法化解。

由於傑克與帕迪的交情日益深厚，對他母親的感情又與日俱增，他竟然作了一個出人意表的承諾：如果帕迪在戰場上遭遇不幸，他願意以後照顧摩爾太太。帕迪大概也說了類似傑克的承諾，但相比之下，傑克要負擔的

責任顯然沉重得多。

休假完畢，傑克奉命到英國西南部的普里茅斯附近候命，數日後即被派駐海外。同年十一月十五日，他拍電



與軍中結交的好友摩爾(暱稱“帕迪”)(右)攝於軍營中。帕迪戰死，魯氏遵守諾言，供養他的母親和妹妹莫瑞恩，直至摩爾太太去世。

報給父親說：“到布里斯托爾休假48小時，周六即往南安普敦。如能到此，請示知並到車站會晤。”回電用的是摩爾太太的地址。

艾伯特·魯益士又如常的誤會一番，回電報說：“來電不明，請詳述。”次日早上，傑克發出一封再清楚不過的電報：“即將轉征法國。周六下午四時須往南安普敦報到。如能到此相會請即回電。”

他的父親全無回音，也沒有去會他。傑克十一月十七日正式起程往法國，在十九歲生日那天抵達前線。一九一八年初，據他自己憶述，“有幸染上了當時部隊稱之為‘戰壕熱’、醫生們叫‘無名熱病’的症候；到拉特里波特(Le Treport)的醫院享了三個星期的清福。”

·他自童年體會到“小病是福”，既然可以暫且離開戰壕，便樂得致力他的最大嗜好——閱讀。他讀的其中一本是切斯特頓(G.K. Chesterton)的論文集，文章對傑克日後在基督信仰方面的思想影響甚深。

他後來在書中回憶道，“讀切斯特頓和我初時讀麥克唐諾一樣，事前可說一點心理準備都沒有。一個立心要做無神論者的少年，選擇讀物真的要小心，因為到處都是陷阱；正如赫伯特說：‘隨處有打開着的聖經，意想不到的發現，和等着你上釣的天羅地網與計謀。’我敢說上帝真是無所不用其極。”

二月底，傑克出院再赴戰場。這時大戰打得如火如荼，到了勝負只差一線的關鍵時刻。對於當時可怕的塹壕戰，他多年後記憶猶新，“...那份驚恐、寒冷、強力炸

藥的氣味；那傷得體無完膚，仍像垂死甲蟲一般在蠕動的人；一具具或坐或臥的屍體；那被戰火夷平，片草不見，只剩一片黃土的大地；還有那雙終日不脫，穿得彷彿長在腳上的軍靴...。看慣了死人，確定了我當初一看見母親的遺體便對死屍所產生的觀感。我開始對平凡人又憐又敬，特別是艾里斯中士，我相信他是被擊傷我的同一枚炮彈所殺...”

他指的是一九一八年的阿拉斯之役，那顆竟不是敵人的炸彈，而是四月十五日英軍誤中自己陣營的炮火。一個月後，他寫信向父親報平安，“我的傷勢大有好轉。那不僅是皮外傷，彈頭不幸嵌入了胸部。但醫生說並無大礙，我終此生懷着這塊鐵片也不會有害...”

他在信末卻透露了壞消息：“我的朋友摩爾太太很不幸——她兒子帕迪失蹤已一月，恐怕已遭不測...”五月底，他獲遣返英國倫敦入院養傷。留在他胸口內的榴彈碎片並無引起不適，但他寫信給阿瑟說，“摩爾太太和我總希望它會出點小毛病，好讓我的病假長一點...”

這時傑克對摩爾太太的感情日深。這大概由於他母親早逝，在摩爾太太身上再嘗到欠缺多時的母愛。加上父親對他一直不大過問，更令摩爾太太的親切和關懷倍覺溫馨。雖然他多次哀求父親來探望，艾伯特·魯益士始終不曾出現。

傑克後來轉到布里斯托爾附近的克里福頓的一所療養院(以便較接近摩爾太太)。他的傷勢復原得頗慢，又遇到所住的療養院發生傳染病，必須與外界隔離，令他不

能回法國服役，只好繼續在英國療傷。一九一八年十一月十一日，歐洲停戰協議簽署，大戰告一段落。

其時帕迪的死訊已獲証實，艾伯特·魯益士心血來潮，去信慰問摩爾太太；後者回信說，“我視兒子如自己的生命，今後的日子將會很難熬...傑克對我實在太好了。我的兒子說自己如果遭遇不測，拜託傑克好好照顧我。傑克雖然年紀輕輕，卻已極其懂得體恤、安慰別人。”

傑克果然遵守諾言，負擔起摩爾太太和她女兒莫瑞恩的生活。他的父親和哥哥對他這份承擔，以及他把零用錢分給摩爾太太，都不以為然。艾伯特·魯益士認為傑克“是個衝動而心地善良的小伙子”，受到摩爾太太的欺詐；傑克三緘其口，對自己和摩爾太太的關係更加諱莫如深。

他於是年十二月解甲，回貝爾法斯特老家作短暫探訪後，一九一九年一月再度踏足牛津。“這裡在霜雪中顯得份外美...我黃昏到埠，正值明月初上；門房一下子認出了我，把我帶回熟悉的房間裡。這次回來一切都如此美滿，我能重返此地感到十分幸運...”由於他服了兵役，可免重考初試，他立刻着手準備榮譽學士的第一次考試。

兩個月後，他的第一本詩集《在網綁中的靈》(Spirits in Bondage)由海因曼出版公司印行，給他的寫作生涯極大鼓舞。他寫信對父親說，“這點小成就為我帶來的喜悅，可能近乎幼稚，但卻有極重大的意義。”他用了克

萊夫·咸美頓(Clive Hamilton)做筆名，那是他自己原來的名字，加上母親的舊姓而成。

《在網綁中的靈》中有一首詩，在在表現傑克對仙子和神話的迷醉：“在一個樂島上/永恆的花園微笑着/累累的金色果實/在果園裡閃閃生輝...”他所醉心的神話故事，三十年後在他的著名童話集《那里亞》中可說得到充份發揮。

一九二零年，他在埋頭苦讀希臘文與拉丁文後，參加了學士榮譽學位考試，獲取了甲等成績。同年夏天，摩爾太太和女兒莫瑞恩搬到牛津，在赫定頓與傑克共租了一所房子。

直至一九六三年傑克逝世後，華尼追溯弟弟和摩爾太太的一段關係，表示最令他和傑克的朋友不解的，“是兩人其實極不相配。摩爾太太是個淺見、霸道而佔有慾強的女人；她限制傑克去探望父親，經常妨礙他的工作，並要他打理許多家庭瑣事。二十年來，我從未見她拿過一本書，她的話題通常只環繞自己，或者一些妄言妄聽的論調。她這種頭腦，如果換了在另一個人身上，應是傑克所最受不了的...”

一九二一年，傑克初次兩度探訪當時住在牛津的愛爾蘭詩人葉慈(W.B. Yeats)，並說，“真想不到他竟是這麼人如其詩。”其時葉慈的風格滿帶神秘色彩，喜用超自然題材。他與傑克的傾談，對後者次年開始創作的一首詩中的人物，有直接的影響。那是一首長篇敘事詩，題名《戴瑪爾》，主角順理成章地是位魔術師：

...他聽見蜜蜂的嗡嗡聲

只見遠處靜止的榆樹
 的濃蔭之間，有人踏綠茵而來。
 那是位昂藏大漢，他灰白髮下
 光滑的臉透着異彩，
 如月光般照亮四周。
 那眼神、腳步帶點迫切、狂妄，
 那面孔卻莊嚴、尊貴得如同
 一位東方國王的獨子。
 他散發着無比魅力，
 有着古人的彬彬有禮，
 和令懶散也變得可愛的風度...

他寫作《戴瑪爾》期間，同時要準備學士學位的最後考試，並要應付摩爾太太那種華尼形容為“令人窒息的專橫”。對於摩爾太太的專橫，傑克在日記中卻有輕鬆的記載：

“很不幸，《戴瑪爾》的創作竟碰上了摩爾太太做果醬和春季大掃除的興緻...幸而我在廚房裡替她做散工，和到赫定頓做跑腿之餘，寫作仍然頗有進度...而且我幾乎完全沒有發過脾氣。打理煩瑣的家務，當然勝過無所事事，或者閒着而動壞主意—摩爾太太大概有見及此，經常把做不完的家務堆到我頭上來；不過當你渴望完成



摩爾夫人

本來可以完成的工作，卻被煩瑣的家務纏身，當然令人氣短。只好認命，那是始祖亞當種下的孽。”

儘管干擾重重，傑克在一九二二年的學位大考中依然取得甲等，次年的英國語文又獲甲等榮譽，並以一篇英文論文贏得校長榮譽獎項。三年後，《戴瑪爾》終於寫成付梓，用的仍然是筆名“克萊夫·咸美頓”。

他囊括了三個甲等優異成績，大家都敦促他繼續攻讀文學學士或者哲學博士，但爲了要負擔他認養的家庭，經濟上不容許他這樣做。本來，以他優異的成績，要找一份“過得去的教書工作”應該不難，但傑克還是決定試考牛津的院士。

艾伯特·魯益士沒理會兒子與摩爾太太共住一處，同意繼續供給他零用錢，並且由一學期67英鎊加至85英鎊，好等他找到合適的工作前，仍可以住在牛津。

傑克嘗試申請三一學院的哲學院士，可惜被拒絕；有一段時期，他爲了要補貼家計，不得不批改中學會考試卷。後來大學學院有一位哲學導師要到美國工作一年，他才得到這份代課工作，賺到二百英鎊應急。

接着他又申請了哲學系其他幾份院士職位，但都沒有成功。到一九二五年，他試考麥大倫學院(Magdalen)的英國語文及文學院士，並寫信對父親說，“我不敢抱太大期望，因爲我相信有比我資歷深得多的人也在候選之列。”雖然如此，他仍然獲邀請往晚餐及數次面試，並在五月二十日獲選擔任這份年薪五百英鎊的工作。

兩日後，《泰晤士報》刊出任命啓事：“麥大倫學院院



牛津大學麥大倫學院。魯益士一九二五年出任該院院士，搬進學院居住，是他以後三十年的家。

長及院士們宣佈委任克萊夫·斯德普斯·魯益士先生(大學學院文學碩士)為本院院士，並擔任英國語文及文學導師，由六月二十五日起任期五年。”

傑克寫信向父親報告喜訊。從他異常客氣的語調，可見出兩人疏離的程度：“我要衷心感謝您過去六年的慷慨支持，使我能維持生活至今日。...機會一個個溜走，成功彷彿無望之際，您不但毫無怨言地等待，並對我多方鼓勵，我必須再次感謝您。過去這段日子真的如坐針氈，我尚未有時間好好地慶祝一下我的幸運...”

是年十月，他搬進學院居住，這裡成為他以後三十年

的家。

次年《戴瑪爾》出版，英詩人阿瑟·奎勒一庫奇(Arthur Quiller-Couch, 編有《牛津英國詩選》一編者)形容那是“一首出色的作品，構思出色，充滿精警的句子與意像...他用隱喻的手法也極之高明；亞里斯多德說得妙，這種風格上的特色，無法教授或者言傳，而是天賦才華。”

...在他凝望的大殿深處，
遠遠的樓頂閃亮
如岸邊讓海水洗擦過的石頭。
那條條交錯的通道，
白石柱子如森林內高舉膀臂的樹木。
他向那無盡的遠處望去，
直至雙眼已倦。
那道光竟又再出現。

傑克回到牛津以後，繼續博覽群書。他與格里夫斯定期的通信中，提到多位風格不同的作家，如特羅洛普(Anthony Trollope)、A·布萊克伍德(Algernon Blackwood)、斯各特爵士(Sir Walter Scott)、梅雷迪斯(G. Meredith)和愛默生(R. W. Emerson)，還有豪斯曼(A. E. Housman)和他的作品《雪羅普郡的小伙子》；他說自己把這個故事“讀了不下百遍，簡直精彩絕倫。那迷人的醜婦...”此外，他又讀了切斯特頓的《永恒的人》，並認為作者“是世上最理智的人—他的基督信仰除外。”

他在牛津結識了幾位新朋友，並照他一向的作風，努力與他們深入交往。他曾表示，“與其四出廣結朋友，

不如跟已有的良朋深交。”其中一位這樣的深交是歐文·巴菲爾德(Owen Barfield)。傑克後來分析道，“阿瑟·格里夫斯和巴菲爾德可以說是一個人的典型第一和第二種朋友。第一種是你的心腹知己，令你覺得如魚得水，因為對方能分享你最秘密的喜好...可說水乳交融。第二種朋友則事事看法與你不同，不是第二個我，而剛好是我的相反...他讀的都是好書，所獲的心得卻與你截然不同，就像大家雖有共通語言，他卻把音通通讀錯。何以他的對與錯會如此似是而非？他可說像女人一樣，令你又愛又恨...”。

傑克選擇朋友，有個很奇怪的地方，就是他們都對宗教和屬靈的事有興趣，或者漸漸有此趨向，而這些偏是他特意放棄的東西。他認識阿瑟時，後者已經是基督徒；在他結識巴菲爾德不到三年內，這位朋友又接受了人智學，那是德國學者魯道夫·史亭納(Rudolf Steiner)所創，為自印度神智學發展出來的宗教信仰。傑克在《意外的喜樂》中說：“那些學說簡直都是胡說八道，我才不會上當。不過，那種寂寞，彷彿被離棄了的感覺...自從巴菲爾德接受了人智學，我們之間可以說開始了一場‘大戰’，這場‘大戰’也正是我人生的轉捩點。”

除此之外，還有其他幾個朋友，也令傑克自命堅定的無神論立場感到動搖。接着巴菲爾德的有N.柯格希爾(Nevill Coghill)，後來當了牛津大學英國文學教授，著作包括喬叟流傳甚廣的《坎特布里故事集》(Canterbury Tales)的現代英語譯本。傑克形容他是同儕中“最有智慧也見

聞最廣的人”，卻竟然也“是個基督徒和不折不扣的超自然論者。”

回顧這段日子，傑克有趣味盎然的描寫，“這位高明的釣魚手拋出魚餌，我發夢也想不到那魚鉤卻勾在我自己的舌頭上。”之後他又遇到雨果·戴森(Hugo Dyson)，雷丁大學的英國語文講師，經常到訪牛津，以及一九二五年獲委任牛津大學安格魯撒克遜講座教授的J.R.R.托爾金(J. R. R. Tolkien，他日後以名著《小妖精》(The Hobbit)和《魔環之王》(The Lord of the Rings)飲譽國際文壇)。前者是基督徒，後者是天主教徒。

這幾段友誼，和很多他所讀的書一樣，成了這位沒有防備的無神論者說的“陷阱”。他後來回憶說，“我的棋盤上可謂滿盤皆落索；不久已完全失去主動，我的‘大對手’開始將軍。”

傑克開始思想他對“喜悅”的感受。寫到童年對喜悅的感覺，他說，“那是一份難填滿的渴望，而且比其他任何滿足感更教人渴望。”不過，他發現那份渴求往往轉瞬即逝，之後反而有份空虛的感覺。他以為所渴求的當然就是喜悅本身，到後來才明白其實不然，“原來喜悅乃是渴望得到過去沒有要求過的東西，這才是價值的所在。究竟誰是那所渴望的呢？”在這些朋友的影響下，他開始經歷1600年前聖奧古斯丁的歷練：“我不愛什麼，但我內心有股力量要去愛；我內心深藏有需要，我恨自己不去需要...”

不自覺地，他逐漸改變成了另一個人，或者說，他逐

漸成爲一個真正的人：“我像一個雪人，現在開始溶解，從我的背部溶起，一點一滴地瀉下，我不喜歡那感覺...”

終至有一天，他承認上帝的確存在，要他“完全投降，從黑暗中跳出來。面對這個不容妥協的事實，我不能在‘完全相信’或者‘完全不信’間作選擇，而只能‘完完全全的信服’。”傑克“棋盤”上的那位‘大對手’，的確動手將軍。他在自傳《意外的喜樂》中有一章提到這件事，並以《將死王棋》爲題：

“試想像我在麥大倫學院的房間裡，一夜復一夜地，只要我的心神稍一離開工作，便感覺到這位我總想避而不見的上帝，一步步的向我逼近。我一直懼怕會發生的事終於發生了...”

在另一本書中，他寫到同一次經歷，有這樣的描寫：

“像一群在玩盜賊遊戲的孩子，忽然噤聲；門廳裡是否真有腳步聲傳來？那些對宗教——也就是人類對上帝的追尋——只抱着姑且一試的人，猛然想到：假如我們真的找到祂又如何呢？我們從來沒想過會到這田地。或者更可怕地，如果祂找到我們又如何？”

一九二九年復活節後的那個學期，傑克終於“痛改前非，承認上帝是上帝。我跪下，我禱告，那晚，我很可能是全英國最喪氣也最不情願但卻回了頭的浪子...”

不過，他當時接受了只是有神論，而非真正的基督信仰：“我對神道成肉身仍然一無所知，我信服的純然是一位超人的神。”再過了兩年，並在兩位牛津的朋友

影響下，他才真正悔改，接受了主基督。

一九三一年九月，他寫信給阿瑟，說自己跟戴森（其時他在傑克家作客）和托爾金作了一次長談。三人一直談至凌晨四時。初時只談論隱喻和神話，繼而話題轉到基督信仰。他並說，“那是一次暢快而令我獲益良多的長談。”在接着給阿瑟的兩封信中，他繼續描述這次關鍵性的談話：

“戴森和托爾金向我指出，要是我一個非宗教性的故事中，讀到一位神犧牲了自己，我不但不會有任何抗拒，甚至可能會暗地裡爲之感動；總之，只要不是在福音書裡讀到，一位神死而復生的故事聽來總是感人的。”

藉着托爾金的誘導，傑克開始了解到基督信仰與他所酷愛的神話其實異曲同工：前者是上帝安排的神話，後者是人編撰的神話。所不同者，基督的神話是個真實的故事，是千真萬確，不容置疑的事實。凡人撰寫的神話，是上帝通過詩人的構思，以他們所描寫的意像向世人顯現。基督信仰則是祂通過“真實的事物”向我們顯現。

幾年後，托爾金在他的著名文章《論神話故事》中繼續發揮這個論點。他闡釋神話故事的特質，是每個都有愉快的結局。他稱這個特徵做“經苦難得到勝利的結局”（eucatastrophe）。他說：

“福音書裡寫的是一個神奇故事，或者說是個包含了所有神話色彩的大型故事，裡面述說了許多美麗感人的奇蹟異事，每件都像一個完美、有始有終的‘神話’，其中有一個最偉大、最完美、經歷苦難得到勝利的美滿結局。...基督降生

是人類歷史的美滿結局；基督復活是道成肉身的美滿結局。這個故事的開頭與結局都充滿歡樂...世上沒有比這更教人願意相信的故事。多少抱懷疑態度的人在聽過這故事後，都接受了它的真實性。拒絕相信這個故事只會帶來悲哀或者憤怒。”

這是傑克接受基督的思路歷程。他在自傳中說，“我清楚知道是在什麼時候作那最後的決定，但如何作出決定卻很難詳述。”他所指的時間，是一九三一年一個陽光普照的早晨；傑克和華尼結伴往惠斯內德動物園。華尼駕着摩托車，傑克坐在邊車裡。他回憶說，“出發時，我並不相信耶穌基督是上帝的兒子，到目的地時我卻已經相信了。奇怪的是，途中我並沒有什麼深思熟慮，也並不特別激動...就像一個人經過長眠後，動也不動的躺在床上，而察覺到自己已經醒了過來...”

華尼在三十五年後，憶述弟弟當日的回轉時說，“傑克的回歸基督得到新生命，不是一種突然的躍進，而是長年心靈的疾病，緩慢地藉着將息而康復。他這‘病’起源於童年，在僵硬的宗教規例和空洞的教會學校教育中染上。”

傑克在回轉後寫信給阿瑟·格里夫斯說，“我已從相信上帝進展到絕對相信道成肉身的基督，接受了基督信仰。”

多年後，在魯氏逝世後才出版的一本關於禱告的書《致馬爾肯書信集》(Letters to Malcolm)中，他寫道：“我們可以不理上帝的存在，但祂的存在卻是無可逃避的事

實。祂可說無處不在，到處‘微服出巡’。要發現祂的身份並不難，難的是如何盡心盡性去接受祂；或者應該說，如何去醒覺...”

他這番話是過來人之言。一九三一年，傑克·魯益士有了一生中第一次真正的醒覺。



魯益士1910年在貝爾法斯特城與網球會的朋友合攝。後排最左為他一生至友阿瑟·格里夫斯。他站在後排最右邊。

第三章

衛道中年



一九四二年二月一日，星期天。地點：倫敦廣播大廈英國廣播公司一個小直播室內。一張蓋着綠色粗呢檯布的桌子上，放着一個笨拙的麥克風。隔聲的牆壁上的時鐘，快要到下午四時四十五分。麥克風前坐着一個身材不高但健碩的男子，穿着一套微皺的西裝。他架着圓形的眼鏡，橢圓形的頭頂已漸見禿，看來面色紅潤，有一張誠懇、坦然的臉。第一次碰到他的人往往為他的外表感到意外，因為他看起來不大像位學者，卻像一個樸實的農夫。

時間漸漸逼近四時三刻，直播室內的紅燈亮起，英國廣播電台的播音員向聽眾宣佈，C.S.魯益士先生即將續講共五集的專題《基督徒的信仰》第三講。直播的綠色信號燈亮起，麥克風前的嘉賓開始發言。

接着的十五分鐘，他以那曾被形容為彷彿海上連珠發炮的聲線，堅定而有力的語調，向聽眾講述他的思想：

左圖：魯益士攝於1938年，西服微皺，頭頂已見禿，面容誠懇、坦然，像個樸實的農夫。

“...突然出現了一個人，祂到處傳講，好像祂就是上帝一樣。祂說能赦免人的罪，祂說祂有永生，祂說祂在末後的日子會來審判世界。讓我把這件事說得清楚點，...我不希望再聽到那句無稽的話，我希望別說些對耶穌的認識不夠的話：‘我願意承認耶穌是一位偉大的道德教師，但我不能接受祂稱自己為上帝’。這種話不應出自我們的口。一個人若是凡人，說出像耶穌說的那些話，決不會是偉大的道德教師。祂若不是瘋子，像說自己是荷包蛋一樣無理性，便是地獄中來的魔鬼。

“你得自己做決定，相信這位耶穌過去和現在都是上帝的兒子，或者相信此人是瘋子，或者是比瘋子更壞的東西。你可以把祂當笨蛋，叫祂閉嘴；可以吐唾沫在祂身上，把祂當邪魔宰了祂；你也可以俯伏在祂腳前，稱祂為主為上帝。但千萬別自以為是，長自己志氣，護長護短地把祂當成只是一位人間偉大的教師。祂沒有留下絲毫可以讓我們這樣說祂的餘地，也沒有做偉大道德教師的打算。”

這些講詞，和魯氏接着出版的三本書(後來結集成一書，書名Mere Christianity。中譯本書名《返璞歸真》，由海天書樓1996年出版一編者)，是他一九二九年所經歷的一場屬靈鬥爭的結果，也是這段過程，令他終於跪下承認“上帝真的是上帝”。

正當傑克開始他重生歸主後的新生活，他舊有的生活也在同一年裡告一段落。一九二九年九月二十四日，父親艾伯特·魯益士因癌症病逝，終年六十六歲。儘管傑克與父親並不親密，他對父親的死仍然感到十分哀痛。他寫信給正隨軍派駐上海的華尼說，“以前我總認為那

些在某人死後，對他的看法竟與他在生時完全不同的人，若不是感情主義者便是偽君子，現在我才發現那不過是人之常情。...”

在給哥哥的幾封傷感的長信中，他寫到兩人對父親的同感：“他彷彿有種懾人的力量，以致令人往往不留意到他只是個身材短小的人。我們的整個世界可說直接或間接地證明了這個矛盾現象。...記得我們多麼愛回家，卻又多麼討厭回家，同時又為那種討厭而開心；就像你說的，真難相信那段日子已成過去。”

父親逝世後，傑克和摩爾太太變得更加親近。一九三〇年，他在牛津近郊的赫定頓石礦區購入一座又長又矮、外觀平平的房子。那一帶簡稱為“窯區”，因為舊日一些燒磚用的窯仍未拆掉。十月，傑克、摩爾太太和莫瑞恩遷入新居；兩年後，華尼退役，也搬來與他們同住。華尼退伍後專攻十



魯益士與哥哥華尼(右)，二人手足情深。華尼一生獨身，退伍後與魯氏同住，呵護照料弟弟生活，直至後者逝世。

七世紀法國歷史，後來更就這個題材寫了幾本書；他很快便融入了傑克的牛津圈子裡。傑克在“窩區”一住便是三十三年，華尼則在此住到一九七三年逝世。

傑克對“窩區”的家很滿意；他在給格里夫斯的信中說，他在這裡找到一份“平實”與“親切”感，像真正投入了英國的田園生活，要在這裡“落地生根”。

另一方面，他在牛津也逐漸落地生根一致力寫作、廣泛閱讀、並極之珍惜他在這裡建立的多份友誼(在他回歸基督後，這些朋友對他的影響更形重要)。他熱愛自己的教職，碰到特別出色或者投入的學生，更會把師生關係提升，常與弟子切磋知識，情同手足，自然而然成爲大家的老大哥。

有些學生認爲他作風誇張，看不起一般的大學生；有些學生則認爲他的課很有啓發性，令人精神鼓舞，非常熱衷於參加他那些在課堂以外、大家呷着啤酒、葡萄酒或者一杯濃茶而暢所欲言的晚間聚敘。

傑克變成了一個不容忽視的“人物”。有人極之喜歡他，也有人極之不喜歡他，雖然前者在人數上遠較後者爲多。不過，他卻贏得一致的尊敬，即使與他意見大相逕庭的人也不得不尊重他。

傑克對物質毫不重視，當作可有可無的身外之物，連書本也是如此，如果可以借到的話他絕不買；對自己的外表，也從不注重。他的西裝不是破便是皺。他那頂已經走了樣的捲邊軟帽，幾乎成了牛津大學的一絕。

可能由於與死亡有過多次接觸，他對生命極之珍惜，

認爲每一分每一秒都不能浪費。對他來說，時間就是金錢；他的講課內容充實之至，與他許多同事的大不相同，而且一氣呵成，絕無冷場。

他通常人還在樓梯上或者課室外的走廊內，便已用他那嘹亮如洪鐘、夾雜着很多捲舌音的聲音開始講課；一踏進教室，他會向學生借隻手錶，然後講授整整四十五分鐘，並在停講前幾分鐘收拾好講義，不等學生發問便大步跨出課室。

魯氏在牛津執教期間，以他中古時代寓意愛情詩的課最著名。他分析詩人斯賓塞在作品《仙后》，和法國詩人G.特洛里斯在作品《玫瑰之戀》中，如何描繪“君子之愛”。他這方面的成就，難免令人有點不解，因爲儘管他在文學上的造詣綽綽有餘，卻是個積極逃避“談戀愛”的單身漢。除了年輕時幾度短暫的邂逅，他從未與任何女性建立過正式的關係。

他在講解《玫瑰之戀》的堂上，說到男主角如何在一個美麗、神秘的圍牆花園內，尋找他的夢中情人。傑克對那感情的形容極其深刻，彷彿反映出他自己這方面的空虛：

“在夢中他不知不覺地走到一個水池邊...池的周圍，長年長着茂密的草。水池的腳邊，有兩塊水晶，從中可以見到整個花園的倒影。這是一面危險的鏡子，也是愛情之井...他一望進水晶內的反影，只見不遠處有個玫瑰園，其中有朶含苞待放的花蕾。他不禁爲之心動，對它充滿了愛慕；他的視線離開了水晶，轉身走向玫瑰園，想攀折那朶花蕾...這朶玫瑰

象徵的是那位淑女的愛...

“一般小說中，描寫‘墮入愛河’的情景，或是那份激情，通常都是陳腔濫調，但特洛里斯借助水晶與井的意象，真能描繪出眼睛(與鏡子)那股超越的想像力，具有其他詩作難及的描繪魔力...”

這些講義於一九三六年編輯成書出版，題名《愛情的寓意》，傑克卻把書題獻給一位男性朋友——“私淑弟子獻給一位最睿智、最出色的老師歐文·巴菲爾德。”

傑克非常珍惜他的朋友，特別是歐文·巴菲爾德、N.柯格希爾、A.C.哈伍德、雨果·戴森和J.R.R.托爾金；他們是他的良伴、聽眾、智慧啓迪的來源，而且也給了他在女人當家的家庭裡一個透氣的機會。

傑克不時與這三數知己趁假期遠足、旅行，在咖啡室內小敘，或者在其中一人的宿舍內喝喝麥酒，吸吸煙斗，漫談哲學、宗教、語文和文學。這班活躍而聰明才智的朋輩，終於成了一個名為“淡墨會”的核心成員，發起人是傑克和托爾金。

傑克於一九二七年認識托爾金，當時他剛開始參加後者於年前組成的一個學會的聚敘。那是一個以冰島語朗誦冰島文學的沙龍，取名“咬煤者”(冰島語為Kolbitar，即英語的Coalbiters)，意思是因貼近爐火取暖，幾乎可以咬到爐中的煤塊。雖然傑克不懂古冰島語，但由於冰島文學與他深愛的斯堪的那維亞神話同出一源，從中他同樣感受到那份“喜悅”，聯想到那種“冰冷、遙遠而浩瀚的氣氛”。

兩人定期每逢星期二早上見面，由於大家都熱愛文學，在寫作上互勵互勉，二人的感情與日俱增。這段友誼對托爾金尤其寶貴，因為他的婚姻和大家庭經常給他煩惱；他曾在日記中寫道：“跟魯益士的友誼為我帶來不少安慰”。

三十年代中期，傑克和托爾金參加了一個由牛津大學學院學生組成的文學會。成員在敘會中互相讀出自己的作品，並把學會叫做“淡墨會”(會的英文名字Inklings原意是暗示、輕描淡寫，部份靈感也可能來自德文童謠《邈邈的彼德》[Struwwelpeter]中的“蘸墨小子”[Inky Boys]——犯錯便被放進巨型墨水瓶中蘸墨水作為懲罰的一群孩子。)托爾金很欣賞這個名字，認為“它很巧妙地語帶雙關，一方面指出作品的構思未成熟，只能輕描淡寫，一方面指那些喜歡蘸墨水寫作的人。”

可惜這個學會不久便告解散，傑克和托爾金於是把名字借了過來，用在他們自己圈子的敘會上。他們一星期聚敘兩次：星期二早上在牛津聖賈爾斯的“鷹與小孩”酒吧內(大家都暱稱這地方做“鳥嬰”)，星期四晚上則在魯益士麥大倫學院的宿舍裡；多數成員只記得他的住屋陳設簡陋，而且非常冷，但房間可以眺望到著名的鹿兒公園。

“淡墨會”最初的成員只有傑克、托爾金和他們教學圈中的熟朋友，還有華尼、魯氏的家庭醫生漢弗萊·哈佛，和大戰時掌管牛津海軍隊伍的吉姆·鄧達斯—格蘭特中校。

到一九三九年“淡墨會”的全盛時期，牛津大學出版社的查爾斯·威廉士也加入為成員。威廉士是位著作甚廣的詩人、文學批評家、小說家和神學家，作品包括《天堂的戰爭》、《獅子的地方》、《下地獄》和《萬聖節前夕》。這些都是講超自然的小說，威廉士稱它們為“震撼靈性”的書。

威廉士的宗教幻想小說，對傑克的寫作有很明顯的影響。兩人的友情日趨深厚，其緊密程度幾乎超越了他和之前幾位好朋友的關係，包括托爾金在內。

一九四五年，威廉士不幸早逝，傑克回憶好朋友的音容，形容他的臉有時像天使，有時像隻調皮的猴子，“總是罩在一團吞雲吐霧的濃煙裡，下面是個啤酒杯；那臉或因一個無意的笑話而扭曲，或因男人間才有的那種不休不止的舌劍唇槍而繃得大大的。”

“淡墨會”的成員逐漸增多，包括有麥大倫的神學院院長亞當·福克斯、先後任鮑里奧和麥大倫學院古典文學導師的科林·哈迪，和一批較年輕的成員(其中有些曾是魯氏的學生)，如傑維思·馬修、喬治·塞耶、大衛·塞西爾爵士、彼德·貝利、克里斯托弗·托爾金和約翰·韋恩。韋恩對當年的敘會記憶猶新：

“那房間裡的情景彷彿就在眼前；電爐烘着房裡潮濕的空氣，已褪色的屏風勉強擋住點穿堂的冷風。桌子上放着搪瓷製的啤酒罐，那因坐得太多已經殘舊不堪的沙發和椅子，和陸續出現的敘會者(距離學院較遠的成員通常遲一些到達)；來者會把大衣和帽子隨意擱下，先到電爐前面暖暖手，然後

才找個座位坐下。敘會沒有什麼固定的形式，但總是由魯益士和他的哥哥華尼迎入到會的人。我記憶中的華尼·魯益士，是我遇到過最有禮貌的人——不是那種客套式的禮貌，而是和藹可親、處處為人着想，一舉一動都真正發乎禮的氣質。有時遇到當晚參加者大部份是名氣略輸的成員時，氣氛會變得略為沉悶，但那些精彩的敘會，則使我畢生難忘...”

在這些敘會中，傑克、威廉士和其他成員互相讀出自己尚未完成的作品，其中最引人入勝的，大概要算托爾金每星期讀出最新一章的幻想敘事詩《魔環之王》。傑克形容聽那故事，就“像晴空中閃過一道電光”。

托爾金模仿八世紀初葉的史詩《貝伍夫》(Beowulf，安格魯撒克遜史詩中主角之名，並用以名篇)的開頭，寫道：“噢！聽說過那群慧黠的淡墨會會員，曾結聚參商，朗誦詩歌與所學，挖空心思。那是何等的快樂！”

托爾金所指的那種快樂，與這群學者的聰明睿智，和那詩歌的妙趣與起源，很難在短短幾段文字內盡述。有興趣知道更多有關這個獨特的文學會的讀者，不妨讀漢弗萊·卡彭特(Humphrey Carpenter)寫得極好的《托爾金傳》(J. R. R. Tolkien: A Biography)和《淡墨會：魯益士及其友》(The Inklings: C. S. Lewis, J. R. R. Tolkien, Charles Williams and Their Friends)。

傑克重新歸主兩年後，即一九三三年，寫了他的第一本宗教作品，名為《天路客的後退》。他用的是寓意手法，大致仿倣本仁的《天路歷程》中所記屬靈旅程，也可說是他追求信仰的自傳。書中的天路客約翰踏上漫漫長

路，途中遇到許許多多不同的人，包括有“聰明客”、“殘忍者”、“理智先生”、“人道先生”、“啓示先生”和“柯克媽媽”，同時也了解所經各地的風土人情，諸如“羞恥谷”、“驚險城”和“討好城”。

他把這本書題獻給阿瑟·格里夫斯，並寫信向他說出寫這本小說的目的：“我力求口語化又有新鮮感，形式基本上仿本仁和莫里斯，但不用任何古語。我寧可用十個簡單而地道口語化的字，也不用一個艱深的‘文言字’來代替。”

傑克寫作一向力求簡明、清晰；雖然他有不少出色的捍衛基督信仰的作品，如《痛苦的奧秘》、《神蹟》和幾本印刷成書的電台廣播講話，他認為最能表達他的意見和信念的，仍然是像《天路客的後退》一類的寓意小說。

一九三九年，他所寫的三本太空幻想小說的第一部《來自沉默的行星》面世。這幾部作品跟他兒時所寫的太空故事一樣，很帶有H.G.威爾斯的味道，但摻入了他擅長的寓意風格。在他成年後的寫作生涯中，傑克對大部份傳統的科幻小說都頗不以為然，例如在作品中作社會預言的赫胥黎，《萬牲園》作者奧維爾，和幻想未來科學的阿瑟C.克拉克，而較欣賞浪漫的幻想小說作家，如大衛·林賽，雷·布拉伯里，E.R.愛迪生，默文·皮克和托爾金。

《來自沉默的行星》(Out of the Silent Planet)和續集《培里蘭德拉》(Perelandra)、《醜惡的力量》(That Hideous Strength)講述一位地球人蘭塞姆博士被牽涉入太空星際間一場永

世的善惡鬥爭。故事充滿細膩的象徵手法，情節緊湊，引人入勝。

絲特拉·吉本斯說魯益士創造了一個“美麗、危機四伏卻閃着希望曙光的世界”。他的故事構思之偉大、背景之逼真，令這套科幻三部曲不單充滿了想像力，而且筆力萬鈞，發人深省。休·渥爾波爵士更加稱讚三部曲的第一部“如詩般美麗”：

“他一邊工作一邊有機會便向遠遠的對岸偷瞥，希望看清楚前方的景物。他見到一座巨型的紫色物體。他一眼望去，起初還以為是座蓋滿石南的山，...再遠處是一些帶點白色的綠色高聳物體，形狀古怪、有稜有角，看來不像建築物，又因太長、太陡峭而不可能是山丘。在這群物體之上，又是那團水紅色、像雲一般的氣體，顏色與形態都極其美妙...”。

在第二部《培里蘭德拉》(即太白金星)裡，馬勒迪爾(Maledil，暗指上帝)是一切意識、話語的起源與結果；如果說第一部是首詩，那這一部則是一個充滿節拍的舞蹈：

“蘭塞姆聽着那番話：‘馬勒迪爾(上帝)是一切的中心...我們因與他同在，也處於一切的中心。這裡不像那‘黑暗世界’，每人要為其他人而活。在他的城裡，所有事物都是為每個人而造。他在‘負傷世界’裡並非單為我而死，而是為每一個人而死。如果世上只有一個人，他仍然會如此做。每件東西，細如微塵，都是造物的最終原因，也是一面鏡子，他的榮光照在上面，反照到他那裡...’”。

傑克部份同僚見他竟然寫起科幻小說來，覺得頗為不智，甚至是不成熟之舉；相反地，書評家發現這些出色的作品出於一位牛津學者的手筆，反應則相當良好。瑪喬里·尼科爾森說：“以往的作家，按着傳統的神話與傳奇故事的模式來創造新世界，魯益士先生卻以人類，最低限度部份人類深藏的渴求和希冀，創造出一個前所未有的神話來。”

這幾集書出版期間，傑克也同時成了一個廣受注意的公眾人物，至於這三部作品是否因此而異常暢銷，並無定論。

阿利斯德爾·庫克說：“大戰令魯益士先生驟然間成了風頭人物；時局不穩定的時候，連這種二三流的預言家也會出來濫竽充數一番。”這樣尖銳的公然抨擊說得是否有道理？這位預言家又是否真的如此庸碌？一九四〇年魯益士的《痛苦的奧秘》面世，一位書評家稱讚它“清晰而有力，反映出(魯益士)深厚的知識與經驗”；只看以下這一段，便足以見出傑克是如何精於解讀棘手的論題：

他一開頭便寫道，“‘如果上帝是位善良的神，祂會令造物經常快快樂樂；如果上帝真的是全能，祂必定能令事事都如祂所願。如此說來，上帝要不是並不善良，便是能力有限，或者既不善良，也無能力。’這便是(人類)最基本的痛苦的根源...”

不過，有一點庫克卻說得不錯，二次大戰的確令傑克成爲一個家喻戶曉的人物。一九四一年二月，英國廣播

電台的宗教節目總監詹姆士·韋爾奇博士邀請傑克到電台主持專題講話；他表示在讀過《痛苦的奧秘》後，對傑克‘思想之精邃，信念之堅定’十分欣賞。

傑克接受了邀請，但建議講話以“是與非”爲專題，到“最後才帶出基督信仰，因爲我希望在壓軸時才使出我的絕招。專題不妨叫做《震驚的藝術》或者《如斯人類》...”

節目終於以《從是與非探求宇宙的意義》爲題，於是年八月份逢星期三晚上七時四十五分直播，每次爲時十五分鐘。傑克的節目極受歡迎。由於他思路清晰，說話一針見血，不久便給譽爲電台中的博學之士(情況有點像J.B.普利斯特萊和C.E.M.喬德)。不過，他總愛對人說，自己只是一個中年的衛道之士。

傑克的名氣也帶來一些不便。節目播出幾個月後，他寫信給阿瑟·格里夫斯說：“做了廣播節目後，收到一些奇奇怪怪的來信，有的自稱爲‘耶和華’，有的開頭便說：‘親愛的魯益士先生，我二十歲便嫁給了一個我不愛的男人’—不過，其中也有很多來自忠實的聽衆，是必須認真而詳盡地回覆的...”他並在信末加了附言：“我將在來年一月及二月份每逢星期日下午在英國廣播電台主持五講...”

傑克的第二次專題講話題名爲《基督徒信的是什麼》，是對基督教的初步介紹，其中包括那精彩的論據：“一個人若是凡人，說出像耶穌說的那些話，決不會是偉大的道德教師。”正是他講話的這種普及化的風格，惹來阿利斯德爾·庫克等人的不滿。另一方面，聽衆們卻反

應熱烈，印刷成書的廣播稿也非常暢銷。

電台生涯令傑克的生活有很大的轉變；他收到無數講話與講道的邀請，並受皇家空軍聘請主持講座，到各個空軍基地向軍人傳講基督信仰。他部份朋友認為傑克變得過份受公眾觸目。托爾金便說：“過份得令我們和傑克自己都感到吃不消。”

很諷刺地，傑克下一本題獻給托爾金的書，竟是一部暢銷無比的作品，而且是他作品中十分風行的一本。他於一九四〇年開始構思這本書，並寫信向華尼講述構想這書的經過：“解甲後，我忽然有靈感—可惜不能更合時—想寫一本既有用又有趣味的書。我打算把書叫做《魔鬼給魔鬼的忠告》，內容是一位年長、已退休的魔鬼，在書信中教導一位年輕的魔鬼如何對付他的第一位‘受難者’，意思是從另一個角度去剖析誘惑的心理...”

這本書終於取名《地獄來鴻》(The Screwtape Letters)，一九四一年在英國《衛報》連載，次年印刷成書出版。

書中年長的魔鬼斯格魯泰普(Screwtape)，在獄帝的魔界銓敘科任職地獄部次官，寫信指點初出道(而且不太聰明)的姪兒華姆伍德(Wormwood)。書信內容精警異常，經常有神來之筆。其中行文之流暢令人難以想像傑克執筆時之困難。他後來憶述這書的創作過程時寫道：“那艱辛程度叫我經歷了可以說是屬靈上的掙扎。每當我要通過斯格魯泰普說話時，必須摒棄所有與真善美有關的念頭，而只往污穢、卑鄙、下流裡鑽。那種感覺幾乎在我未完成作品時就要把我窒息”：

“華姆伍德吾姪：

得悉你的受難者竟然歸順了基督教，非常不悅。你須受常規處分，實所難免...事到如今，我們應盡量扭轉此不利之形勢...目前最利我們者是教會；我並非指我們所見到的日益壯大、扎根永世的教會；幸而世間人類對此視而不見。他們眼中的教會，是座落新建築區的一棟仿哥德式建築，做禮拜時，由附近南貨店油着臉的店主送上一本光面的小書，裡面夾着一份大家都不甚了了的禮拜儀式，另加一本歌詞都被扭曲了的聖詩，其中絕少佳作，而且字體極小...”

《觀察者報》評此書“極之出色，寫來一針見血，大膽並發人深省...”查爾斯·威廉士寫這作品的書評時也別出心裁，同樣採用了一封魔鬼致魔鬼的信的形式；其中魔鬼甲向魔鬼乙建議，“我們‘應將此書列為我們地獄訓練學院入門的必讀課本’，並說‘你會派人去好好關照這魯益士吧？此人文筆確是鬼斧神工！’”

《地獄來鴻》得到不少好評，但也遇到部份抗拒者。多年後，傑克在一封給友人的信中提及一段有趣的插曲：“簡直難以相信，一位美國女學生竟因為藏有一冊我的《地獄來鴻》而被逐出校。我問寫信人，那是一間共產黨學校、主流基督學校，抑或是天主教學校呢？誰知他竟然說是一間名校。真叫人無話可說了，是嗎？”他並幽默地說，他的出版商收到不止一封信，索取魯益士的《糟糕(Screwed-Up)信扎》(與作品原名Screwtape極接近而鬧此笑話—譯者)。

《地獄來鴻》奠定了傑克文壇上的成功，也保證了他此

後其他作品的銷路。他另外兩輯為英國廣播電台主持的專題講話亦分別印刷成書，題名《基督徒的行爲》和《品格以外》。一九四五年，傑克再度寫科幻小說，完成《大分離》，內容講述一批公車上的人由地獄被轉運至天堂，並獲准逗留而發生的故事。

兩年後，他的另一作品《神蹟》出版；那是傑克對神蹟的“一個初步探討”，得出的結論是，“神並非毫無計劃地在人間隨意施行神蹟。祂的神蹟可見於歷史上一些重要的轉捩點，這些並不是政治或者社會上的重要時刻，而是人類無法完全參透的屬靈歷史。如果你的生命中遇不上這樣的一個轉捩點，又怎有機會碰到神蹟呢？當然，假若我們是偉大的傳道人、門徒或者殉道者，情況自是不同。但普通如你我，怎會遇到神蹟？”奇妙地，幾年後傑克親身經歷了一個神蹟，或者可說幾近神蹟的經歷。

傑克在電台主持專題講話前，便對英國廣播電台聲明，要到最後才帶出他的宗教信仰，作為絕招。等到他終於揭露自己的宗教目的時，他可謂全無歉意，但承認有些聽眾對於他“表面上講哲學，原來不外是另一種很技巧地包裝起來的‘說教’，可能會感到不快”。

這個時期，傑克已經發現到“說教”可以用任何形式進行，包括科學幻想小說在內。不過，他指的不是一種刻意、有意識地去寫的包裝。他曾經說過自己“絕不能以這種心態寫作”；他說自己把宗教寓於幻想小說與浪漫派小說，是因為這類故事形式最適合他要表達的思想。

“我寫神話故事，因為它是表達我想說的意思的最佳形式。”

四十年代末期，傑克決定“仿E.內斯比特的風格”，寫部童話故事。故事靈感與他的科幻三部曲一樣，來自一些他腦海中所見的景象—其中最深刻的，是一幅自他十六歲時便在腦中浮現的圖畫...“一位農牧之神，在雪花飄飛的森林中打着雨傘，手抱着一包包的東西...直至有一天，我快要四十歲時，我對自己說：‘看如何把這幅圖畫編成一個故事吧。’”

結果他寫成了《獅王、女巫、衣櫥》。傑克原意並非想寫一個宗教意味的故事，但當獅王阿司能忽然出場之後，故事便自然而然的走向了宗教意識...“偉大、美麗(但懾人)的阿司能，主宰他所造的世界，變成了基督的象徵，整個故事則成了基督的死與復活的寓意：

“露絲興奮地叫道，‘噢，阿司能，真的是你！真的是你啊！’兩個女孩高興得擁着他，把他吻完又吻。

“蘇珊問，‘那這究竟是什麼意思呢？’。阿司能說，“這就是說，雖然女巫懂得更高深的魔法，尚有一層更高深的魔法在她掌握以外。她所知的魔法，只從時間的誕生開始，如果她的法力能夠讓她看到時間誕生之前的那片黑暗與死寂，她便會發現到一個不同的魔法：一位無罪的人，甘願替一個叛徒代罪而遭處死，死亡將會退去，讓他起死回生...”

傑克後來在書中解釋說，“我想起小時候往往因某種抗拒感，以致自己的屬靈生命停滯不前，而這一類故事卻能打破這種抗拒感。我們為何感受不到傳道人叫我們

對上帝與基督的苦難應有那種感受呢？我相信主要的原因是我們被指定要有如此或如彼的心態。被指定要有一定的感覺有時反而令人麻木起來；再加上一份敬畏的心情則更糟。整個宗教的題目變得像醫學問題一樣，只能嚴肅地低聲談論。但假若把你帶入了一個幻想世界，裡面沒有教堂莊嚴的彩色玻璃，沒有主日學的束縛，你便可以全心全意地去感受基督的故事。這不就化解了那種防衛心理嗎？我覺得這不失為一個好辦法。…”

他於是寫成了一個講四個小孩子，因為發現了一個魔法衣櫥而走進了一處叫那里亞的仙境的故事。他讓托爾金讀了初稿，但托爾金不太欣賞。他大概認為傑克只是以故事來彈絃外之音，而不是像他在《魔環之王》中，創作一個另類世界。他對傑克說：“實在不夠水準啊。”

傑克很洩氣，把書稿擱置一旁，過了一段時間才再拿出來重寫了開頭的幾章。不過，他仍然覺得無甚信心，於是決定請教另一位朋友的意見。他選擇了羅傑·蘭斯林·格林。格林在牛津攻讀學士的時候，曾經聽過傑克幾堂課；他現任墨頓學院副圖書館長，剛出版了一本關於兒童故事和童話作家的書《說故事者》。日後他繼續就這個題目寫了好幾本書。

一天晚上，傑克在麥大倫學院的住所內，向格林讀出《獅王、女巫、衣櫥》的頭兩章。中途他突然停了下來，問格林道，“你覺得值得讀下去嗎？”格林毫不猶豫地要他繼續。後來他憶述當時的感受說，“我不禁既驚訝又興奮：這故事不單比當時市面一般的童話書要好，我更

相信它會成為童話中的經典之作。”

一九五〇年，一共七冊的《那里亞童話集》的第一集面世，立刻風行一時；讀者們都愛上了“那里亞”這個幻想世界。詩人凱思琳·蘭爾說，“那份熱忱，證明我們其實心底下都有着一個幻想世界。”除了做過一兩位小女孩的代父之外，傑克跟小孩子可說無甚接觸，當然更說不上了解——他書中流露的那份童真，大概來自他童年時代所創造的那個秘密世界。

牡丹雖好，仍要綠葉扶持。《那里亞童話集》中細膩而生動的插圖，全部出自寶琳·貝恩斯的手筆。傑克看過她一九四九年為托爾金的《海門的農夫賈爾斯》畫的插圖，很是欣賞，決定請她為自己的作品畫插圖，但卻沒有把故事的寓意層面告訴她。這一着不動聲色，很能反映傑克的個性，也是《獅王、女巫、衣櫥》和以後幾集“那里亞”的童話成功的原因。

隨着《那里亞童話集》的成功，自稱是中年衛道之士的傑克也達到了他創作生涯的高峰。在這受歡迎和超卓成就的外表後面，又是一個怎麼樣的人呢？

傑克逝世後幾個月，約翰·韋恩（淡墨會一位後期成員）對他有這樣的追憶：“他外表開朗、好辯、剛強，充滿精力與自信，內在卻柔弱且深藏不露像一隻螃蟹。無人能夠真正接近他。當然，跟他做普通朋友很容易，因為他生性喜歡結交朋友，而且愛與人較量智力。如果他認為你可取，也會進一步與你真正交朋友，…但會適可而止。你所能接觸到的，只限於他研究學問、雄辯、鬥

智的一面，也就是世人所認識的傑克。在這後面，是一個重門深鎖、無人能見的內心世界...。”

雖說無人，華尼、阿瑟和傑克幾個最親密的朋友應算例外。不過最終能夠走進他那滿懷柔情、深藏不露的內心世界的，卻是一位改信基督教的猶太女郎。

第 四 章

被禁的喜樂——喬伊



海倫·喬伊·達韋曼



美國學者查德·沃爾舒說，“魯益士對美國宗教思想與美國宗教創作的影響，現代作家中可說無出其右”，他並且指出，“對於正在慢慢摸索走向主流基督信仰的人，他的貢獻尤深。”

其中一位很受魯益士著作影響的美國人是喬伊·達韋曼；她的思想與信仰都因魯益士而有了重大的轉變，但更意想不到的，是兩人的生命也竟因而徹底改變。

海倫·喬伊·達韋曼一九一五年四月十八日生於紐約市，一向只用“喬伊”做名字。她父母都是猶太裔，一八〇〇年代末期從歐洲移民到美國；喬伊跟同輩很多孩子一樣，是第一代美國人。她父親在波蘭出生，母親原籍烏克蘭近奧德沙的一條小村落。

她的父系祖父母是正教猶太人。據說她的祖父因在曼哈頓下東部的街頭向異教徒傳揚猶太教而感染肺炎病逝。這大概是上天的旨意，好讓他無須目睹兒子約瑟離棄猶太教，變成無神論者。

一九〇九年，約瑟·達韋曼與珍妮特·斯比瓦克結

合；珍妮特家人的宗教信仰實際上已變質，成爲一種人道化的道德信仰，但表面上仍然遵守猶太教的傳統儀式。

十九世紀末與二十世紀初有大量猶太家庭移民美國，其中一個主要原因是美國對不同宗教信仰的容納。不過，儘管猶太人按憲法有權隨自己的方式崇拜，他們的習俗令自己成爲一個獨特的少數民族圈子。因這原故，猶太移民的子女往往更改甚或放棄自己的宗教信仰，好容易融入主流社會，過較爲舒適的生活。

喬伊·達韋曼在一九五一年的一篇文章中說，“我是個有教養，思想正確，崇尚物質主義的孩子。...這個年代，像我一樣的年輕人在美國每個城市比比皆是。我是個無神論者，父親也是無神論者；我認爲科學已經否定了上帝的存在，就像我認爲科學証明了物質是不能摧毀的一樣。...我這一代之前的無神論者，基本上原是‘有宗教意識’的人，對上帝的問題下了許多功夫去思想，雖然不一定深入；我這一代卻在喝罐裝嬰兒奶時，已經把無神論思想一同喝了進去。”

約瑟與珍妮特·達韋曼都是勤奮工作、努力向上爬的人。由於兩人都有工作，美國經濟大蕭條時期，生活倖免吃太多苦頭；不過，約瑟·達韋曼的節儉卻流於吝嗇；已經讀中學的喬伊，仍然只得兩角五分零用錢，其中包括車費與午餐費，有剩的話還必須儲蓄起來。

儘管如此，喬伊的童年仍算舒適且安定；她受了良好的教育，有機會學鋼琴(甚至有自己的“小鋼琴”)，一家

人經常到新英格蘭度假，到過較遠的西岸，遊覽英屬哥倫比亞、加州、華盛頓州和大峽谷等地。

達韋曼一家在曼哈頓的猶太區住不了多久，便搬到紐約北部的布朗斯區。那裡還留有一點紐約舊日農村時代的痕跡；喬伊一次接受《紐約郵報》記者訪問時說，“在雪地中有時還可以見到兔子的腳印，還有一個舊式的果園，樹下長滿了藍色的愛神木。”

幾年後，他們再搬到較高尙的中產階級居住的大市區廣場。喬伊當時年紀尙小，不大知道自己何等幸福，對早年在曼哈頓居住的擠逼環境卻印象深刻；她在一九四九年一篇文章中形容在城市生活的孩子，“被困在一個擠得不管站立、坐、臥都不夠地方的房間；社會的環境如此差，還提倡什麼身心健康的人應該適應社會。”

喬伊的童年生活雖然寬裕，卻並非全無煩惱。約瑟和珍妮特鑑於女兒自幼體弱多病(喬伊的出生並非順產)，對她不禁過份保護。母親十分溺愛她，父親則對她的行動諸多限制。喬伊後來認爲童年所受的對待，形成她對自己的痛苦極端敏感，對他人的痛苦亦然。

令她最苦惱的，是與父親之間的隔膜。約瑟·達韋曼雖然口口聲聲說自己關心女兒，但從來沒有給女兒真正的愛護。他是個全無幽默感、極之嚴峻的人，對喬伊和小她四歲的弟弟霍華德要求甚高。他要兒女遵守嚴格的紀律，如行軍般用哨子發施號令，如有反抗，便揪着頸項連連掌摑。

喬伊日漸長大，頭腦越來越機靈，說話也越見尖銳，

令父親大為反感。她開始以伶俐的口齒對抗父親的體罰，例如背熟一段狄更斯書中形容父母虐待兒女的警句，在適當時機引用出來，“叫父親招架不來”。

儘管如此，喬伊兩姊弟仍然忍受了多年體罰。霍華德直到離家赴學院攻讀，還不時遭父親鞭打，喬伊則在十六歲那年一次被父親打的時候，突然還手，用指甲抓向父親臉上，約瑟從此不敢再向她動手。

喬伊自幼便愛動物。她曾說，“喜歡與動物接近，大概是一種同情被欺壓者的情懷。”布朗斯動物園是她愛去的地方，她往往由於不夠錢坐車，步行十多里路去動物園。她對狐狸和野狗特別鍾愛，還要它們聽話，終於訓練到一隻狐狸走到她面前，從她口中拿下一塊巧克力糖。

不過，喬伊最愛的是貓，一生以貓為寵物。在好萊塢的時候，又與米高梅電影公司的獅子結成朋友。她曾多次在晚上偷往動物園，有時更帶著弟弟，然後把獅子和貓類動物誘哄到籠邊輕撫。

喬伊和魯益士一樣，自小便愛好閱讀。她八歲的時候讀到喬治·麥克唐諾的童話《北風的背後》、《公主與小妖精》和《公主與柯迪》，還讀了他的成人幻想故事《仙緣》——一本幾年前叫魯益士驚為佳作的小說。喬伊形容麥克唐諾的作品“是唯一令我能欣賞善的童話故事；他令我一生偏愛幻想小說，並因此而讀到魯益士的書，最後由他把我帶進了基督教。”

她閱讀的興趣越來越濃厚，到上學的時候已經每天看

一本書，有時甚至更多。她本來近視，不停看書深度當然有增無減，年僅九歲便要戴上眼鏡，長大後鏡片也越換越厚。

喬伊和弟弟入學後都成績斐然。霍華德在智商測驗中得到147點；喬伊更高，曾達到150點以上。可惜做父親的約瑟·達韋曼對孩子的聰慧若無其事，既不稱讚也不鼓勵。他甚至告訴兒子，說他決不能成大器。當兒子表示有意讀醫科時，更認為他不自量力。不過，雖然得不到父親的支持，霍華德終於醫科畢業，並在紐約執業，是位成功的精神科醫生。

至於喬伊，雖然健康經常出現問題，學校成績仍然保持優異。最先是有幾年未發現的脊骨彎曲毛病，到十歲又患上猩紅熱，要停學六個月。之後又因有貧血的跡象再停學數月。

兩年後，她果真因貧血病倒，遵醫囑每日進食肝精，因此體重激增。這段日子非常難過——她成績超卓，得以入讀程度較高的班級，同學們都比她年長許多；此外，她母親又對她百般保護，她與其他女同學無法成為親密的朋友。她對自己肥矮又架着近視眼鏡的外貌頗為自卑，加上父親專制的管束，令她根本交不到男朋友。與其他同學比較，她可算十分單純樸素。她聰明過人，又博覽群書，和同學比較不禁覺得自己高人一等。這種曲高和寡的心態，令她寂寞非常。

一九四九年，她接受《紐約郵報》一連串的訪問，回想這段寂寞的日子時說，“我當時就是如此古板、早熟、

驕傲；我真的相信自己高人一等。這種心態，不正適合做共產黨員嗎？”

喬伊十四歲從伊文達·蔡爾德斯中學畢業，升讀布朗斯區的亨特學院時，已經傾向共產主義。亨特學院是一八七〇年成立的免費女子學校。一九三〇年代，校內的學生多來自無法負擔學費的中下層家庭。她的同學中許多是因經濟大蕭條而家境每況愈下，有些的確家境清貧。不過喬伊形容自己“太忙於關心自己的成長”，過了一段時間才留意到環繞身邊的窮困與疾苦。雖是如此，她畢竟感到“自己久未發現的良知開始蠢蠢欲動”。

與此同時，喬伊對父母則越來越反叛。經常與父母爭執，逐漸懷疑父親對她諸多管制的真正動機。她更開始視父親的態度近乎虛偽，認為父母親雖然是無神論者，卻沒有勇氣擺脫傳統的宗教道德。

她對父母說，“你們等於否定摩西，卻遵守十誡；否定耶穌基督，卻接受祂的登山寶訓。你們的所謂道德原則，其實只是上帝的旨意的表達。道德本身並無實質基礎，如果沒有上帝，何來對與錯？”

她認為人生的真正目標是尋求快樂，世上唯一應有的宗教是享樂。她的父母聽後當然非常震驚，對她禁制更甚。同學們見她一方面大聲疾呼要為享樂而活，一方面父母卻對她管教甚嚴，便給她起了一個綽號叫“被禁的喜樂”(Forbidden Joy, Joy 義為喜樂，也是喬伊的名字)。

不過，她的反叛只停在精神層面上，並沒有把這種新

見解付諸實行。後來她回憶這段日子時說，“我還是跟一般守行為的普通女孩無異，見到長者會給他們開門，在地下鐵路中讓座給有需要的人。”

縱使喬伊矢口否定宗教，從她這段時期的一次遭遇，可以看出她對超自然的經歷特別敏感：

“我十四歲那年，某個星期日下午到公園散步。天氣清朗但寒冷，樹枝掛着的冰條閃閃發亮。城市的噪音被紛飄的雪所掩蓋。在我與逐漸西斜的冬日之間是一排幼嫩的楓樹，樹枝給冰雪包裹着。我抬頭看見樹在陽光照耀下，像團團金黃色的火焰在燃燒，樹卻沒有燒壞。我聽到焚燒的樹中間傳來那聲音。世上萬事的真諦都為之顯明，一切美善所象徵的神聖表露無遺。時間與空間在一剎那間不復存在，世界彷彿只剩下一道半掩的門。之後那道光漸漸褪去，腳上的寒凍叫我猛然醒覺。我於是起程回家，心裡想着自己剛才又一次與那美善相遇...”

雖然她屢次見到類似的異象，與她所讀過喬治·麥克唐諾等書中的屬靈經驗相仿，喬伊仍堅決否定這些遭遇與宗教有關。她後來說，“我當時認為一切都可找出合理的解釋，例如‘心理’或者‘賀爾蒙’作祟；後來我接觸到佛洛伊德，更加認為一切‘不過是性的反應’。不過不管我怎樣說，基督卻已經盯牢了我。”

她所讀的文學著作，諸如麥克唐諾、鄧塞恩尼爵士和威廉·莫里斯等的作品，大都充滿了宗教意味。此外還有她聲稱“純粹為欣賞其文學價值而讀”的聖經。

這些讀物對她有奇妙的影響：“我在言行中一從寫作

到對抗父母一都下意識地引用耶穌的話。我第一首出版的詩題名《復活》，內容是我和耶穌的一場私下辯論，目的在說服他(和我自己)耶穌根本沒有復活。我卻在不知不覺中，在那麼多的節日裡，偏偏選了復活節寫這首詩。”

喬伊讀過濟慈與雪萊的詩後，決志成為一個詩人；她寫的詩，經常以基督和祂的博愛為主題。不過，多年後她承認，“耶穌只不過是個寶貴的文學題材”。當時“即使我一天內有十多次受聖靈感動的經驗”，她仍然自欺欺人地不相信有聖靈的存在。

一九三〇年的喬伊否定一切信仰：“我認為人是猿猴的後代，道德不外是習俗，生命是電子化學的反應，理性是一連串本能反應...愛情、藝術和利他主義都由性驅使。宇宙純然是物質，物質只是能量。至於我還說能量是什麼，我已經記不清了...”

持着這種思想的年輕喬伊，繼續致力做她快樂的物質主義者。她說，“我以為在我所認識的貪婪、不擇手段的大城市中產階級世界裡，正需要像我這樣的人。不過，在這表面行為背後，我的真正自己已在慢慢甦醒，準備展翅而飛。我發現了自己真正的品味...”

入讀亨特學院後，喬伊專心向學，並繼續寫作，而且成為校報《回聲》的一位編輯。她在報上發表了一個短篇故事，題名《叛教者》，講述一個年輕的蘇聯猶太女郎，愛上了一名基督徒，不惜與他私奔，準備接受洗禮後便與愛人成婚。不幸洗禮正待舉行之際，女郎的家人趕到

現場把她毒打。在場的基督徒隔岸觀火，還取笑她。一九三四年，《叛教者》獲“伯納德·科恩短篇小說獎”。

同年，喬伊從亨特學院畢業，取得學士學位，繼續升讀哥倫比亞大學文學碩士課程，畢業後任職教師。她後來形容自己的粉筆生涯，不禁有點自鳴得意地說，“教得不算到家！”

喬伊其實並不喜歡教書，那完全是父母的意思；她要做的是作家，但教書消耗了她全部體力與精神，無法專心寫作。

一九三五年，她在沃爾頓中學執教英文期間，突然染上重病。她當時只有二十歲，經診斷患上“格雷夫斯症”；那是一種甲狀腺過敏症，頸項腫脹，雙眼凸出，而且經常疲倦不堪。起初醫生建議動手術把甲狀腺部份割除，但後來改為勸她接受鐳放射治療。

隨後的一年，喬伊每星期一次戴上一條圍住頸部的鐳射帶，每次要戴二十四小時。當時的診斷是讓甲狀腺吸收帶上放射的鐳，以減低其過敏程度。她的病情確因此好轉，但長期受到鐳的輻射，成為她二十年後患上癌症的一個因素。她病癒後轉到羅斯福中學任教。這兒比前一所學校更苦，回報也低—學生多來自紐約最窮困、低下層的美籍意大利家庭，英文程度差之又差。

校內許多老師的處境也和她一樣。學校實施節約，以“長期代課”名義聘用教師(有時代課期長達十年)，薪酬比正職教師要低許多。此外，這批所謂代課教師又要分擔很多非教職的工作，由打字到洗擦課室地板不等。喬

伊逐漸察覺到美國社會正醞釀着一股不滿情緒，並且深深認同。

她第一次目睹美國經濟大蕭條所帶來的民生疾苦，是在她畢業亨特學院前幾個月。有一天，她偶然從校內的窗戶向外望，看見比鄰的樓頂上顛躑躑地站着一個女孩。喬伊還在猜測女孩為什麼會站在那裡的時候，她已經縱身跳了下去，墮樓身亡。後來喬伊得悉，那女孩是靠社會福利金度日的孤兒，由於再領不到救濟金，數天沒有食物果腹，絕望之餘，只好自殺了斷生命。

喬伊內心非常震動，也因女孩的遭遇感到憤怒；隨後的幾年，她漸漸接觸到更多與無名女孩類同的慘劇。紐約不景氣，民不聊生；一生勤奮工作的人也失業，無以為生。市民放下自尊，輪候救濟品，甚至在垃圾箱內尋找食物。

與此同時，美洲其他地方卻出現穀物過剩遭毀棄的現象；不難想像，一些處於水深火熱的美國人民，見到這種不平，心存憤怒，漸漸傾向另一種政治理想——共產主義。

喬伊發現自己開始思想一些以前從未想過的社會與政治問題。她摒棄了上一代盲目愛國的心態，轉而取向一種她認為崇高得多的情操——那就是不說愛國而是愛國內的人民——一群飽受資本主義不公平對待的人民。她的作品，也深深反映出這份情愫：

折根麥桿帶回家吧，
這是一份你應得的美國土地的收成。

大地被侵佔，用於罪惡的途徑...
折根仙人掌帶回家吧，
莫問為何有刺把你刺痛；
這是你應得的平原上的收成。
和我一起俯伏、熱愛這片從你
手中被奪去的土地吧；
用你的額頭親吻它，
用你虔誠的手為它療傷，
你能使它再次成為屬於人民
的美好大地...

來，與我一起
俯伏、親吻你的美國
你能把它更新，為人民所珍惜
你要把它交給勞動人民，和那
辛勤耕種的。

除了現實生活之外，還有其他因素驅使喬伊傾向共產主義。其一是藝術影響：她這個時期開始接觸到不少出色的蘇聯作家、音樂家和電影製作者，於是認定“一個能製作出比美國電影優秀得多的影片的國家，決不會有什麼毛病”。此外，報上每天報導西班牙內戰的消息，提到許多美國以及其他國家的志願人士，正協助左翼共和軍對抗佛朗哥將軍的法西斯軍隊。

不過，一個最有力的因素，卻在多年後才為她發覺：
“我相信最感動我的，是那股推動我寫作與夢想的同一無形力量——成為一個共產黨員，後來成了我要做基督徒的前奏。”

多年來她鼓吹享樂主義，現在她首次願意分擔別人的困難——“我願意做我兄弟的看守人。”

這是一個感性的本能反應，並非理性的決定；她無意鑽研馬克斯主義，只直覺地認為，既然資本主義行不通，社會主義應是可行的途徑。

她後來在書中寫道，“我的動機有多種：包括少年反叛心理、年輕時代的虛榮感、年青人對‘愚昧的執政者’的不屑。我的心態是‘天下大亂，挽救時局的人捨我其誰’？以天下之憂為己憂大概不太實際，但這正是我當時的想法。”

她聯絡上一位亨特學院的舊女同學；她住在布朗斯區，已經加入了共產黨。喬伊以為她會對自己的決定熱烈歡迎，卻不料對方的反應頗為冷淡，只建議她先讀點有關黨的資料，再回來與她進一步談。

喬伊於是回去看了一兩份有關共產黨的單張，幾天後再和這位朋友會面：“當晚我警覺到我們間存在一種不協調，而這正是後來促使我離開黨的原因。...我滿懷興奮地向她說我要入黨，她卻以懷疑的態度問我：‘你入黨是希望幫助別人嗎？’我的決定固然大半基於一種自然的叛逆心態，但我的確有意幫助別人。我發現這並非她想聽到的答案。於是我說了第一個為黨撒的謊...。‘別人的事與我無關！我純粹為自己的利益而入黨，因為我知道只有社會主義才能給我美好的前途！’

“這個答案果然說對了...我那位朋友不禁放了心，露出微笑。那可說是我逐步洗脫‘資產階級價值

觀’，學習馬克斯主義的開始。”

不過，喬伊對民生的關懷和人道主義立場並沒有動搖。她的詩繼續流露她的真正情懷：

當戰爭與受摧殘的人
不再教我心神不寧
滿身鮮血的孩子到處伏屍
而我靜臥床上保住這寶貴身軀
不如讓炮彈破我屋而入
讓我雙眼無須閉起
讓我舌頭宣講真理
讓勇氣與頭腦叫我手行誠實
若我苟且偷生
不如讓炮彈破屋奪我性命。

雖然喬伊輕易地入了黨，她成為黨員的過程卻一波三折。她分別在一次分會會議，和一次假麥迪遜廣場舉行的大會上宣誓效忠馬克斯和勞動人民，仍然未獲發給黨員証。

她並不氣餒，再接再厲。這次，一位已是黨員的少年帶她到下第五街聚會，完成宣誓入黨儀式，並獲發給黨員証和會費登記冊。她把入黨的事告訴父母，兩人異常震驚，父親更因此與她多次爭吵，但喬伊的信念並未動搖。由於當時黨內時興取假名，她給自己起了“奈爾·瑟爾奇恩”的假名。

“瑟爾奇恩”是喬伊的母親童年時在烏克蘭所住的一條小村落；她這時正創作第一部小說《安妮雅》，背景就用

了瑟爾奇恩。一九三七年，喬伊辭退教師工作，致力寫作，而且出乎意料地得到父母的支持。

《安妮雅》是個感人的故事，講一名年輕的猶太女郎在蘇聯成長的經過，和她所愛過的男人。情節和人物主要取材自她母親的回憶。故事充滿了“舊時代”的語言和風味，但用一個生於“新時代”的作者的風格與觀點寫出來。這是一部長近三百頁的長篇小說，節奏明快，文筆簡鍊，對時、地都有細膩的描寫：

“...那是一片銀灰色的稻草輝映着淡金黃色的野外，其中點綴着一兩朵遲開的深色矢車菊，鶴立雞群般綻放着。近看時，每根割剩的殘梗都留下明顯的鋸齒，反射着太陽，折成千百道金光；走遠了，稻田看來卻又渺小得很...安妮雅沿着從鎮上來的路走着，不時停下來把雙手貼近殘梗，嘗嘗那種被刺的感覺。她只有十二歲，住在雪比可夫的猶太宿舍。這片空曠、一望無際的田野，令她幾乎窒息。”

安妮雅是個熱情而感性的女郎，一方面遵從、一方面想反抗猶太人傳統的習俗。故事最後講到她懷了一個並非她丈夫的男人的孩子，夢想着快要到美國展開的新生活：

“她憧憬着那遍地黃金的國家，想像自己自豪地穿梭在那些新奇而明淨的房屋之間。美國代表一個全新的生活—嘗試一種新飲品，有新的男士搭着自己的肩膀...到美國可吃到有香料的食物、叫人垂涎欲滴的糕餅；那裡有光滑的絲綢，男士可在街上沒有顧忌地注意經過的女郎。想着想着，她記起自己本來是個很謹慎的人，卻遇到希姆克這個男人；想起這

段不幸往事，竟能覺得愉快，不再令她傷痛。與他一起度過的七個月，已經是她生命中一個完結了的片段；現在取而代之的，是令她魂牽夢縈、甜蜜、刺激又可望而不可即的美國夢...”

故事的結局並沒有說到安妮雅能否到達美國，但讀者顯然感覺到她若真的到了美國，會發現一切和她想像的相距甚遠。不過無論故事如何，《安妮雅》並非一部政治小說，其中也沒有特別提到喬伊新接受的共產主義。這方面的意識主要反映在她的詩作當中。

一九三六及三七年，喬伊有幾首詩刊登在很負盛名的《詩作》雜誌上，其他一些關於反戰、貧困和勞工糾紛的詩，則出現在一份叫《新群眾》的半黨方雜誌中。她很受鼓舞，決定把自己的作品送交著名作家斯蒂芬·文森特·貝內(Stephen Vincent Benet, 1898-1943, 美國詩人，短篇小說作家)審評。貝內是耶魯大學出版社的《青年詩人詩集》的編輯；那是一份以刊登“美國詩壇上最有前途的作品”為宗旨的刊物，不少年青詩人都渴望作品能入選其中，因此競爭非常激烈。已有作品刊登過的包括奧斯卡·威廉斯和詹姆斯·阿基等日後先後成名的詩人。

貝內形容喬伊的作品“技巧出眾，能以不同形式表達她的個人風格”，並在她交來的作品中選出了四十五首發表。

喬伊的詩集終於在一九三八年十一月出版，貝內在序中說，“這些詩作反映出一位聰穎、感性而活潑的詩人對自己和現代世界的看法。她的作品有力、深刻，充份

表達出她這一代的許多感受，因此我希望達韋曼小姐的詩集，不止吸引一般選讀詩人處女作的讀者，還有更多人可以讀到。”

詩集就以其中第一首作品的題目為名—《給同志的信》：

“...請對他們說，求神問卜出現不了奇蹟
競選海報上刺眼的油墨裡，
那微笑變不出魔術，也不是救星；
唯有眾志始可成城，團結才是力量，
雙眼必須尋覓，才能見到弟兄施援的眼神。
人靠精神可築起精神的橋樑，
同心可建起富麗堂皇，
共同的需求必能激發巨雷般的回響...”

第 五 章

心靈的探索



一九三〇年在牛津近郊的赫定頓石礦區購入的房子，因舊日為燒磚的窯區，就干脆把新居叫做“窯”。魯氏在這座外貌平平設備簡陋的屋子裡住了33年，許多著作都寫於此。

喬伊對黨內同志寫的詩有這樣的評價：“一般有興趣寫詩的同志，以為把一段《工人日報》的社論切斷分行排列，便是詩...”

她絕非妄下評語，因為她曾義務為黨報《新群眾》做了好幾年詩詞評閱員。她後來帶着開玩笑的語氣說，“我當時對黨可算非常忠心，才願意花時間去看那些通常都不忍卒讀的來稿。”

她自己的作品自然要好得多。她第一部詩集《給同志的信》出版後，好評如潮，其中一位詩評家形容它“技巧運用自如，意象清晰，詞鋒有力，思路靈活”。第一版很快便售罄。

詩集一九三九年春再版，同年贏得國立藝術及文學學院的羅素·洛恩斯獎。喬伊得到獎金一千元；但更令她興奮的，是能夠和新英格蘭的詩壇奇才羅伯特·佛羅斯特(Robert Frost)同獲這個獎。

喬伊雖然成了紐約著名作家代理商‘布賴恩特兄弟公司’旗下的作家，但她認為自己的才華應該用來傳佈共

產主義；她這份熱忱終於令《新群眾》的編輯把她由詩詞評審員提升為記者兼評論員。

儘管她表現得異常熱心，卻始終無法完全投入共產黨的環境裡。她發覺黨內的同志不但呆板、自大、毫無幽默感，不少甚至全無才智可言。

她在沉悶的編輯會議上織毛衣，消磨時間；常常討論到了一種程度，實在忍不住不得不發言時，她也會放下編織，力排眾議，說出她的意見。她毫不客氣地向該報的編輯指出，黨員買黨報，完全是為了盡一份責任，誰也不會有胃口讀它。

有一次，喬伊在編輯會議上提出《新群眾》的寫作須大大“提高它的文學層次”。在座的同事們嚇呆了，反問她，“甚麼！你難道要我們學《紐約客》(New Yorker)？”喬伊絕不讓步：“正是”。

喬伊此時已經有一部詩集得獎，首部小說又獲麥克米倫出版社答應付梓，難免自覺比共事的庸夫俗子優越。此外，終日為《新群眾》寫宣傳詩，也想換換環境。

一九三九年，她有了一展所長的機會。她獲邀去好萊塢影城——一個被喻為“精神病院由病人主管”的夢幻城市。原來美高梅電影公司一九三八年大力推行發掘寫作新秀的計劃，邀得幾位有潛質的年輕作家到好萊塢試寫劇本，初步合約為期六個月，每星期薪酬最少五十美元。

以喬伊這樣一位熱衷社會主義的作家，選擇移居棕櫚樹夾道、豪宅鱗比的好萊塢工作，確實有點怪誕，但這

裡的確有許多令喬伊無法抗拒的條件：從未得過的高薪，一個增進經驗，甚至可能走向新事業的機會，以及一份可以暫時不受家庭束縛的自由。

一九三九年是美高梅不少最風光年份中的一個，喬伊於同年四月抵達好萊塢。這年，美高梅推出多達五十二部電影(即每星期一部)，有幾部極其賣座：羅拔杜納的《萬世師表》、米奇龍尼的《頑童歷險記》、格蕾達·嘉寶的《蘇俄艷史》、朱迪嘉蘭的《綠野仙蹤》，還有風靡一時、成為經典之作的《亂世佳人》。

可惜喬伊在好萊塢的日子極不得意。一些移師影城發展的作家，諸如詹姆士·希爾頓、安妮坦·露絲和R.C.謝里夫等，都頗有成績，惟獨喬伊總不能掌握到寫劇本的要訣。

她最少寫了四個劇本，但全給束之高閣。一個她曾參與的劇本《寒夜琴挑》(Rage in Heaven)，於一九四一年拍攝成電影，是一部由羅拔·蒙哥馬利、英格烈·褒曼和佐治·桑德斯主演的悲劇。詹姆士·希爾頓也寫過一個版本，但最終的劇本出自克里斯托弗·伊金伍德之手。

《寒夜琴挑》公演的時候，她寫了一段影評，在文中自白說，“筆者任職美高梅的時候，也為這部戲寫過一個腳本；但很慚愧，我不得不承認，電影所用的最終版本，的確比我和詹姆士·希爾頓所寫的高明許多。”

不過，她對自己的失敗非常耿耿於懷。其實她的失敗，未必全是因為不稱職，而是好萊塢的劇本創作過

程，經常要經不少作家之手，一改再改，才能完成一個得到製片人滿意的版本。

美高梅的老闆路易斯·梅耶後來憶述公司當年的電影時說，“我喜歡製作感人肺腑的作品；自命高雅的人認為那是低俗。低俗又有什麼不妥呢？粗製濫造，才令這類電影變成低俗。”讀了他這番話，不難理解為何像喬伊這般嚴肅而認真的作家，不能寫出當時受歡迎的劇本。

喬伊把自己的不得志，歸咎於好萊塢不懂欣賞她的才華，自屬意料中事。她最不智的卻是沉不住氣，公開嘲笑電影圈，附和奧斯卡·萊范特所說的：“好萊塢所賣弄的虛華後面，才是真正的虛華。”一個周薪五十元，而且未曾寫出一個可用的劇本的作家，竟然如此狂妄，自然令電影圈——特別是美高梅的高層人士——大為不滿。

她並沒有在影城的交際圈中穿插，晚上通常只參加黨的小組會議。她在好萊塢的唯一朋友，只有一個和她有過一段霧水姻緣的男人，和代表美高梅的獅子利奧。

喬伊只熬到秋季，便離開影城回紐約，重返《新群眾》的編輯組。由於她有了電影的經驗，又加添了影評一職。

她的《新群眾》影評專欄備受爭議。她在專欄中對好萊塢大張撻伐，抨擊電影圈出品的腐敗與虛偽。例如她形容《煙草路》(Tobacco Road) 最後幾幕“拖泥帶水”；喜地拉瑪和詹士史釗域主演的喜劇《同命鴛鴦》(Come Live With Me)，惹笑之處像個七歲孩童的牙齒一般疏落。不過，她對有馬克斯兄弟主演的電影卻情有獨鍾，因為

他們與共產主義的馬克斯同名！

一九四〇年《安妮雅》出版，獲得文學界一致好評。《文學周末評論》指它“是一部優秀創作，出自一位藝術造詣極高的作家達韋曼小姐，筆調清新、直接，毫不矯飾，描寫感情的洶湧、起伏細緻入微。最值得欣賞的，是她能把自己的所見所知準確地表達出來。”

喬伊為了進一步推動共產主義，加入了美國作家聯盟。那是一個創立了十年的組織，旨在反對社會上各種不合理的現象，包括“帝國主義戰爭、法西斯主義，...白種優越主義，...少數民族所受的壓迫...”以及“資產階級思想對美國自由主義的影響”，還有“支持蘇聯對抗資本主義的侵略。”

當時的共黨確有許多可捍衛的題目：西班牙的戰爭在一九三九年不幸由法西斯派勝出，但歐洲卻爆發出一個更大規模的反法西斯主義戰爭。喬伊深信文字的力量，於是為美國作家聯盟編撰了一輯反帝國主義戰爭的詩集。

詩集題名《聯合國反戰詩》，裡面收納了150位詩人的300首詩，其中包括有《林肯傳》作者卡爾·桑德柏格、名詩人鮑里斯·帕斯特納克(Boris Pasternak)和喬伊的恩師斯蒂芬·文森特·貝內等著名詩人。此外也有一些無名氏的詩，以及最少兩個用假名的一海頓·威爾和美庚·康姆斯一道森寫的詩，都是喬伊自己，用來補足水準偏低的英文詩稿。

其中一位投了一首題名《最後一公里》的詩的作者名叫

威廉·林賽·格雷生(William Lindsay Gresham)。他不算出色的詩人，但後來在小說創作方面頗有成績，還與喬伊結為夫婦。

威廉(暱稱“比爾”)一九〇九年生於美國馬里蘭州的巴爾的摩市。他的母親有深厚的宗教背景，屬長老會，所以比爾自小便受了洗，但卻沒有因此而接受基督信仰。他日後在書裡寫道，“我的母親彷彿是個不可知論者，又彷彿是個費邊派的溫和社會主義者；至於我的父親信的是什麼，我則不得而知。”

一九一七年格雷生一家遷到紐約市，一九二六年比爾在布克蘭區中學畢業。他是個頗有天份而創作力強的少年，但性格浮躁不踏實。他把這些缺點歸咎於父母的背景：“我的家人是來自舊日南部的游民，在新的工業化社會中無目標地載浮載沉，一心只記着祖先過去黃金時代裡那種用奴隸、享福的日子。...我的父母並沒有一個成熟、完整的世界觀，因此對我毫無影響。”

比爾十多歲時父母便分了居，令他的生活更加不穩定，事業上也漫無目標。他起初有志做唯一神教牧師，不久便改變主意，分別做過民歌手、民間保護資源隊的成員，後來又加入《紐約晚報》，從侍役做到音樂評論、影評和書評等職。稍後，他放棄報界工作，轉到一家小型廣告公司當撰稿員。

他娶了一位富有的紐約女子為妻，但由於他的不羈和外騷，婚姻很快便告失敗。一九三七年，他的摯友在西班牙內戰中喪生，他立刻志願加入支持對抗佛

朗哥將軍的法西斯軍隊。這時的比爾已經接受了馬克斯主義，並加入了美國共產黨。

他後來憶述參戰經過說，“我在西班牙十五個月，沒有開過一槍；共和國倒台後，國際志願兵被急急送過邊界離開險境。我帶回家的，是一股戰敗的懊惱、一場輕微的肺病，和一段纏擾了我許久的精神掙扎。”

共產主義一旦遭法西斯軍隊擊敗，比爾不禁對只知虛張旗鼓的黨小組會議感到不齒。以前曾叫他激勵萬分的會敘，現在像一隻唱針卡住了的唱片，反覆而無意思地爭論着誰去把鈴掛在貓的頸上(為群眾利益承擔危險)。

比這更令他沮喪的，是他私人生活裡的失意。他的婚姻宣告結束：“我孤單得很，甚至連下床的力量和勇氣都沒有。我的意志力癱瘓了；一想起要做什麼事都叫我惶恐。我發現自己竟已患上了精神病...”

他向一位從事社會工作的朋友求助，獲介紹到一位心理分析家那裡，但病情反而惡化了。他覺得生無可戀，“我拿了一條皮帶，掛在衣櫥裡的一個鈎上自縊，...不過竟然出了一個意外，又或者那是造物者的介入，究竟是什麼，我今生也無從知道，反正結果是我在地上漸漸甦醒過來，發覺那個鈎原來不勝負荷，從牆上掉了下來。...毀滅自己的一場衝動，在現實裡醒過來，生的意志佔了上風！”

比爾了解到病情不輕，決定向精神醫生求治，接受了一段佛洛伊德的心理分析治療：“隨後的幾年裡，我集中力量恢復精神上的健康，情感上的穩定，建立起一個

比較正常的生活。與此同時，我也開始了靈性方面的追求...。”

他於是學了瑜珈、冥想和一種源自蘇聯玄學家P.D.奧斯彭斯基的紙牌算命。

對他來說，這是一段很難過的時期：身體因患肺病虛弱不堪；心理分析顯示他對自己、父母以及他曾擁護的主義都懷有很大的怨憤；他的所謂靈性上的追求，不過是在玄學的茫茫大海中，漫無目的地一島飄過一島。從表面看，他是個口齒伶俐、智慧且富有魅力的人。令喬伊·達韋曼墮入愛河的，正是性格這樣複雜的一個人。

他們一九四二年八月二日星期天在新罕布什爾州的彼德堡公証結婚。後來為喬伊寫傳記的作家萊爾·多爾塞特說，“假如喬伊有計劃地專心去錯選一個配偶，相信找不到比威廉·林賽·格雷生更不合適她的人。”不過，她對比爾的傾倒卻不難理解。比爾是位俊男——昂藏六尺、深色的眼睛，配着一把低沉、帶有濃烈的原始磁性的聲音。相反地，認得喬伊的人，對她的印象是身材矮胖、毫無女性味道，沒有特別吸引人的地方。因此以這樣的條件而能贏得一位俊男垂青，確很值得自豪。

除外貌以外，比爾的性格也有吸引她之處：他的野性令她興起馴悍之意；他的脆弱，又令她產生憐愛之心。當然他們之間也有許多共通點：對寫作的熱愛、支持共產黨的意願，和強烈的社會良知。

他們的互相傾慕，其實還有一些倆人當時未察覺到的非常自私的理由：對比爾來說，喬伊可以助他找尋生存

的意義，令他飄泊的生活得以安頓下來；對喬伊來說，她身體上的不足，可以藉比爾的俊美來填補，也可因此擺脫父母的羈絆。

婚後，他們搬進了22東街的一所小公寓裡，但新婚不久，許多問題接踵而來。他們一開始便遇到經濟上的困難，而且一直未曾好轉。比爾雖然寫作，只能偶爾賣出一兩個短篇故事，喬伊在《新群眾》的工作，周薪只有二十五元，其中一大部份要用來付丈夫的心理分析診金。

過了不久，比爾又開始酗酒。起初，他因為無法承受一些生活上的困擾，或者心理分析的顯示令他太難受才借酒消愁，漸漸地卻愈飲愈頻，而且愈飲愈多。

比爾為了搜集資料寫一部娛樂表演團中人物的小說，經常到圈中人喜歡碰頭的一家酒吧留連（位於迪克西酒店內）。本為搜集資料，結果讓喝酒喧賓奪主，把僅有的一點金錢都花在買醉上。酗酒自然只有叫他的作品更難產。

喬伊決定效法孟母三遷，搬到奎因斯區的薩恩尼沙德的一所新住宅裡，遠離丈夫經常流連的酒帘。不過由於生活拮据，他們只住得起一所與舊居同樣狹窄的公寓，比爾形容該區擠得像隻“裝人的檔案櫃”。

生活上的困厄，增加了他們信仰上的不滿。比爾寫道，“作為一種人生哲學，馬克斯的物質主義像一個只可共安樂、不能共患難的朋友。一個人為生活奔走，能全心投入所謂‘群眾團結’的情懷時，生命可能會產生一種滿有意義的假象，以至不怕捱饑抵餓，不畏警察的毒

打。但一旦遇到切身危機，馬克斯主義則一點也不濟事。它不能提供道德上的引導。”

至於喬伊，她發現自己懷孕後，又多了一層新的感受：“當時流行的一部蘇聯小說，講述女主角寧可讓納粹軍官槍殺自己的初生嬰兒，也不肯出賣同志。我肚裡剛好懷着孩子，要是真的遇上這種困局，我知道自己必定會先保住骨肉，而讓同志們自己找尋求生的路。這大概是真現實取代了幻想的現實。”

一九四四年三月二十七日，喬伊誕下第一胎，是個男嬰，取名大衛。她後來在書中寫道，“說到道德，我只知道如果我孩子的利益與黨的利益衝突，我肯定會置黨於不顧。這種想法令我有點擔心，但有子萬事足，孩子最能讓你了解到真我，而不是想像中的那個我...”

翌年她為《新群眾》寫了最後一篇評論稿，辭掉副編輯的職位，並在十一月十日誕下另一個男孩，取名道格拉斯。

對比爾來說，孩子的誕生只是更多問題的開始。他那部講巡迴娛樂團的小說《噩夢巷》快要殺青，家裡添了兩個小孩，令他難以專心寫作；他再次沉迷杯中物，還開始了一段婚外情。日後他更一而再地不忠。喬伊傷心之極，但為了孩子，只好忍氣吞聲。

喬伊一方面要應付日益繁多的問題，一方面要在擠迫不堪的環境中帶大孩子，幾乎無暇寫作。她投了幾首反戰詩到一本名為《七位尋覓答案的詩人》的詩集，不過她最關心的，還是如何平安度過每天的風浪，而不是尋找

什麼解決人生問題的空論。她憶述道：“到一九四六年，我有了兩個孩子，根本沒有時間參加黨的活動，我仍然相信馬克斯主義，那純粹是習慣使然，因為我對上天的幫助茫無所知，對人能逐漸進步失去信心...”

就在這段一切都教她愈來愈失望的日子裡，喬伊讀到了魯益士的作品。她偏愛幻想式的文學，這正是魯益士的專長，因此她很自然地愛上了他所寫的書——魯益士在作品《大分離》中，甚至把喬治·麥克唐諾寫成書中的一個人物。

另一部對喬伊影響甚深的魯氏作品是《地獄來鴻》。這兩位魔界人物的書信，不但激起了她豐富的想像力，也挑戰了一些她很堅守的信念：

“斯格魯泰普對姪兒華姆伍德說，‘你監守的那人，自小已有一大堆互相矛盾的理念同時存在腦裡。他對教條的看法，不是照“真”與“假”來分辨，只將它們分門別類：“學術的”與“實用的”，“過時的”與“近代的”，“平常的”與“無情的”。因此，要他們離開教會，毋須搬出什麼道理，只要用這些口頭禪便行。不用浪費時間說服他們，相信唯物主義才是真理，只要他們相信這主義強大有力，十足嚴格或者可令人勇氣百倍——這種哲學才屬於明天。反正他關心的只是這些...。’”

喬伊開始深深探索許多事物——包括上帝在內。為了應付眼前的問題，即比爾的酗酒和屢屢不忠，她勸服丈夫搬離市區。一九四五年，道格拉斯出生後不久，格雷生一家便由紐約搬到二十哩外、位於韋斯徹斯特郡的奧斯

寧，一個政治意識左傾的文人愛聚居的地區。

這是一個新的開始，有助逃避某些問題，但一些較嚴重的則非靠搬家所能解決。由於喬伊久未寫作，家計更加捉襟見肘，比爾的酗酒也未見改善，而且還不時酒後亂性，對妻子或孩子動武。有一次竟把一個酒瓶在道格拉斯頭上砸碎。

幾年後比爾回憶當時的情況，“我發覺自己不能停止喝酒，我已成爲一個生理上非酒不可的酒徒。對於如此深的酒癮，連佛洛伊德也束手無策...”他的酒癮，其實只是一個嚴重得多的病其中一個病徵：他神經過敏，他的一切自信又因心理分析都宣告破滅，以致完全欠缺安全感，也就是說他已經接近精神崩潰。

這個潛伏的危機已無可避免。事情發生的時候，對喬伊來說，也是一個信仰的危機。她曾讀過基督教詩人弗朗西斯·湯普森的詩(只爲欣賞他優美的詩詞，而非認同他的信仰)，其中一首《天堂獵犬》把上帝比喻爲一頭窮追不捨的大獵犬，在他生命中緊緊盯住他。喬伊後來寫道，“對我來說，上帝較像一隻貓；祂潛隨着我多時，等待適當的時機；祂不動聲色地愈湊愈近，而我竟全不知曉。然後突如其來地，祂出擊了。”

上帝的出擊發生在一九四六年某天，比爾去了紐約，喬伊和孩子留在韋斯徹斯特家裡。電話鈴響起，原來是比爾打來的，告訴喬伊自己精神崩潰了：“他說精神已不受控制，不能留在原地，又不能叫自己回家。...之後他掛斷了電話。”

喬伊憶述當天的情景說，“接過電話後，我發狂似地到處打電話找他，可惜全無音訊。到了入暮，我能做的都已經做了，只有靜待他的消息，也不知是生是死。我安頓孩子睡了，一個人等待着。在我一生中，第一次感到無助，驕傲如我也不得不首次承認，我並非自己‘命運的主宰’和‘靈魂的主人’。我所有的防線——也就是我爲逃避上帝，用傲慢、過度自信與自戀所築的高牆——快得不能再快地崩塌，而上帝就在那一剎那間走了進來。”

喬伊感覺到房間裡有人和她一起：“這個‘人’之真實，與舊日的生命相比，後者像影子戲。我從未感覺過如此地充滿生命力；簡直像從睡夢中甦醒過來。”

她感應到上帝只是數秒鐘的事。“之後我發現自己跪下禱告。我當時應該是世界上最教人吃驚的無神論者。”

後來有人說她的經歷只是出諸絕望心理的幻想。喬伊回答說，“上帝的同在並不是幻象，找尋自我安慰，讓自己相信夫君安全，因爲我的擔憂並沒有稍減。那次經歷應形容爲驚恐與狂喜交集，是真正的悔改與重生。”

比爾終於回到家裡：“他對我的經歷絕不懷疑，他自己彷彿曾有類似的經驗。雖然我們深受疾病與憂慮困擾，仍決定一起重整我們的精神生活。”

兩人開始就一些存在心內已久的問題，從宗教方面尋求答案。喬伊自然地先求諸猶太教，但終於決定涉獵所有宗教：“有些(宗教裡)的智慧只到某種程度，有的只教

人向善，有的有些靈性上的啓發；只有一種宗教能全面包含了從上帝那裡感受到的恩慈、悔改與寬容。這位向我顯明的救贖者，一位我在千萬人中也能把祂認出的人物——主耶穌基督。”

比爾與喬伊開始重讀一些書籍；這些作家的信仰，以前他們曾迴避過，或者不屑理會，尤其是魯益士的作品。比爾寫道，“他的作品揭露了我等無神論者的膚淺；他闡明了日常事物背後的奧秘。我們經常以他的書作參考...。他寫的關於基督信仰既清楚又鮮明的話，是我們用以衡量其他宗教的標準。相比之下，基督信仰就像陽光，其他的只是昏暗的燈火。”

他們愈追尋真理，就發現所信的哲學愈站不住腳，終於全然瓦解了。喬伊後來寫道，“那主義像一株枯萎了的滾草，被風一捲吹去了；我也不知道那是幾時的事，反正回頭一看，它已經消失得無影無蹤。”

一九四六年，比爾的小說《噩夢巷》出版，家庭環境稍有好轉。小說是個讀來令人毛骨悚然的故事(以算命紙牌的象徵為主題)，講述一名酒鬼在巡迴表演的娛樂團中，靠咬下生雞頭的餘興節目贏錢來買酒。

出版商預支的酬金只夠償還他們積累債項的一部份，但不久，二十世紀霍士公司卻購買了小說的電影版權。比爾得到六萬美元。有了這筆錢，他們的生活可以過得較為舒適了。翌年《噩夢巷》拍成電影公映，由泰倫鮑華和鍾布朗黛奧主演。一位影評人稱之為“一套古怪而突出的作品”。

影片帶來的收入讓他們有能力搬到一所較大的住宅。那是一座大宅，有古色古香的柱廊和百葉窗，佔地達二十二畝，座落在一處名字優美、稱為“安樂源”的地方。

新居的生活較為安定，喬伊享受着田園生活的樂趣：自己種種菜，又可採摘附近野生的草莓和菇類。她重拾寫作，開始寫她第二部小說《哭泣港灣》，背景是加拿大魁北克省的一個小漁港加斯比半島。

書中充滿了性格鮮明的人物，包括一位身兼兩職的老人：他替到鎮上來表演的娛樂團管理發電機，同時是位基督教的平信徒傳道人。有位漁夫對他表示並不信任牧師時，他回答說，“也許耶穌不需要什麼牧師為他安裝電話線；也許這位神聖的木匠憑自己的本事，就能鑽出一條直達人心的通道。兄弟，你有這樣想過嗎？”

不過，當地的牧師在《哭泣港灣》中卻佔有很重要的角色。其中最主要的，是一位以前原以捕魚為生的少年M. 德羅斯埃；他在故事將結束的時候，看見耶穌顯現(但他拒絕接受其真實性)：

“...那聲音再度說話，聽來清晰彷彿自己腦子裡的思維，但明顯地是另一把聲音。

“那聲音說，‘一個人不能事奉兩個主；不是惡這個愛那個，就是重這個輕那個。因此你現在就要抉擇。’

“德羅斯埃急切的想道，‘我不是已經選定了嗎？許久以前，我不是已經作了決定嗎？’

“‘不，你得現在抉擇。’

“過了一會，德羅斯埃張開眼，站起來，...他感到一陣莫

名的狂喜，有股想因興奮而做點傻事的衝動—把自己的四角帽拋入聖羅倫斯河，或者像隻小山羊般在山頂跳躍。他的一生在眼前顯現，點滴都清清楚楚，其中充滿了小仁小義、無聊的虛榮和不足道的懼怕。有很長的一剎，他僵住於這平庸、乏味的生活和那份狂喜之間。

“接着的一剎那，他否定了這個異象。他大聲朗誦出教會教過他的話，‘這種經歷往往是魔鬼的試探。’

“說完了，他感覺先前那份喜悅隨之減退，漸漸地完全消失了...”

比爾同時在寫他的第二部小說《逃命塔》，故事取材自他從西班牙回來後，在一所肺病療養院裡的經歷。這個時候，他已經戒了酒。他後來在文章中寫道，“到了一九四八年的春天，我開始為自己的酗酒感到恐懼。後來一件我認為對一個基督徒來說，比他尋找上帝更重要的事發生了。那就是上帝找到了我。”

比爾發覺家園、家人和金錢帶來的安全感都不能抑止他的酒癮，開始恐慌。“我感覺自己起了一種生理變化。喝酒不是樂趣，而是一種迫切的需要。我的性情也因而中毒；我原是一個爽朗、豪放的酒徒，後來卻變得暴躁、無理性。絕望之際，我的驕傲崩潰了，上帝因而得以進入我的生命。我承認自己無力克服酗酒；我承認自己品格上的弱點；我懇求上帝把我的缺點除去，求祂幫助我戒酒。祂聽了我的禱告。至今我再沒有喝過一滴...”

這段自白見於一九五〇年，比爾為《長老會友生活》

月刊寫的一系列文章裡。這時，他承認自己已是基督信徒。

喬伊也說，“其他的事很簡單；我不能否定耶穌是神子。我很自然地逐漸接受了正規基督教信仰。”一九四八年夏天，喬伊和兩個兒子在安樂源長老會受洗。比爾兒時已經受過洗，因此只行了過會禮。

次年，喬伊向《紐約郵報》記者奧利弗·皮拉特講述了自己的故事，在該報上連載。她在總結對馬克斯主義的印象時說，“這不是一群壞人歪曲了一套好的哲學，而是一套腐敗的哲學帶壞了許多原來是極之善良而樂於助人的人。”

一九五一年，她把自己歸主的經過寫出，題名《最長的回歸路》。這篇作品和其他十二個歸主的信徒的故事結集成書出版，名為《找到真道的一群》。喬伊在文章最末處提到自己對未來的盼望：“我希望更加深入探討上帝奧秘的大能，我願那大能掌管我每天的生活。我要克服許多驕傲和怨憤，有時我的進度慢不可耐—但蒙上帝的恩慈，我按着計劃已經有了點成績。”

書中另外一篇是比爾·格雷生的作品，原作刊登於《長老會友生活》。寫到自己進入教會的過程，他有這樣的描寫：“我受洗於監理會，隨不可知論長大，之後轉向唯一神論，再先後變成享樂主義者、禁欲主義者、共產黨員、自學的玄學家和漁翁撒網式的真理追求者，最後我終於找到了歸宿。”

可是，到《找到真道的一群》面世時，比爾的信仰開始

動搖。這位“漁翁撒網式的真理追求者”又轉而追求其他理念，包括精神治療派(Dianetics)，佛教的禪宗和易經，並且再次熱衷於瑜珈和紙牌算命。比爾歸主的時間極短，當初影響他信主的，大概是喬伊的經歷多於他自己的。

不過最低限度他有一段短時期守着酒不沾唇的決心。他寫道，“如果我破戒，那表示我已經讓憤怒或者恐懼掩蓋了我心中的上帝。”可惜他不再搞婚外情的決心，很快置諸腦後。

他並不掩飾自己的不忠，還辯稱那是他“補充精力”的方法。不過喬伊已經忍無可忍，終於決定與比爾分房。二人的婚姻名存實亡。

身為虔誠基督徒的喬伊，對丈夫的行爲既失望又沮喪。她原來希望兩人可以共同展開新生活，不料比爾故態復萌。

她幸而在精神上有了及時的支撐。一九五〇年，她經美國作家查德·沃爾舒介紹，開始與C.S.魯益士通信；魯氏的作品，對她後來歸主影響甚深。

第六章

意外的喜樂



魯益士與摩爾夫人(右)間的關係很難說清楚。他履行諾言，照顧她一生，把她當成母親，填補早年失去的母愛。摩爾夫人1951年逝世，魯氏“奴隸式生活”才得釋。摩爾夫人的女兒莫瑞恩(左)結婚之後，生活尚稱幸福。



魯益士說過，一個人要生活得快樂，先決條件是“郵件最好絕跡，不用擔心信差敲門。”這說法如果正確，那魯氏想必很少快樂時刻，因為他聲譽日隆，收到的郵件也日多。

有的人來信多謝他寫了某些書，偶爾也有讀者寫信提出異議；另外由於魯氏的寫作風格非常親切，有些讀者還來信傾吐極私人的問題，徵求他的意見。

不論是那一類的來函，大部份的寫信人都有一個共通點：“我收到的堆積如山的信函，並非都來自男性，反而女性居多。女人不管快樂或不快樂，同意你或反對你，反正她們天生比男人喜歡寫信。”

造成這個現象的一個原因，除了魯益士的博學吸引人，對很多女性來說，極可能是他單身未婚，是擇偶的理想對象。

這一點有時帶來很多麻煩。五十年代初，傑克多次受到一位對人自稱是他未婚妻的女郎的纏擾，後來索性不再拆她的信；但她絕不退縮，竟然在報上刊出他們的結

婚啓事。最後這位女士還找上門來，終於被帶走。

這一類的尷尬遭遇，也許正如一些人所說，造成了魯益士對女性有戒心和怕與異性相處的心理。

撇開問題讀者不談，魯益士非常看重讀者來函，總抽空一一回答，用掉他很多寫作時間。雖然大部份不外是書迷表示傾慕不關痛癢的信，他也和幾位讀者保持長期的信函來往，從他死後出版的《給一位美國女郎的信》可見一斑。

魯氏收信甚多，能特別吸引他的注意，必須是非常有份量的信。一九五〇年一月十日，他正好收到一封這樣的來函。

哥哥華尼後來在日記中說，“這位住在紐約區的W.L.格雷生太太，表面上與一般美國書迷無異，但令她脫穎而出的，是她那些既風趣又寫得出色的信。”

由於這些信件沒有留存下來，我們無法知道內容，以及她的第一封信何以令傑克和他的哥哥如此欣賞。不過，她信中一定提到過傑克的作品——特別是《神蹟》、《大分離》和《地獄來鴻》——如何深深地影響她的思想。這位格雷生太太在另一篇談到她歸主經過的文章中說，“沒有他的書，我敢說我和許多人到今天仍會是‘在黑夜中啼哭’的嬰孩。”

喬伊寫信也許“和一般美國的書迷無大分別”，不過她起初遲遲不敢下筆，恐怕太過冒昧，後來在查德·沃爾舒的鼓勵下才把信寫好寄出。因此，她收到回信，而且不止是一封禮貌上的回應時，自然喜出望外。

她寫信對沃爾舒說，“剛收到魯益士的信；我不是對你說過我會提出一兩點異議與他討論嗎？天啊，他把我駁得體無完膚，...我的立論可說片甲不留。最想不到的，是我反覺得異常高興。被一位雄辯高手徹底整了一餐，真是公公道道，針針見血，人生一大樂事。這是我年少氣盛的時候，想也沒有這樣想過的。我總以為辯論中擊敗對方靠的是高人一着的詭辯，令人心有不甘，但遇到像魯益士這樣的高手，我變得像個小工匠，見到大師出神入化的本領時，只有讚嘆的份。”

這種奇怪的語調——一方面自貶，一方面特別指出自己與魯氏都是搞文字的工匠——可以約略看出喬伊一開始就對傑克懷有的複雜感情。對傑克來說，跟喬伊通信，不過是另一個讓他可和對手作智力比試的機會，就如他經常與他牛津的男性朋友所作的一樣。無論兩人的動機如何，傑克和喬伊不久便成了定期通信的“筆友”。

本來這段友誼不會有什麼進一步的發展，但關鍵卻在於喬伊不愉快的婚姻。考慮到喬伊的處境，不難理解她何以從與魯益士的通信中得到如此大的滿足感——魯氏遠在大西洋的另一端，令這段關係倍添浪漫；他又對喬伊近年在屬靈方面的增長影響殊深；兩人又有許多共通的興趣與相同的信仰。因此，她每多收到傑克的一封信，便多一點不滿自己格雷生太太的身份。她渴望解脫。

與此同時，她遠在牛津的筆友卻剛從另一種性質的束縛裡解脫了出來。一九五一年一月十二日，摩爾太太因流行性感冒病逝，享年七十九歲。華尼在日記中寫道，

“傑克這段令人費解，由他作繭自縛的三十多年奴隸式生活，終於告一段落。”

雖然傑克供養及照顧這位代母毫無怨言，但華尼始終不能原諒摩爾太太對弟弟那種自私而沒完沒了的要求，以致傑克的工作經常受到干擾，由他預備考牛津的初試到後來寫《地獄來鴻》皆如是。

華尼後來說，在他記憶中，傑克總不能安安靜靜地工作超過半小時，“每每要放下筆，跑開五分鐘至半小時不等，通常都是到廚房裡幫幫手。等到他可以坐下來恢復工作，誰知不到一會兒又得去做無關痛癢的打雜...”。

不知是否因為他與摩爾太太的關係，傑克在《地獄來鴻》中斯格魯泰普給華姆伍德的一封信裡，不自覺地寫了以下一番話：

“我們當然不能阻止他為母親禱告，但我們可化解他禱告的效用。你要教他只關心母親的靈魂，但千萬別為她的風濕祈禱...”。

斯格魯泰普對姪兒說，“如是者他的注意力必集中在母親的所謂罪上；只要你從旁教唆一下，他便會把母親造成對他的不便，或者令他氣惱的事，通通看成是她的罪。”

儘管傑克很寬宏地忍受着摩爾太太給他帶來的氣惱與不便，那些日子畢竟過去了。華尼寫道，“願她安息主懷，(傑克生命裡的)這一章總算完結了。”誰知另一章——而且甚為出人意表的一章——卻正待揭開。

一九五一年二月，摩爾太太逝世後一個月，傑克敗給C. 戴·路益士(C Day Lewis, 以194票對173票)，得不到牛

津大學詩詞講座教授一職。不過，到了六月，他卻感到一種從未嘗過的釋然與自由，還因此覺得有點內疚。

他寫信給一位朋友說，“我特別需要你為我禱告，因為我正在越過‘一個名叫舒暢的平原’(就像本仁所寫的天路客)。這些日子裡，我不論外在、內心，特別是內心，都出奇地好。”

他為一九五〇年出版的《獅王、女巫、衣櫥》寫了一個續集，叫做《開斯平王子》，並着手寫《那里亞童話集》裡的第三個故事《黎明號的遠航》(The Voyage of the ‘Dawn Treader’。此時，傑克對第一部童話故事的銷路有點失望：“有些母親，尤其是許多女教師，認為這個故事會嚇倒小孩子，因此書不大暢銷。不過小孩子們卻喜歡這故事。更令我驚奇的是，一些年紀很小的孩子竟然也看得明白。”

除了童話創作之外，傑克正為牛津大學的英國文學史課程(Oxford History of English Literature)寫有關十六世紀的英國文學史，但不包括戲劇部份(這個課程之難，學生們取其名的第一個字母，謔稱之為“O HELL”，直譯為“該死的”——譯者)。他還着手寫一篇自傳，並決定題名為《意外的喜樂》。雖然屬回憶之作，這個題目卻帶有讖語意味。(譯者按：喬伊的英文名字Joy，意為喜悅。書名“Surprised by Joy”本為他追求真理，得到意外喜樂的自述生平，但後來有人認為一語雙關，有“意外地遇到喬伊”的意思。此時二人初識，尚未墮入情網，故帶有預言意味。)

一九五二年九月，傑克·魯益士收到喬伊·格雷生的邀請，到麥大倫學院對面的東門酒店共進午餐。

喬伊到訪英國有兩個原因：“我自覺深受比爾的牽制，因此決定暫時離開他，去向我們這一代最理智的思想家求助。”

面對着種種壓力，喬伊的“離家出走”並不令人感到意外。比爾長期的越軌行爲令她傷心，他對基督信仰的迅速離棄又令她失望不已；家裡經常入不敷支更令她異常焦慮。比爾雖然戒了酒，工作能力卻愈來愈差。

喬伊離家出走去見的人是傑克·魯益士，也絕對不令人感到意外。她和比爾的婚姻關係中僅存的恩情，現在都被驚懼、憤怒和不屑抹得一干二淨。跟比爾相比之下，穩重、自信、敏銳而風趣的魯益士先生，在喬伊的心目中自然越覺吸引。

最後令喬伊有機會擺脫這段婚姻的，卻是一個很諷刺的巧合。一九五二年初，她接到一位表親蕾奈·皮爾斯急切求助的電話，說她正想辦法離開酗酒而粗暴的丈夫。喬伊和比爾表示可讓蕾奈和她兩個小孩到家裡暫住。這個慷慨的幫助，卻帶來令人意想不到的惡果。

喬伊和蕾奈兩表姊妹相處融洽，而且互相得益。由於蕾奈的丈夫不認識比爾和喬伊，蕾奈可安心在這裡避難，並幫忙家務，讓喬伊可較專心寫作。

蕾奈的出現，對喬伊的生命還有另一個重要的影響。兩人相處愈久(由於喬伊已不再和比爾同房，表姊妹倆便共睡一個房間，各佔一床)，喬伊愈感覺到兩人的分別：

蕾奈非常注重儀表，衣着入時，喬伊則不修邊幅，甚至對當地的人稱她爲怪人反有點自鳴得意。

漸漸地，喬伊開始效法蕾奈：她減掉不少過剩的體重，開始打扮自己，留意衣着與髮型。這樣一來，她不但重現幾許年輕時的美貌，而且自信心和自尊心也大增。

和蕾奈共處，喬伊重新發掘出自己女性的一面；和魯益士通信，則令她智慧和創作力深受啓發。可惜她愈意識到自己的新生命，愈感覺到自己所受的束縛：愛和基督徒的責任感，把她拴在一個似乎無可救藥的男人身上。

一九五二年的夏天，喬伊請求蕾奈代她照顧丈夫和兩個兒子，好讓她到英國一行。蕾奈沒有異議。是年八月，喬伊啓航往利物浦。她當時三十七歲，其中一個心願是完成一部有關十誡的作品《山上的火焰》；這部書深受魯益士捍衛基督教的作品風格所影響。

無論在感情和精神上，喬伊真正屬意的目的地是牛津，不過她抵埠後卻先到倫敦，探訪另一位筆友菲莉絲·威廉斯。

不到一個月，她便在菲莉絲的陪同下(也可說護送下)抵達牛津，與一位她嚮往已久的男士午膳。

傑克和喬伊的第一次約會並沒有記載可尋，因此我們只能猜測兩人各自有的印象。傑克顯然認爲這次約會非常愉快，因爲他邀請喬伊和菲莉絲到麥大倫與他和華尼共進午餐，以示回禮。

華尼(也許對這段友誼的進展速度有點詫異)推說不能參加，傑克只好找他的朋友、也曾經是他學生的喬治·塞耶教授來湊足四個人。

第二次午餐約會非常成功；傑克顯然很欣賞與喬伊言之有物的談話，和她的機智與伶俐。不過，喬伊絕不是那種賣弄口才以營造氣氛的人。查德·沃爾舒說，“她不會玩語言遊戲；對她來說，語言純粹是用來清晰、有力地表達她意思的工具。敵視她的人，會說她語帶傲慢；較溫和地說，她應該算得上是個說話帶有權威的人。”

傑克後來寫道，“她的思考如豹子一般輕巧、敏捷且雄勁。熱情、柔情和傷痛都不能稍減牠的勁力。只要你一旦口出偽善或者無聊的話，牠便會向你撲來，叫你來不及招架已經人仰馬翻。我被她揭穿了多少次！我很快學乖了；除非我存心讓她揭露以博一粲，否則絕不會對她說廢話。”

雖然傑克也許並未發現，但他欣賞喬伊的地方，正和喬伊一開始就愛慕他的地方一樣。

不久，傑克又在麥大倫安排了一個午餐小敘，讓喬伊與華尼和他一兩位牛津的朋友會面。事隔四年後，華尼有這樣的回憶，“我過了一段時間才敢對她下定論；她是猶太女子，或者說是一位歸信基督教的猶太裔人，中等高度，身材娟好，帶着有角質架的眼鏡，性格出奇地開放。我們第一次在麥大倫的午餐敘會上見面時，她在三數位男士面前，以最自然不過的語調問我，‘你們這

個修道院般的地方，可有一處讓女士方便一下的嗎？”

喬伊必定叫傑克的朋友感到意外，或者應該說吃了一驚，因為她同時具備了一些不尋常的條件；樣貌娟好、頭腦敏銳而不拘小節。他們這個知識份子的圈子裡，從沒有女性出現過。即使像托爾金般有妻室的，也特意把學院內的生活，以及一切有關的人與物，和家庭生活分開。現在魯益士居然違反了這個規定，打破傳統，把一個女人帶進了他們的全男性世界—更何況那是一個粗放的猶太裔美國女人。

傑克感到意外的，卻是遇到一個居然像男性一樣的女郎。她愛步行、喝啤酒、說笑話，“完全無顧忌”地探討理論問題。多年後，傑克分析喬伊吸引他的原因時說，“她完全及得上我任何一位男性朋友(其中不乏出色的人物)，或者應該說有過之而無不及。即使我們沒有墮入愛河，相信也會形影不離，弄得閒話滿天飛。”有一次我稱讚她有“男性的優點”，指的是上述的意思，她卻立刻駁斥我說，“那你願意我稱讚你有女性的優點嗎？”

過了數月，華尼在日記中記述傑克和喬伊的“友誼一日千里”，喬伊甚至獲邀請到魯氏窩區的家共渡聖誕。這次她逗留了兩個星期。儘管傑克有點擔心起居上的安排，但最後仍不失為一個很愉快的假期。喬伊後來對查德·沃爾舒說，“這次跟魯氏兄弟渡聖誕，真叫人難忘！有一隻巨型火雞，伴以麥大倫酒窖裡拿來的法國紅酒；我偷偷的將一杯酒倒入火雞的肉汁內。他們起初把我說成犯了彌天大罪，直至他們嘗了那肉汁...”。

喬伊過了一個畢生難忘的假期。傑克讀完了《山上的火焰》的原稿(喬伊把書題獻給他)，提供了一點有用的意見，“幸而他總的來說認為全書不錯”，還答應為這書寫序。傑克讓喬伊看了他一些詩作，她非常欣賞，又讓她讀了《牛津英國文學史》的校對稿；喬伊熱切地表示，“好得叫人恨得牙癢癢的。”

他們與華尼一行三人作過幾次遠足，一次遇上傾盆大雨，喬伊的腳起了水泡，“最後一段路幾乎是傑克和華尼拖着我走的，但仍然樂趣無窮！”他們探訪了那一帶最好的咖啡室(終有一天我要在牛津開家咖啡室)，跑去看了一場默劇(我們對着那陳舊不堪的笑話也大笑一番，還和大家一起合唱)，又遊覽了牛津所有的旅遊勝地。

喬伊完全迷上了“這個矗立着充滿夢想般尖塔的溫馨城市”，和其中古老的學院、狹窄的小巷；還有牛津大街上的熙熙攘攘、鹿兒公園的安謐，和寂靜的謝韋爾河畔，那經人工修飾得美侖美奐的植物公園。她對朋友說：“我從沒有試過像在牛津這般舒適自在...”

傑克送了喬伊一份很珍貴的禮物——一冊由喬治·麥克唐諾親筆簽名，署於一八八五年四月二十七日的麥氏作品《老叟日記》。傑克在上面另題了：“由C. S.魯益士轉贈喬伊·達韋曼，一九五二年聖誕。”

根據華尼記載，他們一起過了“很多開心的日子”，而三人都察覺到他們之間友誼進展的迅速。不過，喬伊對傑克的感情，卻已經發展至比友誼更深的地步。之前，她愛想像與魯益士相戀，現在卻真的愛上其人。

傑克對喬伊的感受似乎懵然不知。本來他應該預見到自己對她的關懷會引起誤會，但一來他和女性交往的經驗很淺，二來他只當喬伊是位已婚婦人。即使喬伊在他面前約略提到自己和比爾之間的問題，傑克並沒有想到事情已到了幾乎無可挽救的地步。直至喬伊在窩區的假期即將完結，快要起程回美國時，傑克才發現她的婚姻問題的真相。

喬伊收到比爾一封長信，內容絮絮不休，但主要的意思卻很清楚。他說，“蕾奈和我自八月中旬左右開始相戀。如果不是這段戀情，這個夏天我不知會何等焦慮，因為經濟很是拮据。”

雖然喬伊在英國期間和比爾通過幾次信，比爾向她透露自己的再次不忠還是第一次，而且對方不是普通人，竟是她慷慨收留、親善對待的表姊妹。

不管喬伊對傑克的感情如何，她決定對這段婚姻作最後的挽救。《山上的火焰》最後一章談到十誡中的“不可姦淫”，喬伊在最末處寫道，“讓我們拋開解除這段婚姻的念頭，把精神放在如何促進上。讓我們付出最大的寬容、忍耐、公平和堅貞，使我倆的婚姻成爲一種真正的結合，不落入犯姦淫的收場。”

現在她自己的丈夫卻來信說，“我明白妳想回家設法挽回這段婚姻的決心。不過我覺得這樣做等於因要服從意志而犧牲生命一樣。...男女關係如果失去了身體上的吸引，無論如何志同道合也是枉然；我和妳之間再沒有這份吸引力，它已經消失了多年。”

比爾提出離婚，還表示希望喬伊能另嫁“一位絕頂好人”，到他和蕾奈也結婚後，兩個家庭可以比鄰而居，“好讓我們的孩子仍然可以親近爸爸和媽媽。”他在這個荒唐的建議之後，還輕描淡寫地補充說，“當然這個理想的安排，還要得妳同意才能成事。”

喬伊立刻徵求傑克的意見。他收過不下十多封信，向他訴說類似的困局，“親愛的魯益士先生：我二十歲便下嫁給一個自己不愛的男人...”不過，這次傑克所給的忠告卻有點出乎意料：他建議喬伊跟比爾離婚。

一九五三年一月，喬伊啓航回美國。華尼說，“我們大家都依依不捨，衷心盼望有機會重聚。”他們果然再次見面，而且比他們任何一人想像的更快。

第七章

主為我牧



劍橋大學的麥大倫學院。魯益士1955年獲該院“中世紀及文藝復興時期文學講座教授”席，工作輕，工資多，自己仍住牛津。



喬伊·達韋曼在《山上的火焰》中說，“姦淫有多種，但實際上結果都是一樣：心靈的腐敗、家庭的破碎、愛情的終結...”。

寫完這段話僅僅幾個月，她自己居然得親身証實其不假。一九五三年一月，她回到紐約，等待着她的是一個再度酗酒、對她粗暴的比爾：“比爾一見面就打我一通...一次差點把我勒死，兩天後竟然若無其事，一臉認真地問我，‘你幾時見過我行爲粗暴、凶狠？’”

她在英國享受到的愉快，與回來後所受的痛苦，成了再強烈不過的對比。她終於放棄挽救這段婚姻，同意了比爾離婚的要求，並相信“最終這對我會是一種福氣。...”

不過，他們基於經濟問題，因請不起律師得延遲辦離婚手續。最後，比爾在邁亞美州以離棄和無法相處為理由正式申請離婚。

與此同時，蕾奈也由紐約去到科羅拉多，申請和丈夫離婚。她的離婚手續辦妥後一年，即一九五四年八月五

日(也是喬伊和比爾正式合法離婚之日)，蕾奈和比爾結爲夫婦。

喬伊和丈夫協議分居後，開始爲自己的新生活作打算。本來她可以在美國任何一地重新開始，但她決定帶兩個孩子——大衛和道格拉斯——往英國居住。她寫道，“我簡直瘋狂地愛上了英國，迫不及待要植根在那裡。”

他們乘坐商船不列顛尼亞號，於一九五三年十一月抵達利物浦，然後轉乘火車到倫敦，入住靠近貝爾賽斯公園的艾沃卡酒店。

喬伊開始遇到一連串的問題。比爾答應每星期付六十美元作孩子的贍養費，並保證第一張支票會比喬伊先抵達倫敦。結果不然，支票在五個禮拜後才寄到。

這段期間喬伊只能勉強維持生活，又找不到可讓有孩子的家庭居住的寓所。終於酒店的東主把對街附屬大樓內一個連傢具的公寓租給她。公寓有兩個大房間，一架鋼琴和一個花園。酒店提供床單和打掃服務，浴室和盥洗室則公用，膳食設在酒店大樓內。不管怎樣，這總還像個家；喬伊在一封給比爾的信中說，“耶和華確是我的牧者！”

大衛和道格拉斯對新生活有喜有惡。大衛一開始便討厭英國，道格拉斯則視之爲一次探險，既好玩又難熬。不過，兩人都懷念父親和蕾奈的孩子以及蕾奈本人；喬伊訪英期間，他們和蕾奈相當親近。

兄弟兩人被連根拔起，移民到一個新國土，本來已經

不易適應，喬伊又堅持把他們送進私立寄宿學校，更覺苦上加苦。喬伊到訪過幾家學校後，選擇了薩里郡皮爾福特區的戴恩預科學校。這個選擇，主要基於傑克的朋友羅傑·蘭斯林·格林的介紹；格林自己的兒子便在這所學校就讀。

這家學校學費昂貴，大衛和道格拉斯也不喜歡，但喬伊認爲這兒的教育可以爲他們將來的生活打好基礎。她寫信對比爾說，“他們大了做什麼由他們自己決定，我只希望爲他們的品格和能力打好基礎，將來無論作何選擇都能順利適應。”

十二月初，喬伊帶兩個兒子到牛津魯益士家小住四天。傑克在一封寫給朋友的信中說，“上星期有一位紐約來的女士帶了兒子到訪。試想兩個獨身多年的老頭兒接待這種訪客！不過，一切非常順利，吃不消的是體力；美國男孩子的精力彷彿用之不竭。這兩個孩子走了四哩的崎嶇山路，只當是一天中沒完的活動之一；帶他們攀登麥大倫大樓，下來之後他們立刻說，‘再來一次吧！’”

喬伊向比爾形容這次探訪，說“兩個兒子和魯氏兩兄弟非常融洽。”她也提到了那些傑克聲稱叫人體力吃不消的遠足：“傑克好像返老還童，和兩個孩子趕着往前衝，跑過那最不好走、最泥濘、最陡峭的路；華尼和我則落在後頭，深感歲月不饒人。”

大衛初次學下棋，“不但學得極快，而且着得很不錯”，道格拉斯“鋸了一大把生火爐用的柴”，深受大家

歡迎；喬伊和兩個孩子都認為英國的火爐，比美國的中央暖氣好得多。

傑克形容喬伊的兩個兒子，“以我們的標準來說，他們出奇地成熟，但沒有那種過份早熟的老成；我們可以像對‘成人’般與他們說話，不過一轉頭他們又會像小狗般滾在客廳的地上打架。”

當時只有八歲的道格拉斯(他在船上航經北大西洋時，在一次風暴中度過生日)，對會見傑克印象深刻，儘管開頭沒有想像中的精彩。後來他回憶說，“我對他的第一個印象有點失望，因為一個八歲大的孩子，讀了他寫的王子殺巨龍的故事，難免想像作者是個穿盔甲——或者至少帶着劍一的勇士，但傑克完全不是那回事。他有點佝僂，頭頂已略禿，有一張帶着皺紋而看來很有幽默感的臉；他像一位慈祥、和善的老人，卻不像寫英雄故事的人。不過只過了五分鐘，我的失望便一掃而空。…”

道格拉斯在魯益士家的走廊上，見到一個巨型深色橡木衣櫥。他戰戰兢兢地問傑克那是不是傑克“童話書中的衣櫥”。傑克帶點神秘回答說，“可能正是！”故事中衣櫥的魔力又在小道格拉斯腦裡泛起。他後來說，“不知過了多少年，我才敢把大衣掛進那個衣櫥裡！”

《那里亞童話集》的另一個歷險故事《銀椅子》出版不久，傑克又寫完了第五集。這故事叫《馬與小孩》，大衛和弟弟有機會先讀傑克的打字初稿。此書一九五四年出版時，傑克把它題獻給“大衛和道格拉斯·格雷生”。

喬伊的樂趣，則來自和傑克的侃侃長談。他們各有千

秋，各有勝過對方(即使不是知識上也在經驗上)的專長：傑克深諳語言、文學和基督教教義，喬伊精通現代詩和政治思想。他們的談話環繞着這些題目以至其他多種話題，喬伊還特別為傑克講述英國和美國當代文化的異同。

拜訪完畢，大家互道再見。除了華尼之外，其他各人都有人生的新階段要面對。

喬伊要獨居並首次獨力撫養兩個小孩。離開美國時，她曾對友人沃爾舒說，選擇去英國的一個原因，是“那裡生活費用便宜，拿着比爾能付給我的一點贍養費，生活應過得去。”不過她仍擔心生活，補充說，“我深知他的為人，究竟會付多少事後才知道。”她不幸而言中，而且從一開始便拖欠。

不久，喬伊的生活已拮据不堪，不但付房租有問題(每周12基尼[相等於今天12英鎊—譯者])，孩子的學費也無着落。

大衛和道格拉斯一九五五年一月入戴恩學校讀書。傑克對他們適應新環境的艱難必定特別同情，因為他自己正要告別執教鞭近三十年的牛津，轉往劍橋的麥大倫學院任“中世紀與文藝復興文學”講座教授。(兩個學院都叫“麥大倫”，後者末尾多個“e”字，可能都是從聖經所記加利利海的“抹大拉”或耶穌復活後最早見到的“抹大拉的馬利亞”得名。牛津大學有間禮拜堂就叫“抹大拉的馬利亞堂”，照聖經應譯“抹大拉學院”—譯者)

離開牛津前，他去信一位友人說，“我相信會喜歡牛

津的麥大倫更多於劍橋。前者雖小，建築上卻像一塊完美的浮雕；那裡的人保守、虔誠、溫文儒雅—不像龐大的劍橋的麥大倫那樣左傾、無神、憤世且死硬。在這裡他們當我落伍，婆婆媽媽；去到那裡，可要變成一個“愛折磨人的頑童”。不過一樣有聖女抹大拉的馬利亞的蔭庇也真不錯：她現在對我的品格，比不認識我的人要清楚得多吧？”

話雖如此，他這樣寫可能希望說服自己和別人，他對這場變動一定能處之泰然。喬伊所形容的也許是真實的感受；她寫道，“可憐的孩子！他像一個快要入讀一所嚴格的學校的孩子般，憂心忡忡—他終日低聲自語說，‘真該死！好好的家何苦要離開呢！’嘴角都彎了下來，一副可憐相。他總愛把苦惱化爲幽默，但在牛津的麥大倫住了三十年，一旦要離別，悲傷自所難免；大概有點像離婚吧...劍橋學院雖然不俗，但絕沒有牛津那般美；魯益士還剛來信說，那裡飯後只有一杯葡萄酒，不像牛津有三杯！”

傑克到倫敦探訪過喬伊幾次；儘管他說劍橋的新職位“工作輕，工資多”，人住在牛津，往來牛津大學的人稱爲“另外的那地方”劍橋，也真夠費時。

自由的新生活對喬伊來說，變成一個越來越重的擔子。爲了餬口，她不得不每天在打字機前工作十到十二小時，以致根本沒有時間結識朋友，排遣寂寞。

喬伊的性格和背景也使她在英國不易交到新朋友。幸而她結識了傑克的一些朋友，其中以羅哲·格林和太太

瓊英及任職牧師的奧斯丁·法爾博士和太太嘉德琳最爲投契。

《山上的火焰》的英國版一九五五年面世。其中某些部份爲喬伊的夫子自道，相信沒有幾個讀者知道。例如：“...有些婚姻是上帝允許分開的，諸如一方遭遺棄，或配偶已身亡，或身體、心靈受到損害，或者要把孩子和對他們有害的父母一方隔離。”

傑克爲這書寫了序，除了指出喬伊的美國英語在語句和慣用語上與英國本土的略有不同，還形容她是特別適合寫關於十誡的人選：“可以這樣說，歸主的猶太人是世界上唯一正常的人類。第一，上帝給了他應許，他不負這些應許。他憑祖裔，也憑上天的恩惠，稱亞伯拉罕爲父。他一切按規矩而行，用嚴守律法的條例。從某角度看，其他人都是根據臨時條例來處理的個別案例...”

藉着魯益士的名氣，《山上的火焰》在英國銷得不俗，共賣了三千本(比美國多了一倍)，但版稅的累積需要時間，始終不能應付喬伊的燃眉之急。

魯益士兄弟盡量幫忙；喬伊替傑克的稿件打字，又爲華尼幾部有關十七世紀法國歷史的其中一本編索引，以幫補家計。不過，沒多久傑克開始送她現金應急；到比爾再沒有贍養費寄來時，他還爲兩個孩子繳付學費。

有人說傑克是在喬伊的壓力下給她金錢，但觀乎他的性格，應是本着基督徒的仁愛之心，主動相助。傑克在寫給一位也是受人接濟的朋友的信中說，“我們既同舟則應該共濟，要學會施也要學會受，...人須接受他人金錢的

幫助，給我們有施的機會。大家必須互助才能共存。”

一九五五年夏天，傑克進一步分擔喬伊的困難，建議她搬到牛津居住。他在距離窩區只一哩的地方找到一處合適的住所，堅持要代付房租。是年八月，喬伊和兒子搬進了位於赫定頓的舊高街10號。

數年後華尼回憶說，“她和傑克開始每天見面”，並接着說，“下一步會如何已顯而易見。”

查德·沃爾舒到牛津探望喬伊，“已可聞到喜事要來的氣味”，但這個時候傑克和喬伊的關係仍不甚明朗。

從傑克的角度來看，他並不認為自己和喬伊在“相愛”，但喬伊則毫無疑問地深愛着他，有些人更認為她已決定非嫁傑克不可。

這時，他們的結合並非沒有可能——喬伊搬到牛津的時候已經合法離婚，比爾也已再婚；不過，傑克和喬伊兩人對基督徒的婚姻操守信念都很堅定。正如喬伊在《山上的火焰》中說，“上帝關於婚姻的律法像快刀一般明利。祂說，人娶妻乃一生之久；除非(她)犯了姦淫，決不能離棄她(也只是一本福音書中提到這個例外)；離婚婦人再婚便犯了姦淫。”

不管他們在著作中如何說，或者信念如何，兩人的感情在旁人眼中已漸漸超越了單純的喜愛。喬伊在牛津結交了一些朋友(她和嘉德琳·法爾特別親密)，由於他們也都是傑克的友人，兩人在一起的機會很多，在大家心目中也自然地視為一對。

到傑克的自傳《意外的喜樂》出版後，牛津已流傳着不

少喬伊和傑克的緋聞。儘管傑克似未留意到書名語帶雙關，別人都看出其妙處，以致當時牛津大學內流傳一個笑話，說C.S.魯益士的確因喬伊的出現而有“意外的喜樂”(喬伊的英文名字Joy即“喜樂”之義——譯者)。

傑克與喬伊的感情漸深，他開始徵詢喬伊對自己著作的意見，而且非常重視她的評語。雖然喬伊知道自己寫作的功夫“不及傑克十分之一”，她很有信心能使他“更有自己的風格。”喬伊在他的這本自傳出版前看過書稿，還討論過，現在又在讀他另一本書的草稿。傑克很禮貌地(到這階段也可說很誠意地)告訴喬伊，她的意見非常寶貴。新作是一部講述丘比特和賽姬的神話，魯益士原擬把書題名為《真面目》(Bareface)，但後來因為出版商認為這名字聽來像西部故事，出版時終於用了Till We Have Faces為名(此書中譯為《裸顏》——譯者)。

不少人覺得《裸顏》是魯氏最出色的作品(雖然在風格上與他的其他作品截然不同)；其中一個主要人物——賽姬的姊妹奧璐兒，顯然有喬伊·達韋曼的影子在，或者最低限度靈感來自她。羅傑·格林和沃爾特·胡勃寫道，“奧璐兒屬靈上的旅途，媲美喬伊由猶太裔的背景，經無神主義和共產主義，最後回歸基督教的生命歷程。她的外在也有喬伊的影子：中年、相貌平庸，一個令魯益士有一段長時間當作男性朋友看待的女人...”。

書中一位男角和奧璐兒有一段類似的關係：他們開始時互有好感(但並無性關係)；漸漸奧璐兒愛上對方，但這男人始終沒有燃起愛火。

傑克在他的另一本書《四種愛》中，進一步分析了這種關係：“大部份社會裡，友情一般只限於男與男、女與女之間。異性之間的關係，通常不外乎喜愛與情愛，兩者之間鮮有像友情那樣的志趣相投...但某些職業(如我所從事的)裡，男與女擔當同等的工作，例如宣教士、作家與藝術家之間，則常見異性友情。”

他接着又帶出了異性之間親密友情所能惹起的麻煩：“有時一方付出友情，卻被對方誤為愛情，以致傷心下場或者尷尬萬分；有時雙方原來只有友情，卻演變為愛情...”魯益士在與喬伊相處的兩個不同階段裡，分別經歷了這兩“情”。

喬伊面對的問題仍未解決。一九五五年十月，比爾來信說找到長工，喬伊回信說，“不單止替你、也替我自己高興”。比爾付贍養費已經愈見疏落，喬伊在信中雖然輕鬆地報導了一下生活狀況——“道格參加了十一歲以下足球隊，已經贏了一場；大衛和托爾金教授通信，研究古代北歐的神秘文學，華尼在看《中途魔怪》(比爾描述巡迴表演團的新作)，但對那些團中人頗有恐懼”——她終於免不了提到金錢這棘手的問題。

喬伊表示儘管明白比爾經濟也有困難，但她“急需錢用”，而且聲明“不會再到傑克面前攤開手掌要錢。做過一次夠了。請你務必把錢寄來！”

比爾收信後寄來了一點錢。她回信認收，並說，“恩惠只得點滴，我需要的卻是甘霖。你不曾提到自己薪酬有多少：我估計應不少於每周一百美元。雖然你有別處

須用錢，但請勿把我們放在最後。”

為了說明事態的嚴重，她告訴比爾家裡連買煤生火的錢都沒有：“不打緊，我剛買了一大堆木頭路障——倫敦街上那種沾滿了焦油的木塊，燒起來蠻不錯的...”

儘管生活困苦，其中卻有不少快樂時光：“這裡的蓋伊·福克斯日適逢周末(英1605年火藥陰謀事件主犯Guy Fawkes，相貌奇怪，每逢十一月五日人們燒其肖像——譯者)過得真高興——這裡的煙花便宜，兩個孩子大放一番，但放得很小心，沒有造成任何損傷，除了花園裡一些還在盛放的金盞菊。”喬伊在牛津大學裡還開始薄有名氣。一九五五年，她應邀到蒲賽院(Pusey House)向學生主講傑克的老朋友查爾斯·威廉斯的事蹟。她說，“我向牛津學生講話已經夠有趣了，講題還居然是在這裡住了多年、廣為人知的威廉斯。世上真是無奇不有！”

一九五六年，喬伊遇到另一個難題。英國內政部拒絕為她的遊客簽證續期。這等於說，她和兩個兒子又要再一次連根拔起回美國。

喬伊要不被逐出境，唯一的方法是取得英國公民權；最簡捷的方法自然是和一位英國公民結合。傑克不知如何獲知這個辦法——也許他去查詢了有關法例，也許是喬伊告訴他的，反正他決定要和喬伊結婚。

傑克可能在好幾個月前已預計會有此一着，因他一九五五年秋天寫信給老朋友格里夫斯時，有這樣一段隱晦的話，“...那一樁事並無改變。我不認為‘作假’有什麼不妥；有關人等總會獲知實情。我認為‘落實’即等於姦

淫，因此絕對不可。(既完全不想，不難作此決定！)”

一九五六年四月二十三日，傑克和喬伊在牛津的註冊處登記結婚，見證人是奧斯丁·法爾和夫人嘉德琳。

兩天後，傑克把結婚一事告訴羅哲·格林，表示這樣做“純粹為相助朋友，是權宜之計”，並說他的律師擬好了一份法律文件，說明這段婚姻結合的理由。

華尼日後在日記中憶述這次神秘婚禮，說時帶點諷刺與幽默，“舊制度(Ancien Regime—尤指1789年革命以前法國的政治、社會組織—譯者)完結，復辟時代開始，中間只有不到四年。”又補充說，傑克向他保證，“喬伊會繼續以‘格雷生太太’的身份，住在自己家裡。這次婚姻純然是一種儀式，為使喬伊能有權在英國住下去：我懶得點破他，反正沒有意思。”

最後那一句，可見最低限度在華尼眼中，事情不會像傑克說的那麼簡單；他接着寫道，“喬伊的心思早已明顯得很；不久，她開始爭取權利，表示傑克每天到她家裡，又往往逗留至晚上十一時，有損她的清譽。倒也說得很是...”

過了不久，又來了另一個問題。喬伊接到迫遷通知。傑克雖然不認為他們的公証結婚屬基督教婚禮，(而且即使他立意不讓他和喬伊的關係淪為姦淫)他決定讓喬伊和兒子搬來與他同住。華尼寫道，“一切已準備就緒，可接他們一家來住，災難卻在此時到臨...”

一九五六年十月十八日晚上，嘉德琳·法爾突然感覺喬伊有不祥之兆，急忙撥電找她。電話鈴還未響起，正

從廚房內托着一盤茶具走出來的喬伊，因踢着電話線失足跌倒。她感到一隻腿骨折斷，痛徹心脾。她不能動彈，幸而電話聽筒就掉在她旁邊，裡面傳出嘉德琳·法爾焦急的聲音。

喬伊被送往溫菲德—莫里斯骨科醫院，醫生檢查了她的斷腿；她其實已經感到疼痛有一段日子，總以為是風濕。過了多月，那疼痛不斷加劇。現在檢驗之下，發現並非風濕，竟是致命的癌症。



在病床上的喬伊

癌細胞侵蝕她左腿的股骨，變得脆弱不堪，以致喬伊一跌倒，那骨頭便像乾枝般折斷。她的乳房又有一塊惡性腫瘤。

對傑克來說，這是悲劇重演。聽着醫生像宣判死刑般的診斷，一定教他回憶起母親罹病和逝世時的焦慮與恐慌。

傑克有一次指出，“無人能準確斷定友誼幾時化為愛情。”這時可能就是他們感情的

轉捩點。他一想到喬伊就要與他分離，才意會到這別離會叫他何等痛苦。

傑克堅持要把喬伊病情的嚴重告訴她：“我絕不會向一個成年的基督徒說謊。”他在這封給友人的信中繼續說，“你可以想像我的生命裡現在加添了美麗卻又滲着悲哀。相信你想不到(也許你想得到)我們之間竟有一份奇異的快樂，甚至可說是歡欣。”

喬伊在樣貌最難看的時候，卻贏得了傑克的心。傑克後來寫道，“多年前我寫關於中古愛情詩的文章，形容那種奇特、幾乎不真實‘像宗教一般的愛情’，心裡糊塗地只當那純粹是一種文學上的虛構；現在我才知真有其事...”。

傑克對喬伊的愛—還有那份滲透其中的傷痛—與日俱增。他寫信給老朋友格里夫斯：“失去她會令我悲痛莫名；我目前的心情真難以向你盡述—只能說有時感覺到一切感情都淹沒在那徹底的疲憊和無盡的麻木當中...”。

得到這晴天霹靂的消息前不久，傑克的《那里亞童話集》第七個故事，也是最末一個，名為《最後之戰》剛出版。故事中的人物終於到達了一個仙境般的花園：

“...他們來到一扇金色的大花園門前。初時大家都不敢動手去試試門能否打開...‘怕不怕呢？是這門嗎？我們有幸能進去嗎？’

“就在他們猶疑不決之際，園裡傳來一陣響亮而美妙的號角聲，門竟自動地大開了...”

第八章

神奇的大能



1958年喬伊大病初愈後，傑克在住宅花園中享受家庭的溫馨，“像一對二十多歲蜜月中的愛侶。”



“劍橋大學麥大倫學院教授C. S. 魯益士先生與現住牛津邱吉爾醫院的喬伊·格雷生夫人締結婚盟。敬辭賀函。”

這段啓事見於一九五六年聖誕前夕的《泰晤士報》私人啓事欄中。

喬伊接受了三次大手術後，於十二月初轉到邱吉爾醫院。傑克開始爲往後的事作好準備。他把大衛和道格拉斯接到窩區的家裡，並決定把自己和喬伊私下舉行了的婚禮公諸於世。

大約在這時候(不過據華尼的記憶，這要求在較早前已提出)，牛津的主教接到請求，希望准許傑克和喬伊行基督教婚禮。

十一月，喬伊仍須接受手術。傑克在給經常與他通信的那位美國女士的信中說，“我相信做完新郎很快就要緊接着做鰥夫了；婚禮甚至可能會在彌留之際舉行。”

可惜牛津主教不認可這段婚姻。有爲他們辯護的說，比爾既在娶喬伊前已有過一段世俗婚姻，而比爾和喬伊

成婚時兩人又未歸信基督教，那喬伊認識傑克時，照基督教的定義應不算已婚。沃爾特·胡勃神甫說，“如果說上帝所結合的(包括世俗的)人不可分開，那格雷生仍是他第一任妻子的丈夫；如果說只有基督徒結的婚姻不可分開，那威廉·格雷生和喬伊·達韋曼不算結過婚。”

無論如何，英國聖公會的官方立場始終認為，根據舊約聖經，離婚者如再婚即算犯姦淫，這觀念至今未變。因此，教會絕不能承認這段婚姻，更遑論以宗教儀式舉行。

儘管這個裁決似乎有點過份，甚至不近人情，牛津主教別無他法。更何況魯益士是位知名度極高的基督徒，為他破例，更會招人非議。

傑克只好退而求其次，自行公佈已和喬伊合法結婚。他在給好友格里夫斯的信中解釋說，“如果她又度過這次險境，出院後自然不能再獨居，必須搬來與我同住。如此一來，(為免惹來閒話)我們必須短期內宣佈已婚。”數星期後，傑克小心擬了一份啓事，在《泰晤士報》上刊出。

傑克在信末又說，“相信你必為喬伊和我禱告；也請為華尼禱告，因喬伊一旦離我們而去，他也會傷痛異常。”

華尼這時早已廓清了對喬伊的疑慮，兩人變得情同兄妹。他在日記中說，“自她罹病，我對她的愛更深；她的頑強、樂觀叫人擊節讚賞；她談到自己的病況和病情起伏，神態自若，彷彿病的是他人而不是自己。願主賜她康復...”

可惜喬伊並無起色。一九五七年三月，她進溫菲德醫

院接受放射治療，病情急轉直下。華尼在日記中寫道，“這是一生中一個最痛苦的日子。喬伊已判死刑，大限在即。”

喬伊這時漸感絕望；她寫信給友人說，“我情緒很壞；他們向我保證愛克斯放射治療一定有效，我還滿心歡喜，以為可與傑克最少再有一年左右的快樂時光——看來我得帶着這隻斷腿，躺在醫院病床上等死，無法讓殘生過得稍有價值，或較易度過...我努力不讓信心動搖，但實在不易；病情如此殘狠，來得莫名其妙...希望我們所信的都屬實，我已不敢對此生抱何奢望。”

在傑克的鼓勵和支持下，喬伊稍微振作，甚至再寫信給友人說，“現在我覺得能欣然接受那要來的，痛楚已不再那麼可怕——也許這是我應受的，而且我相信我需要經歷此苦難，...傑克提醒我，做人不應向絕望低頭，難以預料的無常世事是上帝要我們背負的十字架。”

雖然喬伊形容一切“看來比以前好得多”，她的病情仍然繼續惡化。醫生們已盡了最大的努力；傑克為了不讓喬伊躺在醫院裡等死，要求院方批准她回家；院方沒有異議。

還有一個未解決的問題，就是他們兩人是否可算在神面前結合。有些人認為(包括華尼在內)，他們的公証結婚儀式，對傑克來說並非只屬仗義助人。如果此說不虛，那兩人現在應可坦然以夫婦身份同居。說到底，他們自己始終認為婚禮必須得到上帝的同意。

在一次偶然的機會下，事情獲得解決。傑克邀請了一

位以前曾是他學生的彼得·拜德到窩區的家探訪。拜德是神甫，經過幾次不尋常的遭遇，相信自己有信心治病的能力。他把這些遭遇告訴了傑克，並和他討論過信心治病的事。

傑克對這種事沒有成見。他認為替病人禱告“絕對正確”，但對禱告時加上塗油或按手等形式則有所保留。他寫道，“一位施行信心治病的基督徒，究竟是真由信仰和仁慈所驅使，抑或是出於一種屬靈上的驕傲，我們無從深究，那是他和上帝之間的事。至於治療是否見效，顯然須由醫生斷定...”。

拜德對自己能醫病的事非常慎言，而且為人也甚謙卑，令傑克覺得這位年輕人不可能有屬靈上的驕傲，而確有治病的恩賜。他請拜德為喬伊按手禱告。

拜德同意為喬伊禱告後，傑克便帶出婚禮的問題。本來傑克沒理由要求他來主持一個主教也拒絕主持的儀式，但為了使愛妻餘下的僅有日子好過一點，他不惜冒昧提出。

多年後，拜德在給為喬伊寫傳記的作者的信中說，“基於當時的環境，女方渴望得到上帝的憐憫，好讓一個棘手的困局和平解決，我實在不忍心拒絕她。”華尼認為一位神甫能同意以英國聖公會的儀式，為傑克和喬伊主持婚禮，“是十分慷慨之舉”，因為拜德明知道這樣做不單會惹來他所屬的主教強烈不滿，連那個與他無關的聖公會主教也會極之不悅。

一九五七年三月二十七日上午十一時，婚禮在溫菲德

醫院簡陋而充滿消毒藥水氣味的環境中舉行。新娘躺在床上，用枕頭支撐着，新郎坐在床沿，冷清的婚禮由拜德神甫主持，觀禮的只有華尼和一位看護喬伊的修女。

婚禮上的互誦誓詞聽來特別教人心酸：傑克和喬伊宣讀盟誓，向對方承諾“甘苦與共，不論貧富，不論健康、疾病、相親相愛，至死不渝。”

華尼寫道，“我感到心痛不已，特別喬伊那堪憐的願望，但求能以傑克妻子的身份去世。不過，憐憫一個像喬伊這般堅毅的人，對她可說是一種侮辱。”禮成後，拜德神甫按手在喬伊身上為她的康復禱告。

傑克明知喬伊的病情難有轉機，但他畢竟是血肉之軀，難免暗暗盼望仍會有一線生機。他也許記起自己十年前在作品《神蹟》中說的話：

“我們不應把命運當成一卷影片，大部份時間自動放映。我們的禱告有時也能在其中加插一些片段。相反地，我們應該認為這卷影片放映時，裡面已經包含了我們的禱告和其他一切行動的結果。你的禱告能產生效應，這點不容置疑。你祈求的事發生了，必定是你禱告的結果。如果相反的事發生了，並不代表上帝沒有聽你的禱告；祂只是在經過考慮後拒絕了你，是爲了你好，也是爲了整個宇宙着想。”

婚禮一星期後，喬伊出院，乘救護車回到窩區的家，給安頓在客廳裡。傑克寫道，“我對她寸步不離”，雖然家裡有一位醫院來的留宿護士。一個月後，傑克寫信給一位友人，說他“過着醫院男看護的生活，幾乎連禱告和吃飯的時間也沒有。”

此外，還有大衛和道格拉斯要人照顧（“叫兩個上了年紀的單身漢筋疲力竭！”）。不過，傑克和華尼對教養孩子雖然全無經驗，卻有一個特殊的有利條件，就是他們曾“親身經歷這兩個孩子面對的苦難”。道格拉斯記得傑克帶他和哥哥到醫院探望母親，告訴他們她得了癌症：“他處理得很好——比他自己父親多年前做的好得多。…”

傑克的煩惱已經夠多，偏偏華尼酗酒的老毛病又告復發，往往幫不了傑克什麼忙。不過，華尼深深體會傑克此際感受的痛苦。他在日記中寫道，“現在僅存的希望，是臨終的時候不會有太多痛苦。人說‘認命’，真是說得輕鬆，做起來何其困難；何以傑克如此命途多舛？他最好的三十二年給摩爾太太糟塌掉，現在剛見到無限好的夕陽，又遭無情地粉碎了。”

在這段傷感的記載末尾，華尼寫道，“整件事發生得如此快，七年前我們還不知道有一個叫喬伊的人。”他當時大概想起一九五〇年一月，他們第一次收到一位喬伊·格雷生太太的來信的情景。

就在傑克苦痛難耐之際，比爾來信對喬伊表示，她一旦過世後，希望大衛和道格拉斯能回美國。終於還是由傑克寫了一封曉以大義的回信：“…喬伊接到你的信時，剛熬了一天的痛楚。信給她的打擊很大，她感到世上唯一剩下的希望也給奪去。你此舉無疑落井下石，叫一個將死的人還多受折磨。她最擔憂的，正是兩個孩子要歸還你撫養。他們年幼時，家裡發生的某些事件（當時你因不能自制），令你在他們心目中成了一個可怕的人物。待

他們學業有成後再回美國，那又當作別論。現在他們正面臨童年最大的悲慘（我是過來人，深悉其中痛苦），若再強迫他們離開這裡已熟悉的環境，粉碎他們僅存的安全感，其後果真不堪設想。我深信你若明白你這要求之殘酷，必定不會提出。”

對於比爾要求喬伊死後，取回兒子的撫養權，傑克答覆道：“你我必須以孩子的幸福為主，…要你‘永不能見到他們’，當然不近人情。然而難道不能等他們大了，才來一次和平的真正團聚嗎？現在在他們心碎之際，逼令回到你身邊，反會造成你們之間永遠的決裂。他們記得，你曾向屋頂開槍洩憤，砸爛椅子、當眾大哭，甚至把酒瓶砸在道格拉斯頭上。大衛知道你未與他母親離婚時，已和你現任妻子同居，大為反感。孩子們對這種種事情的陰影永難消除，而且他們與成年人一樣，心中也有正義感。”

傑克還斷然指出，比爾如再堅持，他必循“所有法律途徑”，制止兩個孩子的回歸。最後他說：“對這個你曾愛過的女人，你可選擇減輕或者加深她的痛苦。你可選擇日後在適當時機再贏取兒子的愛與尊敬，或者就此叫他們與你永遠脫離。我勸你切莫任性，還是順從其他有關人等的意願為上策。”

比爾讀信後立刻回心轉意。

喬伊回家後數星期，傑克寫信給羅哲·格林道，“喬伊須全時間臥床，…但幸好並無痛楚，睡得安寧，而且心情開朗。”傑克反而陷入痛楚。他禱告，求神讓他可

以分擔喬伊的不適。不久，喬伊果然痛楚大減，而他則感到腿上疼痛萬分。醫生診斷後，指傑克缺乏鈣質：“這病既不能根治，也無生命危險。一般人患上無可醫治的衰老症時才會有此病徵，不知我何以現在就得到這毛病。”與此同時，極需要鈣質的喬伊，身體開始產生較多鈣質。

傑克因想起當年母親迴光映照的情景，對喬伊的好轉不敢過份樂觀。五月時他寫道，“醫生們雖然不敢期望過高，喬伊的病的確暫時停止惡化，很出他們意表。她已很少痛楚，許多時完全不痛，體力漸次恢復，胃口與睡眠都好。矛盾的是，這反而令她心情差，不甚平安。當然，健康愈見好轉，生存的意願便愈強。我們會受到奢望的折磨。簡而言之，被關在地牢，比牢門敞開，盼望陽光與鳥語流瀉而入要容易忍受得多。...”

過了數月，他們的希望愈來愈濃：“喬伊表面上健康良好(也不知是喜是悲)，相信除了醫生之外，大家都敢肯定地說她已康復。...”

不久，連醫生也開始相信喬伊確已戰勝了死神。她的癌似乎受到控制：骨上的癌細胞已經不再擴散。之後就如傑克所說：“大勢開始回轉”：癌細胞逐漸消失，身體長出了新的骨頭。

到九月，喬伊已能起床，坐在輪椅上。兩個月後，她寫信給比爾，說自己“已能爬二三級樓梯，走五十呎左右，幾乎能如常地坐，甚至跟‘大人’一樣如廁——這一進展可真了不起！”到了十二月，她靠着一隻加厚的鞋，

已能在屋裡和花園裡走動：傑克寫道，“雖是靠着一枝手杖一拐一拐地，但畢竟能夠走路了。”喬伊病情好轉已不容置疑，傑克不得不接受妻子正在康復的事實。“那天她竟不自覺地站起來要去接聽電話。這種不自覺的行動表示她病情真的有了突破——前陣子怎樣也不聽話的軀體，現在可以本能地活動了。...當然，達摩克利斯頭上的劍，仍然懸在那裡(希臘神話中暴君狄奧尼修斯以人髮把利劍懸在他佞臣達摩克利斯頭上，隨時髮斷、劍落、人亡——編者)；或者應該說，現實迫使我們留意到這把每人頭上都懸着的利劍？”

一九五八年三月，喬伊的病況續有進展。羅哲·格林到魯氏家中吃飯，事後在日記中記載道，“雖然令人難以置信，但(喬伊)真的行動自如了。”七月，喬伊還陪同傑克出席道格拉斯在學校的頒獎典禮。看來奇蹟真的出現了。

喬伊在給朋友的信中說，“我的病情已暫時穩定下來。這情況或可持續三至四年。...在這不幸當中，傑克和我竟出奇地快樂：我們看來像一對二十多歲，蜜月中的愛侶，而不是現實中的中年夫婦...。”他們離家度假幾天，傑克有這樣愉快的描述：“做了這麼些年的單身漢，不禁有點像偷情的感覺(‘和一個女人住進酒店裡’，就像報上那些鬧緋聞的人！)”

他們的愛因分離在即而加深，現在喬伊暫得緩刑，他們不禁愛得更濃。傑克對朋友說，“可知道我從未想過真能有今天的感覺。本以為二十多歲時已錯失了的快

樂，誰知竟在花甲之年重拾。”喬伊說得較簡潔，“電影裡和詩人說的事，現實世界裡真的有！”

道格拉斯說道，“自古至今，世上沒有比傑克和喬伊相愛更深的一對。”

喬伊的康復雖然是禱告的應驗，但對華尼卻造成問題。她搬進窩區的家裡，本來是等待臨終，自然不足對華尼造成什麼妨礙。現在她可能要再活數年，而且隨着體力的恢復，開始對管理家中的事務躍躍欲試。她對朋友說，自己“就像大宅中的女主人！”華尼興起離開的念頭。

他寫道，“我在窩區的家裡，過了幾乎二十年的女性專權生活。之後我們享受了幾年自由自在的純男人生涯。現在家裡又有另一個女主人；我已下定決心，無論如何不要再活在以往那種舊制度之下。我已作好初步安排，在(他們的)婚禮後，悄悄地退出，到愛爾蘭另建家園。”

華尼的計劃很快便告取消：“我還沒有機會向他們暗示，便發覺傑克和喬伊從未想過我會離開這個家。如此一來，我只好試試這個‘新制度’，才決定是否進行我的愛爾蘭計劃。”

華尼一試之下，發現“我的擔憂很快便一掃而空。傑克的婚姻，使家裡的生活更多姿采，更有生氣，因為多了一位機智、胸襟廣闊、博學而甚有容人之量的基督徒，而且是一位不可多得的傾談對象。更難得的，是她對我偏愛的十七世紀法國歷史也甚有興趣，而且認識很深...”

不久，喬伊便為華尼的新作《攝政者醜聞》作顧問(他

把書題獻給“我的弟婦喬伊·達韋曼”)，而且還幫忙他戒酒一應付了比爾多年的酗酒問題，她在這方面特別有經驗。

對傑克來說，喬伊經常展示她敏銳的思維：他最愛在言談中，讓喬伊堵住他的自大，把他打回原形。道格拉斯記得有一次傑克在飯桌上大發偉論，喬伊打斷他，幽默地說，“快閉嘴！誰拿些杜書蟲的藥來，別讓他再在那裡賣弄才學！”

她又為傑克的寫作帶來尖銳的新取向；傑克承認這對他寫《〈詩篇〉擷思》和《四種愛》幫助極大。

《〈詩篇〉擷思》是傑克十年來第一本詮釋《聖經》的書；喬伊給他講解的猶太教精要，令他獲益良多。至於《四種愛》，他如果沒有和喬伊由相愛而結婚，相信也無從寫出。《教會時報》評《〈詩篇〉擷思》一書時說，“是魯氏顛峰之作。每一頁都充滿創新、鮮明而發人深省的觀察，在在反映魯氏橫溢的才華。”這可說是傑克最成熟的作品，理智中帶有感情，理論輔以實際經驗：

“兩個人的爭論正好看出基督教與猶太教觀念不同的地方，但兩者都應記取。作為基督徒，我們當然應該為自己的憤怒、惡意和任性感到遺憾，本來就不該讓討論演變成爭執。不過，有一個比這更遠為低層面的問題：我們是否假裝為某件事感到憤怒，而真正激怒我們的，卻是另一個自私得多的原因？我們是否裝成感情脆弱‘受到傷害’，事實上令我們不悅的，是忌妒、虛榮心不獲滿足，或者己意不得逞？這種策略往往見效，對方總會低頭。他們低頭的原因，並非因

爲不明我們爲何惱怒，而是因爲經驗告訴他們，不低頭要遭大咬一口，私隱要被張揚，大家的關係會愈搞愈糟。...我們得勝了，用的手段是欺詐。不過，對方很是耿耿於懷。這種一般稱爲‘脆弱的感情’，是用來在家庭中專權的一大武器，有時甚至是一輩子的專權。”

喬伊對傑克的作品深感興趣是很自然的事，自她初到英國已如是。現在本着愛與感激，她開始關注他的生活。傑克不善理財，財務弄得一場糊塗，喬伊接管了他的財政。傑克不算富有，但經常遺忘一些收了的版稅，往往以爲自己山窮水盡，卻原來還有大筆款項(有一次多至900英鎊)在銀行不生息的支票戶口裡。

喬伊又開始整頓窩區的家，提高魯氏的生活質素。魯氏兄弟的王老五住宅，狀況之差，多年來遭牛津大學的朋友笑稱爲“the Midden”(中世紀英語，直譯爲“糞堆”)：喬伊寫道，“這裡已失修了三十年，牆和地板滿是洞，地氈破舊不堪—事實上整間屋就靠沿牆的書架支撐着，要是挪開一個書架，屋子恐怕就要塌下來！”

幸而房子並沒有真的塌下來。不久，喬伊便“酌量做了些油漆和修補的工夫”，屋頂的洞給補好；自戰後便沒用過的中央暖氣系統也修好了。喬伊花了點錢買了些家具和窗簾(還特意惡作劇地讓傑克以爲花了一大筆錢，引他大發雷霆，其實全部都是減價貨品)；總的來說，窩區的家不單變成像樣的住所，而且有家庭的溫馨感。

一九五八年五月，喬伊寫信給羅哲·格林說，“這裡現在真像個家了。牆上髹了漆，天花板修補好，床上鋪

了乾淨的床單—我們可以接待幾位客人留宿。...我在屋外的樹林四周築起欄柵，把擅闖者通通趕走。我用賽跑起步的發令槍向他們響了幾聲，他們便沒命的跑掉！務請到寒舍一敘。”

喬伊粉飾完家居，也爲傑克的衣櫥來一次大翻新。傑克慣常穿的破外衣、舊帽子和肘部也磨穿了的套頭襯衣都給扔掉。雖然傑克有時假裝不勝其煩，暗地裡其實爲賢妻帶來的改造滿心歡喜。多年來，這是他和華尼首次過着舒適的生活。

大部份傑克的老朋友因見到他的快樂、滿足，都接受了他的新生活方式。有些卻認爲傑克和喬伊的結合，背棄了他們的友誼，和他自己的原則。其中托爾金尤其認爲整件事“異常奇怪”。托爾金身爲一個虔誠的天主教徒，見摯友竟與一位離婚婦人結合甚感震驚。此外，他要從第三者處得知婚訊，也頗爲難受，特別是他曾把自己婚姻上的問題私下向傑克傾吐過。

七月，傑克帶喬伊到英國西部的威爾斯補度蜜月，之後再去愛爾蘭看那翠綠山谷和霧裡群山。他們決定乘坐飛機，因爲坐船對喬伊來說太冒險。傑克寫道，“我們兩人都是第一次飛行，初步的虛驚過後，不禁爲之着迷。從高處俯瞰雲海，別有一番美麗天地—又在雲朵之間的隙縫，瞥見‘我誕生的那塊陰暗世界’...”

喬伊很爲愛爾蘭傾倒。她寫信對比爾說，“天氣風和日麗，一切都泛着一道奇異的金光。群山在清朗的空氣中像寶石般閃耀。...這裡的美帶着簡樸，但確是我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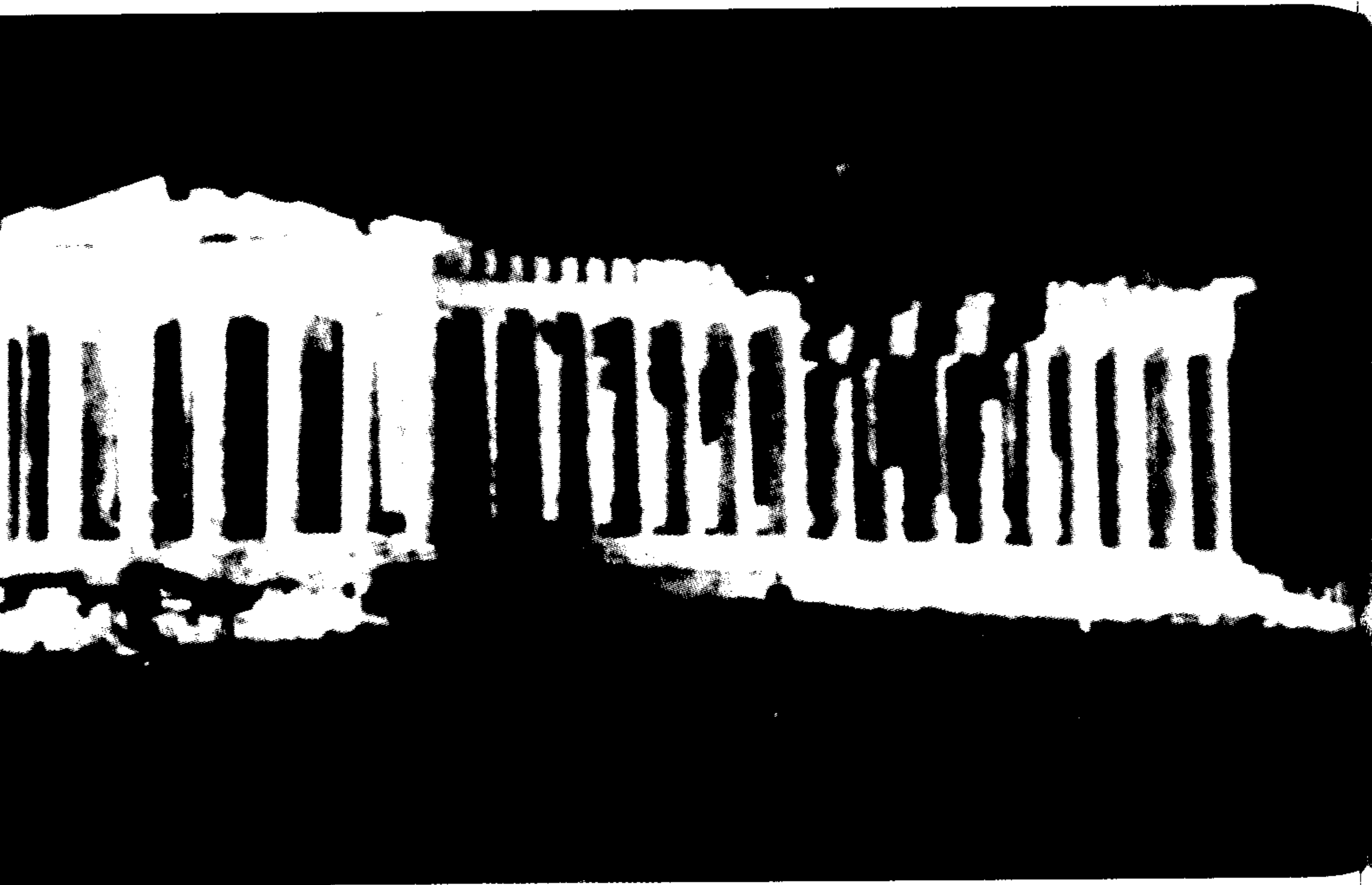
見過最美麗的地方。”

他們遊遍路扶(Louth)、道恩(Down)和唐尼高(Donegal)。回來後傑克寫道，“(我們)完全為那青藍的山、金黃的海灘、倒掛的深紅金鐘花、拍岸的浪濤、嘶叫的驢子、泥炭的氣味和初放的石南所醉倒。”

喬伊復原後的日子充滿着喜樂—能逃出死神的魔掌，使這段時光倍覺甜蜜。對他們二人來說，生命與愛情彷彿接觸到時間誕生前已有的那深不可測的神奇大能，脫胎換骨，進入了一個新境界。

第九章

夢縈幽谷



一九六〇年春，魯益士陪喬伊訪問心儀已久的希臘。在帕特農廟的美景中用茶，看白雲飄過了無纖塵的碧空，陶醉在忘我的天地裡。三個月後，喬伊帶著美麗的回味撒手人間幽谷。上圖為帕特農廟。



一九五九年一月，《大西洋月刊》的讀者也許讀到過一篇魯益士所寫題為《禱告的功效》的文章。他寫道：“我站在一個女人的病榻旁，她的大腿骨已經給癌侵蝕穿了，還有許多骨頭也成了癌的繁殖地。她需要由三個人抬着才放上病床。醫生說只有幾個月好活，但護士們說，恐怕只能活幾個禮拜（護士通常說得準過醫生）。有個善心人為她按手禱告，一年後，這位女病人不但能走路，而且可以穿越樹林，在山路上走。那位替她照最後幾張愛克斯光的人說：“這些骨頭像石頭一樣結實，真是奇妙。”

看來的確奇妙。到這年秋天，喬伊已經可以輕輕鬆鬆散步，有時走個一英里。她的骨頭上還有幾個小洞，免不了感到痛。她說出原因：“一隻腿比另一隻短個三英寸，走路不是很容易的。”除此之外，她身體可說“出奇地好，出奇地有勁”。她告訴比爾，醫院的人“對我說，我是他們（戰勝癌症）的光輝成就；別院的醫生來，就要他們來觀賞我！”

一九五九年十月，癌開始消散後將近兩年，喬伊去醫院作例行愛克斯光檢查。傑克寫道：“這次檢查是唯一的一次大家沒有帶着絲毫恐懼去的。她的健康似乎無懈可擊...”可是，從愛克斯光片上卻看出癌又捲土重來了。

傑克在他寫的神話故事《裸顏》中，借主角奧璐兒的口問道：“諸神要我做什麼呢？囚犯可以忍受地牢之苦；但他若逃獄，就要逃脫之際，已經呼吸到外面的自由空氣了，...卻又給抓住，再繫上枷鎖，再聞到地牢裡禾桿的臭味，他能忍受嗎？”他現在用這比喻來描寫喬伊多舛的命途：“真像犯人已逃過了重重門禁，幾乎已見不到囚他的古堡，又給巨人捉回。”

可見得她的康復並不是真正的康復。傑克在寫給他美國女友的信裡說，“那只是緩刑，不是赦免。”他接着說，“看來還有幾年的命好活，看來醫生還能給她回春，但所能作的只是後衛工作。我們在撤退，醫生替我們擋住追兵。”他接上重複幾個月前說過的一句話，但意思已完全不同：“情況急轉！不錯，上帝作過的事，祂可以再作。天空現在已不像我在醫院裡和她偕連理時那樣昏暗。她現在很勇敢，反而給我打氣，多過我給她精神支持。”

華尼的感觸差不多，認為喬伊的果敢和生命力，“教我們可以一連幾小時，甚至幾天，將灰暗的影子置諸腦後。”可是這影子並沒有走開，那些癌的黑點和腫塊復現，以致於連喬伊都會半開玩笑地說：“我身上的癌真多，多到可以成軍。”到一九六〇年三月，醫院婚禮後

三年，放射性治療對她身上的癌已起不了作用。

傑克曾經用希臘神話中暴君狄奧尼修斯懸在他佞臣達摩克利斯頭上已出鞘之劍，來形容他和喬伊此刻危殆的情況。這把利劍用人髮懸起，隨時髮斷、劍落、人亡。

傑克接着寫道：“你知道情況危急，可又不能不等，等愛克斯光片沖洗出來，等專家完成他的研究報告。在你等待期間，人仍得活下去。巴不得可以像動物，鑽到地下去冬眠，熬過這段時間。可怕的焦慮又引發不少副作用，腦中思潮起伏，無休無止，居然想從明知無用的異教術數中求取一二指引。當然，我們禱告，可是禱告也成了苦痛另一種形式的唉哼。”

這是傑克後來對這段苦痛日子的追憶，收在他的主要談論禱告的《致馬爾肯書信集》中。他寫詩來排遣痛苦，在一首題為《舊病復發》的詩中，最後幾句是這樣寫的：

...舊日痛楚今雖逝，
回春妙手已無濟！
苦忍的煎熬重來，
不能再忍亦得忍！

癌繼續向全身擴散，喬伊咬緊牙關苦鬥。靠着信心，也靠着毅力，她奮鬥不息。她內心有個渴切的願望，期盼有天能實現：她盼望與傑克去度假，重享一次蜜月的溫馨。不過，度假的地方不是原來的翡翠島，而是希臘一喬伊一生夢寐以求一睹的地方。

英詩人拜倫對希臘有如下的詠唱：

希臘一山明水秀，
逝去的光輝留下的餘暉一抹。
不朽，可惜已不再，
衰亡，仍見其偉大，
值得作最後的憑弔。

魯益士夫婦的摯友格林伉儷一九五九年遊罷希臘歸來，與奮莫名，傑克聽後也爲之雀躍，表示格林伉儷若願重遊，可以和他們結伴。是年冬，羅哲爲他們四人作了登記，參加“飛翼之旅”旅行團，定次年春天出發。

傑克從小就酷愛希臘神話故事，但從未興訪此世界古城之念，唯恐實情實景有損他想像中的希臘之美。國外之行，他能避則避，一生中只離開英倫三島兩次，一次爲八歲，隨雙親渡海峽去彼第厄普(法國北部小鎮)度假；一次爲大戰時期，隨軍服役法國。現在，他什麼都顧不了，只要能教喬伊時日無多的生命開心，可以留下記念的事，他都甘心爲之。

陪一個罹患癌病的人踏上遠赴希臘之旅，傑克儘管小心翼翼不露形色，也難盡掩內心那份憂懼。他自己患有高血壓，又有骨骼稀疏症，如果旅途中喬伊病情突然加劇，他恐怕無力應付。因此一定要有心照不宣的好朋友同行，遇有變故，可助一臂之力。格林夫婦當然是上上人選。

羅哲·格林攻讀墨頓學院時，已遊過一次希臘，爲當地的景色與藝文所傾倒，後來以古希臘爲背景，寫有供兒童閱讀的小說，又出版了希臘神話重寫本《希臘英雄

故事集》。羅哲的妻子瓊英，爲人朗爽，知多識廣，是個善解人意、談吐不俗的女性，有她和喬伊作伴，再理想也沒有了。

癌疾復發，度假之夢似乎難圓。傑克態度仍舊樂觀，在致羅哲講到喬伊又給巨人捉回的另一信中，他說，“是否能獲恩佑再次見到神蹟，又或是否秋決難逃，無人知道答案。但她很可能來春作希臘之旅，請爲我們代禱。”

一九六〇年三月，傑克憂心忡忡露於形色。他寫信給格里夫斯，“癌已在她軀體的每一部份再度出現，雖有放射治療，能止住一處舊痛，但另一處又生新痛，醫生已不存治癒之望。...我們希望趁此假期來次閃電旅遊，搭飛機往希臘，最遲來夏實現，不敢作再後的打算...”

看來一切都對喬伊不利，但她奮鬥不息。春天初臨，她訪希臘之心越見堅決。儘管醫生勸止勿冒此“大險”，她在給比爾的信中仍說，“我寧願快快樂樂地去享受一下站在希臘雅典娜女神廟(又稱巴特農神廟—譯者)台階上的快慰，好過悲悲淒淒地呆在這裡。”

一九六〇年四月三日，是個禮拜天，魯益士夫婦和格林夫婦在倫敦機場起飛，送別的有道格拉斯。坐的是小型維京機，飛經法國里昂、意大利的那不勒斯和布林迪西，到達希臘首邑雅典。

傑克沒有把喬伊病情的惡化情況告訴格林夫婦，但二人從她痛楚的廣及全身已經可以看出端倪，明白痊癒無望。經過旅途一番顛簸勞頓，喬伊在雅典下機後，往機

場大廈已舉步維艱。羅哲在日記中說，“我們立即學會了‘輪椅’這個名字的希臘語，以後可以派用場。”

第二天，喬伊體力不濟，早上無法隨團遊馬拉松—希臘人擊退波斯大軍的古戰場。傑克留在旅館陪她。中午，二人和格林夫婦一道午餐，下午同遊雅典市區，也就是詩人詠唱的“希臘的眼睛、藝術與雄辯之母”。

喬伊出人意表，居然可以爬上著名的雅典衛城(其上築有帕特農神廟)，在衛城的台階上(入城的大門那裡)，傑克和喬伊找到了一處可以坐的地方。羅哲事後追憶道，“二人共坐用茶，在帕特農廟和建築精緻的厄瑞克修姆廟的美景中，看蜜黃色與古橡牙色的圓柱，襯托着了無纖塵的碧空，偶爾有一兩朵白雲飄過。”

禮拜二，他們參觀了希臘南部古城邁錫尼。這是國王阿伽門農和他的兒子俄利斯特士居住過的城市(阿伽門農是特洛伊戰爭中希臘聯軍統帥，其子俄利斯特士因父為其母之奸夫所殺，曾為父報仇—譯者)。據神話所說，此城為天神宙斯的獨眼巨人庫克羅普斯所建。傑克觀摩用巨石修築的高大城牆與獅門遺蹟，嘆為觀止。置身此古代世界一次最偉大的歷史演變發生地，深有所感。羅哲寫道，“他突然立住，不勝感喟地說：‘天呀！當年人類始祖所受咀咒居然揮之不去，延續至今。’聲音帶着敬畏也有驚訝。此情此景我永難忘。”

四月六日，禮拜三，這天是這兩對夫婦的“吉日”。羅哲寫道，這是“整個旅途中最值得記下的一天”，他接着寫，“傑克事後說，是他一生當中最超絕的少數日子中

的一天，也是圓美快樂偉大時光的最後一抹”。他們僱了一部小轎車，由一個粗懂英語的人駕駛，去看著名的達夫涅城，參觀了阿波羅廟和馳譽世界的拜占庭教堂。堂內圓頂有彩色玻璃所砌基督像，宏偉無比，古今宗教圖像在這裡互相輝映。

傑克日後追述，“我做了一件其實多餘的事，不讓喬伊(和我自己)在希臘沾染異教氣息。人到了達夫涅城，難禁不向醫治之神阿波羅祈禱。不知怎的，內心似乎覺得並沒有什麼不對，阿波羅只是外在形像，心中所信的是基督，便無何不安...”。

他們從達夫涅坐車往訪古城依洛西斯，參觀古城堡，此堡壘的巨大城牆厚達八英尺。他們穿過“香氣濃郁的松樹”和“在陽光下閃着銀光的橄欖樹叢”，來到海岸旁名叫埃哥斯托納的小村。其地在哥林多海灣畔。他們在這裡午餐，喝土產茴香酒，吃煎魷魚、紅鱈魚、羊乳酪與新摘下的柑桔。

羅哲在他的日記中寫道：“我們在那裡留連數小時，停歇了原來熱鬧的談話，陷在一片滿足的沉寂中。只聞海浪輕柔的拍岸聲間歇傳來，還有蜜蜂的嗡嗡低唱和知了的鳴奏。海灣籠罩在藍色的氤氳中，添上希臘出奇清澈的天色，我們陶醉在忘我的天地裡...”。

在以後幾天中，這兩對夫妻訪問了克里特島上的伊拉克林城、納沙士、羅得島和不少其他歷史勝地。對古代名城遺蹟和希臘風光小村觀賞興緻極大，且不斷品嚐當地菜餚與名酒。用餐之時，談興甚濃。羅哲講到其中一

天時說，“有傑克與喬伊在座，進膳其樂融融”。講到另一天時又說，“傑克與喬伊喁喁私語，談興之濃，我們幾無置喙餘地...”

羅哲記有一次吃飯的趣事，發生在四月十日。旅行團訪問克里特島時：“我們枯等了幾個小時，等一頓可有可無的晚餐，樂隊的嘈音震耳欲聾，喬伊百無聊奈，不斷將麵包屑彈向坐得最近的樂師，來打發時間。我們四人只有聯句做做打油詩來排遣，由傑克帶頭吟第一句：

傑克：把壺小飲克島上，

喬伊：只求耳根片刻靜。

瓊英：喧鬧島民若罷休，

羅哲：英倫擊鼓亦願停。

傑克：我鼓已碎擊無聲，

羅哲：籐盾雖大有何用，

瓊英：沉默呼喊掩嘈音。

喬伊：喬伊一擊中敵首，

傑克：果然一副好身手！

雖有萬般歡樂與濃濃友愛，喬伊的病情毫無起色。整個渡假期間，搭乘旅遊車須上下離地頗高的梯級，喬伊不良於此，只得僱小車隨大隊行。每次車停，羅哲例須為他們作一件事：“我們久已發現喬伊常陷在疼痛中，酒精可以暫時止痛，我因此必須將車開往最近的酒肆，定購瓶裝茴香酒，放在最近便的小桌上，等瓊英幫扶傑克與喬伊下車後，便可攜酒入內。”

傑克逝世前不久，曾追憶希臘之遊。他告訴胡勃神

甫：“喬伊自知死已臨近，我知道她死已臨近，她知道我知道她死已臨近，但聽到牧人在山間吹起的風笛，知不知道又有何關！”

他們在這座地上的歡樂花園裡，站在童話世界阿司能國王國土的邊境上，要向地上的幽谷揮別似乎輕而易舉...

假期已過盡，四人經義大利的比薩飛返倫敦，時為四月十四日。羅哲在旅行日誌的最後一段寫道：“我見到喬伊的最後一瞥，是傑克輕快地用輪椅推着她向等候的汽車走去。”

雖然旅途中有幾許焦慮與困難，整個說來，應屬十分順利。傑克在寫給出版商吉布的信中說，“希臘真了不起，我們很想找一個詞可以表達‘失望的十足反面’這個意思，‘不失望’當然不足傳達我想說的話。”返家後第五天，傑克在給那位美國女士的信中說，要充份描寫希臘之美的確很難。“阿提卡(在希臘東南一譯者)迷人地美麗，羅得島是地上樂園，有桔園，檸檬園，野花，葡萄與橄欖，遠處還有亞細亞群山...”他說喬伊“已經精疲力竭，疼痛滿身，我不得不承認此事。已判處死刑的人仍可吃一頓喜歡吃的早餐，儘管食物難下嚥。她為此行歡欣雀躍，但務請為我們代禱，天色已漸暗...”

喬伊的病況轉劇，希臘之旅因此越發可貴。傑克在給沃爾舒的信中說，“喬伊旅行歸來，心情可說像西緬當年見了聖嬰耶穌後一樣：願意安然去世。她一生本來達不到的心願如今得償。”不過，也是為了此行，“她付出

了重大的代價——腳上的痛楚增加了，走路更跛了。這倒不是因為癌的發展加快所致，而是旅行時使用肌肉過度，引發她癌症的右乳癌現在復發。禮拜五必須進行切除手術，像她自己非常形像地說的，她會“變成希臘神話中像男人的亞瑪遜女人”，感謝上帝，手術經過良好，比她敢於想像的要少痛苦得多……”

喬伊的乳房切除手術在五月二十日進行，是她和傑克自希臘暢遊歸來五個禮拜後。手術十天後，她自醫院返家，聽她半帶玩笑地講述開刀經過，可見精神甚佳。華尼描寫她“從苦海中帶着光輝出現”，動手術的醫生談到她時用的也是樂觀的語氣。

儘管又得坐輪椅，喬伊可不願意坐在椅子裡等死期來到。她一方面回覆積壓多時的信件，告訴前夫比爾秋天訪倫敦須注意的事，又叫華尼推她去圖書館，去到花園裡，看看那些花和溫室裡的情形。

然後，她又突然病發，好幾天說消化不好，等到病情轉劣，又噁心又嘔吐，不得不請醫生來。大夫說她患的是胃炎。六月十九日禮拜天的晚上，情況更壞；次日中午，她告訴護士說，“末日已到，我知道死期已近，打電報叫道格拉斯回來。”

癌好像已進了膀胱和肝。救護車將喬伊送入艾克蘭德醫院。她在醫院裡告訴醫生，“快快了決我，不要再施什麼手術。”當然手術也不可能再進行，因此只給她吃藥。藥性一發作，她陷入昏迷狀態。華尼說，“我們到現在要祈求的事無他，只求主讓她在昏迷中死去。”

兩個孩子回家時，傑克人在醫院。華尼在日記中寫道，“我在車道的盡頭接到大衛，儘可能用溫和的語氣，把他母親的病情告訴了他。…道格拉斯到達時淚流滿頰，他已從校長那裡聽到消息…難過已極；好在年輕，消息再壞也抵受得住。整個下午電話響個不停，都是詢問病情的…”華尼接上又補了一段，“應該說的是，喬伊看樣子仍不錯，居然還記得我六十五歲生日，那是十六號禮拜四，送了我一打手帕。”

喬伊人生的終點表面看來似乎終於到來，不過華尼在一周後卻寫有這樣幾句話：“她又讓醫生與護士大叫慚愧。”原來她的病已好了，又回到家裡。“不過，大家一直都明白，這種好只是迴光返照。”道格拉斯是班長，回了學校，參加期末考試。

幾天後，喬伊和傑克趁星期天在史達德萊修院旅店裡共用午餐。次日，更駕車去了英國西南部科茨沃爾德小遊。對傑克和華尼來說，雖然內心憂急，但總帶着那種因為絕望反而會有的樂觀情懷。

七月十二日夜，華尼將新沏的茶送入樓下的房間給傑克和喬伊喝。喬伊已將這間房當作臥室。華尼說，“我發現她的臉色比前幾天好得多，她也說覺得舒服多了，…我離開時，她正和傑克玩拼字遊戲。我入睡前，他們好像在同讀一部戲劇…”

後來傑克記述此夜情況，“是夜，我們在一起讀到深夜，多長，多安靜，又多姿彩。”喬伊有次對傑克說，“就是我們兩個人同時死去，就像我們現在這樣躺在一

起，仍然是分離，你所害怕的那種分隔。”就在當夜，傑克問她，“如果我也在死亡的榻上，你能一如果可以的話，來看我嗎？”她回答說，“當然可以，上天有責任保住我。至於地獄，我會將它打成碎片。”傑克寫道，“她明白她說的是神話，裡面有喜劇成份；她的眼睛裡閃着光芒，也帶着眼淚。不過她那堅強的意志裡面，既無神話，也非戲笑，而是流貫她全身的深摯的感情。”

七月十三號，禮拜三，早晨六點一刻鐘，華尼為陣陣呼叫聲所驚醒，發現喬伊在樓下痛極掙扎。他立刻喚醒傑克，並召喚醫生。在一個小時內，藥物大量注射入她的體內，可是她非常抗拒，只能叫她覺得昏昏欲睡，無他效果。

以後幾個小時，傑克力圖送喬伊入醫院，屋內忙亂一片；最後才說服了她的外科醫生答允在他的拉德克利夫醫務所裡放張病床。下午一時三十分，救傷車抵達，傑克陪着喬伊奔赴醫院。

途中，傑克的心情必甚起伏，往事如煙，縈迴腦際。數年前，他這個男人還在說為什麼偏偏有人要娶女人為妻，世界上一切話題有六個月已可說完，何必相偕一生之久？可是這同一個男人就在幾天前居然會傷感無似地寫出如下的話：

花了這麼多口舌說愛你，
可是我自出生到今天
就不是一個能不自私的人。
我徹頭徹尾唯利是圖，只顧自己，

我要上帝，你，所有的朋友，
只是為了自己的好處，
我找尋的是平靜，歡樂和安定。
除了我自己不會為誰多做一點，
我口裡講愛—學者養的鸚鵡也會
說希臘話，
可是這種自閉的結果，是走不出
原來的我。

現在我才從你學到功課(已經很遲了)
知道我的不足，
我看見那要填補的空間
是你使我的心靈成為一座橋
從這橋也許能讓一個放逐了的人
回轉，成長，成熟。可是現在
此橋正在裂斷...

他給這首詩題名為：《廢墟倒塌時》。在結語中他寫道：

廢墟倒塌時我為你祝福，
你給我的痛苦比一切其他的
得着更其寶貴。

這天下午和傍晚都過得很平靜，因為喬伊一直昏睡。不過，她醒來後，過去發生的一切她完全清楚。她叫傑克把她的皮外套送給嘉德琳·法爾，又叮囑他請奧斯丁·法爾牧師主持安息禮拜。她要求火化，關照“別用豪華的棺木，棺木再豪華也會腐朽。”

夜色漸深，醫生叫傑克從病房出來，對他說，喬伊正

在迅速逝去。傑克回到房裡，告訴她終點已近。她回答說，這是他們現在可以知道的最好的消息。

奧斯丁·法爾為喬伊做了死前禱告，祈求赦罪：“全能的上帝，我們在天上的父，因祂的大愛，凡衷心悔改、真正相信祂的人，其罪都獲赦免。求上帝憐憫你，赦免你一切的罪，將你救贖，願祂的美善堅定你，使你獲得永生，奉主名求，...”

喬伊轉過頭來對傑克說，“是你讓我如此幸福。”然後，停了一刻，接着說，“我已與上帝和好，有了祂的平安。”

這天晚上十時一刻，喬伊溘然長逝。

傑克事後回憶：“她臉露微笑，不過不是望着我。”

.....

“他們繼續走，得到那種最奇怪的印象。天空的確降下來與地連在一起——一道藍色發光的牆，真正的堅固的牆，像玻璃般。不久，他們確知所見到的是真的，而且已經十分接近。

可是在他們與天底之間，在綠色的草地上有堆很潔白的東西。雖然他們的眼睛銳利如鷹，也無法直視。他們再走近，原來是那羔羊。

羔羊對他們說：“來吧，一道用早餐！”聲音既溫柔又甜美。

他們才發現原來草場上已經有個小火堆，上面正烤着小魚。他們坐下進食，這麼多天來第一次真正感到餓。他們從來沒有吃過這麼美味的東西。

露絲說，‘羔羊呀！請問這是去阿可能的國家的路嗎？’

羔羊說，‘這不是給你們去的路，你們要去阿可能得從你們自己的世界的那扇門進去。’

艾德曼說，‘你說的可真！去阿可能國土的路在我們自己的世界裡？’

羔羊說，‘從世界各地都有路通到我的國土。’說時，他潔白如雪的身體現在變成了金黃，身軀也變得大了起來，原來他就是阿可能，高得像座小山望住他們，從他身上散發出光輝...”

—《那里亞童話集》中語

第 十 章

親 歷 悲 慟

手人寰。他追憶當日情景：“我回來，大踏步穿過大門，來到客廳。傑克站在壁爐旁，樣子比我上次見到他蒼老了二、三十年。”

他已十四歲，照理應該知道須強忍感情，但他怎樣也忍不住，“我望住他，還沒有打完招呼，已經淚如泉湧，一句話也說不出。”傑克做了一件對他來說十分不平凡的事，他把道格拉斯抱入懷裡。

傑克，一個有許多男性朋輩的男人，“從不肯與同性的人擁抱或親吻。”他承認這是他性格上的弱點。“不是男人應該有的，埃涅阿斯(特洛伊戰爭中英雄)、斐歐沃夫(英民間傳說力能搏妖怪的勇士)、羅蘭(法國史詩中的大力士)、勞西洛(英最出名的圓桌武士)、約翰遜(十八世紀大敗法軍的名將)和納爾遜(十九世紀英海軍名將)，這些英雄人物當然不會知道有的男人也有此女人氣。”

這種與生俱來的隱癖，或因對繼子的父愛已濃到可以克服，但繼父畢竟不同於親父，那種隔了一層的愛沒有根絕此癖的力量。不管怎麼說，他此刻的確走過客廳，將道格拉斯抱在懷裡，二人偎依了片刻，大約分把鐘。道格拉斯說，“這是他們二人間第一次也是唯一的一次親熱地相擁。”

相擁後，傑克說，“可不是嗎？我們仍得活下去...”

一九六〇年七月十八日，禮拜一，也是喬伊舉行葬禮之日。華尼寫道，“這是一個出太陽但刮大風的日子，天空飄着大塊大塊的白雲。上午十一時十五分，傑克由

華尼陪着，還有大衛和道格拉斯，搭計程車離家，跟在後面計程車裡的有魯府的女管家和她的丈夫，喬伊的護士。”華尼接着說，“我們的車子駛到路的圓環處，靈車也開來，並無刻意安排，只是機緣巧合，我們在這裡得以跟在靈車後面一同前駛。在往史塔德萊的路上，喬伊走完她世間最後一程。傑克的朋友中，除了法爾夫婦，誰都沒有在葬禮中露面...”

爲什麼見不到傑克的友好？有人說，傑克也相信，可以反映大家骨子裡對他娶喬伊這個女人的看法；有的人可能很討厭喬伊，甚至把她當成淘金者，以色誘人，鑽鑽營營潛入傑克的生命中。是不是真的如此呢？何況這也不能解釋爲什麼那些已經把喬伊當朋友的人也沒有露面。

有些人像格林夫婦根本就未接到喬伊的死訊。道格拉斯認爲，得知死訊的人又怕“見到傑克傷心欲絕的樣子，自己抵受不了。”

華尼追憶：葬禮在一間有陽光輕吻的樸素的小禮拜堂裡舉行。沒有琴聲，葬禮由法爾牧師主持。他悲哀過度，誦讀禮儀書時時失聲，令道格拉斯深感難受。他回憶當日情景時說，“要我聽他流着眼淚唸，而我卻不能大聲哭，真是苦不堪言。”

場合的確叫人心傷欲絕，一個如彼有生命力而又果敢的靈魂就這樣淒清地告別人間。華尼在結束時說，“棺木徐徐抬離禮拜堂，看不見的帷幕拉上，永遠與我們隔別。火化遺體，的屬最莊嚴的最後一幕，喬伊真的化成

塵土，在清澈的陽光裡回歸塵土...”

他們辭別了這座建在赫定頓火化場裡的小教堂，穿經墓園的樹木和花床，走向停在外面的汽車。數年前，傑克在答覆一位朋友的信中說過這樣的話：“假若要我生活在一個世界裡，樹木與花之間只能選其一，我會選樹。我比較喜歡像樹木般的人，樹木堅挺，粗壯，能抗風雨；花朵忸怩作態，芬芳但容易凋殘。”他在喬伊這個女人身上，發現她兼具樹型與花型二者之長。她堅強，卻又芬芳；別的人在風暴中凋謝，她卻能屹立不倒。

傑克開始努力活下去，對他來說殊不容易。他有次脫口而出，“死也不是什麼失面子的事，許多極受尊敬的人也尋死。”但是，哀悼一個人悲傷不已，是不是也有幾分失儀，有損顏面？道格拉斯說，“他陷在悼亡的苦痛中——幾乎悲不欲生，有時他人提起魯益士夫人的事，傑克一聽到就會抑制不住，淚如泉湧。”

傑克在《裸顏》裡借女主角的口說出另一種世間的喪失：“我整個靈魂好像一隻牙齒，現在牙齒拔出，我變成了一個空隔。”這正是此時的傑克，他在給那位美國女友的信中說，“我無法描述我現在顯然已不真實的生命：我像個夢遊人...”

可是，對一個總是別人向他求助的人，在此悲愴時刻，誰能安慰他呢？當然不是他的門弟子，也不是同事，也不是朋友，他的哥哥和喬伊的兩個兒子都不能。他說，“我無法向這兩個孩子訴說，我一開口，他們臉上既無悲戚也無愛，既無恐懼也無憐，而是一種拒人千

里外的表情。他們覺得很窘，好像我說的是難入耳的話，巴不得我住口。記得我自己的母親過世後，父親提到她時，我也有那種感覺。這也許是男孩子的性格...”

道格拉斯說，“他要是不住口地講我的母親，他那能了解我的感受。我會號啕大哭。教我窘的就是這種害怕，怕他講了我會哭出來。”傑克寫自己的母親過世的感受時，那種傷痛教他無法清楚回憶當日情景，好像那時的他既無情也無義（就像此刻的大衛和道格拉斯一樣）。

在傑克心中，情緒之為物，不但令人不適、叫人窘，而且極之危險（他在自傳的第一段中就是這樣說的）。六十年來，他強自抑制，認為多情善感只會給人痛苦與煎熬。喬伊把他這層自衛的硬殼撬開，露出了裡頭的真我，結果帶來的不是苦楚，而是燦爛的歡愉。可是，接踵而來是傷痛與苦難。他一生中第一次遭到這種無情的打擊，從無準備也無力招架，因而受創也最深。

他寫道，“我不但在哀傷中度日如年，每天活着不斷想到天天得活在哀傷中，我該怎麼辦？”對一個寫文章的人，可以靠寫作來解除痛苦。他於是拿起筆，逐日記下自己的感覺與感情：“將所有的寫下（不可能記下所有的，只不過百中得一罷了），我相信已有點舒緩作用。”

這位為真理辯解的基督徒，一位長於提出無法回答的問題的偉大教師，沒有署名，在小學生用的練習本中，毫無忌諱寫下了他內心的懷疑。

“我仰望夜空，無邊無際的時空之外，還有什麼更確實的

東西嗎？我若能在時空中搜尋，在何處可以找到她的臉、她的聲音、她的觸摸？她已死去，死竟是如此難接受的嗎？”

但事實上的確難接受。他除了教研工作之外——這架老爺機器倒還操作正常——對喬伊之死始終難於接受，弄得他身體與心靈兩感疲憊。他已不能寫作，天天拿枝筆記下的只是那份驅之不散的哀傷。他也無法讀書，連每天例行的工作，諸如剃鬚之類，也感到如負重擔，視為多餘之舉。

然而，有時也會突然呈露希望，以為哀傷可以過去。常理告訴他，見到喬伊前，他曾經快樂過，所以那天很快會出現，恢復已有的快樂。可是，那份與喬伊相處的苦憶，常常捲土重來，常理“像燒着熊熊烈火爐口上的螞蟻”，頃刻灰飛煙滅，傑克又變成了一個“只會哭的小孩”：

“我的心靈和身體都大聲呼叫，魂兮歸來，魂兮歸來。...但心裡明白已逝去的那能再返。我十分清楚，我要的永得不回來。舊日的生活，戲謔，小酌，說東講西，做愛，傷心的點點滴滴...”

這種對往日的渴思化成了一首詩，詩題語帶雙關：Joys That Sting (Joy是喬伊的名字，又有歡樂的意思，Sting是“刺痛”。表面上是說“叫人刺痛的歡樂”，骨子裡則是“對喬伊的憶念刺痛心肺”。)

舊日並肩散步，現在踽踽獨行
或者閉門不出
過去叫咖啡必雙，現在孤單一杯

想到那些百說不厭的笑話，
(除了你別人聽來毫無意義)
卻因沒有對象而不講。
我們笑(啊！別人要笑我們傻)，我們暢談
那些妳在時我們講過的話題，
勉強假裝一切如常地活下去，
為不傷老朋友的心，強裝仍在乎。
然而(天啊)，這麼多年來，沒有誰
能像你把最簡單、普通的話說得如此動聽...

也許傑克能夠從信仰中找到安慰，但是他辦不到：“向我講宗教真理，我會樂於聆聽；向我講信者應盡的責任，我會謙卑地聽。但請別向我講信仰能給我安慰，那你就不是真正懂得宗教。”他試過為信仰建構起一套套很複雜的理據，為所信之道辯解，但每一套都敵不過他的傷痛，紛紛崩塌，好像稻草人，一點抵抗力也沒有。

這扇門‘砰’的一聲在他面前關上，上了鎖，加上門槓，好像從門裡加上去的，是雙重橫槓，無論怎樣敲門，也無人回應。人家可以睹物思人，傑克手邊連一張喬伊像樣的照片也沒有。街上陌生人走過，他見到還可以清楚記得那形影，但他所愛的女人的面龐都回想不起來。他為了喬伊向上帝禱告，就像“在真空裡講虛無飄渺的東西”。傑克對上帝的憤怒和怨苦，在他與上帝之間造成了一片真空地帶，他寫道：

“一想起過去作的禱告沒有回應，一切盼望都落空，便不想再禱告，也不再抱什麼希望。我們希望，並非出自一派天

真想法，而是聽到醫生的診斷，看見愛克斯光片，痛楚奇異地減輕，和短暫的視之為奇蹟的痊癒，是這些促成、甚至逼我們不得不去希望。我們一步步給‘領上墳園的小徑’。每當我們覺得祂非常恩待我們的時候，誰知已是預備另一次苦刑的時刻...”

傑克從痛苦中，沒有作任何深思，便得出了一個不同一般的理論：將上帝看成是惡的，人只是老鼠，給關進實驗室供上天活活解剖。

這想法成形於苦痛的激情中，傑克說，這“不是什麼思想，只是一種呼喊”，但也得提出來思辯。他問：“相信有一位惡的上帝是不是合理？惡成那個樣子的是不是上帝？祂真會是宇宙的施虐者、心狠手辣的狂人？”他認為答案是否定的。要接受這樣一個上帝，必須將上帝過去的一切作為都抹煞，而“人可以沒有‘順服祂的心意，連畏懼也沒有...殘忍反而是‘善’的，...上帝稱作‘天堂’的地方我們最好叫做地獄，叫地獄做天堂...。”

許多敬佩傑克的人，假若知道他內心有過這一類的懷疑，一定會深覺震驚。事實上，連傑克自己也極之震驚——“為什麼在我內心裡有如此骯髒、無聊的想法？”可是，要克服他的懷疑與恐懼，必須經歷一番最壞的思考。

他逐日記下內心的傷痛，在這過程中，他腦中的上帝也有了變化。上帝對付一個人，不用先試試，看看行不行得通：“上帝在我的信心或愛心上，從沒有作什麼實驗。祂預知一切，不能預知的是我們自己。在這次試煉裡，祂叫我們同時站上被告席，証人席和法官席。祂知

道我的神殿是紙紮的，要我看清真相，唯一辦法是將這座紙紮神殿搗碎...”

他已寫滿了三本練習簿，此時可以開始讀到心情恢復平靜的話：“我逐漸感覺到那門並沒有關上，更沒有加上重重門槓。可能是我自己的狂妄要求，才將門在我面前‘砰’的關上了！等到一個人的靈魂裡什麼都不剩，只剩下哭號、呼救時，上帝也無能為力。你像一個掉進水裡快要淹死的人，只知揮手狂抓，誰也救你不上來。你自己狂呼大叫，怎能聽到救你的人聲...”

喬伊死後兩個月，他在回給那位美國女士的信中答覆了他怎樣應對這場哀慟的詢問：“我可以說的是‘幾乎用盡一切方法’。因為，你一定知道，哀慟之為物不是靜止的，而是一次過程，不斷變化，好像一條彎彎曲曲的路，每轉一個彎就出現一片新景色。”

在這條路上，他有了兩個重要的發現：他越大聲向上帝求助，他越得不到幫助。其次是“我覺得最接近喬伊的時候，也是我哀慟她最少的時候”，就好像“呼叫的聲音越大，你要的東西反而離你越遠”，幾乎等於告訴我，“別叩門，那門會為你而開。”

他在第四本也是最後一本練習簿上寫道：“這裡記下的都是我，喬伊，還有上帝的事，在重要次序上也是如此。這種輕重倒置的安排本來是不該出現的。”

他有次得出一個這樣的結論，他突然發現那門已不再關閉。那些關於受苦和傷痛等等問題，要是上帝沒有回答，應該當成一種“很特有的‘無答案’的回答，...像沉默

的眼神望住你，不是冷酷，而是充滿溫情。祂雖搖頭，卻非拒絕，而是繞開這樣的問題，好像在說：‘孩子，安靜點，你現在還難明白。’”

就像傑克借《裸顏》中主角奧璐兒的口說的：“主啊，我現在才明白你為什麼不回答，你自己就是那答案。在你的面前什麼問題都消失。別的答案怎能及得你？只是一大堆的話語、話語、話語，講出來對抗別的話語...”

傑克情緒化的表達與言詞，現在為條理分明、詩般美麗的辯析所取代。他深入剖析居喪的哀慟。他寫道，你所愛的人死了，“我們把它當作愛的切斷，好像跳舞止於中途，或者一朵好花不幸被折斷——因為是從中切斷，所以完整的美沒有出現。”其實，“人間愛情的經歷都像這樣，很普遍，是愛情完整的一部份。它隨着婚姻而出現，就像求愛之後有結婚，夏天之後有秋天一樣。不是過程的中斷，而是整個過程中的一個階段；不是舞蹈的戛然中止，而是更換另一舞步。”

傑克認為居喪哀慟期潛伏不少危機，居喪的人容易“眷戀舊日，珍惜無盡往事，還有那些傷懷，以及自己的所愛。”

信心恢復，傑克另闢蹊徑來看喬伊，終於找到他後來非常喜歡的比喻，說喬伊“像座花園，像一套重疊在一起的花園，牆裡有牆，林叢裡有小林，越深入越多幽徑可探，越多芬芳可聞，越多生趣...在某種程度上，極像造花園的人自己。”後來，他已能將目光“從花園轉到那位偉大的栽種花園樹木花卉的園丁，...轉而仰望那賜生

命的主和創造美麗的美麗之源。”

傑克開始重新發掘比這更深的真理，也就是他在二十年前寫《培里蘭德拉》(太白金星)一書時已作出的語帶神秘的結論：在給黑暗蒙閉了心眼的人，世界一切的創造好像並無計劃，因為計劃很多，非人所能盡窺。...偉大的舞曲也是這樣...每隻舞曲都有設計，但不靠數碼來連接。每個樂章按其順序出現，像小花織入整個大花團中...注視其中一個，就能帶你逐一經過所有的圖案，好像這一個就是主樂章一樣。很可能它就是，因為表面看去似乎沒有計劃，但個個都在計劃中；表面看去無中心，但個個都是中心...”

傑克慢慢地將遠景看得更清楚，過去人際溝通的困難漸解，特別是與道格拉斯之間，已可將他稱之為“我最大的安慰”。這位老人和這個少年人已能逐漸克服性格上的偏癖，可以坐在一道談論喬伊，“高高興興地回顧從前歡愉的時刻”。

值得回味的樂事的確很多，因為埋藏在重重的哀傷中，所以沒有發覺：在一起玩拼字遊戲，拼英文、法文、拉丁文和希臘字；在一道逞強鬥嘴；小茶肆中喝過咖啡後一道散步，走個好長一程；講論人家的著作和寫書人，談童話《北風的背後》的作者英小說家喬治·麥克唐諾、寫《簡愛》的女作家奧斯汀、英評論家約翰遜、《世界史綱》著者H.G威爾斯，和以寫日記聞名的佩皮斯。他們品評音樂，莫札特，蕭邦，由喬伊奏他們的鋼琴曲。琴是特地租來的。他們朗誦詩作，讀希臘史詩

《伊里亞特》來鼓舞自己；讀情調悲淒的豪斯曼的詩作，一道揮淚；更讀豪氣萬丈與之適成對比的莎翁的十四行詩，這是其中一首的前兩句：

音樂爲了娛人，爲什麼帶着悲痛的心去聽？

你不願歡歡喜喜接受的爲何要去喜歡它？

九月，傑克已能和好友格林先生談談近來的體驗，甚至告訴他已將傷心的感受不斷記下，要他發誓不洩露他想出版的秘密，希望能幫助他人度過居喪的哀慟。

一九六一年他出版了此書，書名《親歷悲慟》，用英文字母H暗指喬伊(她的名字叫Helen，H是第一個字母)。到今天，這部書已成魯益士暢銷著作之一，當日出版時未用真名，而是用假名 N.W. Clerk，他死後才恢復真名。傑克給《牛津雜誌》和幽默雜誌《潘趣》寫稿，常用的N.W. 兩個字母或者Nat Whik，追本溯源來自安格魯·撒克遜話，意思是“未名氏”，Clerk也是安格魯撒克遜語，意思就是能讀能寫的學人。

泰晤士報《文學增刊》的書評人寫道：“作者在愛妻經過長時間痛苦患病死去之後，開始寫日記，許或爲求解脫內心的哀慟。他刻劃入微且忠實，不自怨也不自艾，記事鉅細無遺，讀來情節交錯。此書思路緊扣，文筆絕妙，十分坦誠，一點也不矯揉造作。作者講哀悼者的心路歷程，所求於讀者的不是同情，而是來和他一同思想，將傷痛驅除。”

魯益士的努力還不止於此，道格拉斯說，“他發現哀

傷其實很自私。他哭，不是因爲喬伊已去了另一個世界；他哭，因爲她不能再在自己身邊。一個人所以哀傷是因爲自己有所失一失去了另一個人，而不是因爲關心死者的遭際。要承認這，需要極大的勇氣和一番思想上的掙扎。”

喬伊的遭際是她已得到自由：不用再和陰險狡猾的疾病無休無止地奮戰。她擺脫了痛楚和苦難，脫離了等候死神到來心理上的熬煎。但對傑克來說，這痛苦仍在繼續。

道格拉斯說，“對他來說，傷痛是克服了，他可以像常人、像作家一樣活動，但他心中無時無刻不念着他已失去的。”

傑克十分享受他與喬伊間的那種琴瑟之歡，“婚姻給我最寶貴的禮物是這種經常近在身畔親暱的接觸...身心無一處不感到舒暢。”正像聖經所說，二人成爲一體，或者像傑克所說，二人同舟共濟。

他們的愛情之舟在怒海上有過艱苦的航行。現在風暴已過，但損失很重：“右舷的發動機已給浪衝走，我這具左舷的發動機，得單獨拖着船慢慢走，直到我們都進入港口...”

第十一章

遺澤人間



魯益士參加主日崇拜的赫定頓石礦禮拜堂，他在某次赴禮拜的路上得到寫《地獄來鴻》的靈感。魯氏的葬禮也在此舉行。



“麒麟將大家的感受加以總結。它將右蹄在地上蹬着，嘶叫一聲，然後大聲說：

‘我終於回到故里，這才是我真正的國家，我屬於它。我一生都在尋找這塊土地，到此刻我才知道它是個什麼樣子。...來，更上一層，更走進一步！’

這是傑克寫的童話小說《最後之戰》裡的話。他讓書中人物越過邊境進入了阿司能的國土。這本書出版已經五年，在這五年中，他愛上了一個後來他稱之為“我的女兒、母親、學生、老師，是子民又是皇上，...是信實的同志、朋友、同舟共濟的人和戰友的”女人，娶過來，然後又失去了她。

喬伊也像麒麟，已經找到去那塊屬於她的國土的道路。不過傑克仍得留在幽谷裡。

他已經六十三歲了，過去的歲月有十分之九並不認識這個將他的世界弄得天翻地覆的女人；可是，要他回到沒有認識她以前的生活，已完全無望。他寫道：“親愛的，你知道你離我而去所帶走的有多少嗎？你連我的從

前，連那些我們從未共享過的東西，都通通帶走了...”

傑克現在給朋友寫信，常常談到死亡。凡是他作的安排或者談過的計劃，都用D.V.兩個字母署名。在給朋友中最老資格的格里夫斯的信中(二人一九六一年曾經聚首，快樂異常)，傑克說，“老朋友已越來越稀少，恐怕你我都很快要走了”。在給那位美國女士的信中，提到他的身體，說很像一部舊汽車，“沒有一個地方不出毛病。總的看來，是機器已不堪使用。不過，凡是機器不會永遠不壞，但我對這部老爺車的感情可不錯呀...”

這部汽車真的是殘破不堪。一九六一年夏，醫生檢查傑克的身體，發現他患有前列腺腫脹，可是因為腎和心臟早已有毛病，不能開刀，他得在尿道上裝導管，吃低蛋白質的食物；搬到樓下，躺在椅子裡睡覺。

幾個月後的十月天，他進進出出醫院許多次，為他輸血。那經驗讓他能俏皮地說，“吸血鬼王德拉庫拉的日子原來並不怎樣好過”(德拉庫拉是十九世紀英作家史多克筆下的吸血鬼一譯者)。後來，他身體又好了一個短時期，接上舊病復發，經歷好長一段日子才恢復。次年春天，他告訴英詩人T.S.艾略特，“賤軀十分老弱，幸無痛楚，尚能忍受。”

不過，他的病情不輕，不可以開刀治療，心臟的毛病和插在體內的導管，嚴重地限制了他的活動，“不能再沐浴，不能自由來去，要少爬樓梯，日子過得還算平和；體力既日衰，不再想作什麼運動，便很自然的了。”

傑克《親歷悲慟》一書殺青後，生命已進入夕照中。看外表，那份才華，那份智慧仍剛勁如昔，而且帶有新添的平和之氣與謙沖；但在內心，他安靜不下來，單獨旅行之念，蠢蠢欲動。

多年前，他寫《意外的喜樂》一書時曾說過：“一切的喜樂仍在，喜樂不可以擁有，只可以想念，想念很久以前的或者遠不可及的東西，以及就要發生的事。”他不住將這種飄忽的感情寫出。在《痛苦的奧秘》一書中他寫道：“人一生中，若有個無法達到的狂想，在你的自覺之外跳躍。有天，你醒來，會發現出乎一切意料之外，你已經得到了它；可是，在本來可以抓住的頃刻，卻又永遠失去。”

在傑克心中，這狂想，這喜樂，只是對另一個世界中事物的一瞥。這事物因為貼有“死亡”兩個字的標籤，大家沒把它當成喜樂，反而害怕它，避開它。

在《裸顏》中，賽姬向她的姐姐承認，“我總是一至少從我有記憶的時候開始一就對死亡懷有渴望...我最快樂的時候，這渴望也最厲害。我們在山上那些快樂的日子，有風又有陽光，...你記得嗎，那景色，那芬芳，可以遠眺灰山？太美麗了，叫我渴望，不住地渴望。萬物都在呼喚我：賽姬，來呀！但我不能去。我不知道我究竟在哪裡，這可傷了我的心。我像關在籠裡的鳥，只能瞪着眼看別的同類的鳥向巢飛去...”

傑克有幾個星期仍勉力回到劍橋，出席周一的“淡墨會”例會，現在改在“羔羊與旗”酒吧中舉行(原來聚敘的

“鳥嬰”酒吧變得“寒氣難忍，又暗又嘈雜，還有孩子們亂哄哄地來來去去”。

次年，傑克手頭有好幾個出版計劃須完成。他一九三八年曾就“中古及文藝復興時期的文學”作過幾次學術演講，現在已將講稿整理成書，定名為《被棄的影像》(The Discarded Image)(此書獻給格林先生，在傑克逝世後才出版，時為一九六四年)。他用了許多年斷斷續續整理這些文稿。一九五七年，喬伊致前夫比爾信中，說傑克正在寫一部“學究氣濃得嚇人的書，在屋裡走來走去，又讀拉丁文，又講安格魯撒克遜話，只有貓絆到他腳邊時，才說話像個常人。”傑克又將過去的講道詞，雜文和演講詞收集成書。第一卷一九六二年出版，書名《應景集》，第二卷本來定名為《多嘴集》，在他逝世後發表，改名為《魔鬼祝酒》，他也開始寫那本講祈禱的書：《致馬爾肯書信集》。

整理一生文稿成書的工作，一半是他自知在世時日無多的結果，一半出諸擔心，恐怕他死後書的銷路萎縮，不如趁現在多出幾本，將來的收入養得活哥哥和兩個繼子。

傑克雖然健康略差，此刻家居生活尚屬愉快。道格拉斯已入讀劍橋的麥大倫學院，是走讀，可以住在家裡。華尼咬緊牙戒酒(在日記中很得意地說，一九六一年有三百六十五天滴酒未沾唇)。傑克照常接見訪客，常常和人高談闊論到午夜。

應該提一提那兩隻貓。他寫道，“貓把我們整得很

苦：喬伊的暹羅貓，也就是我所說的‘繼貓’，是所有的貓中最喋喋不休的小動物。她不停地講話，要我們給她開門、開窗，一小時總有千把次...她很歡喜我，因我喜歡捉住她的尾巴將她倒提起來—我要是貓，不見得會高興給人家這樣提，她可不同，一次不夠，還要“妙妙”叫，吵着“再來一次”，又“再來一次”...真奇妙，上天讓人和生物能如此親蜜相處。其實，人類從來沒有好好關心過這些生物生存的目的與命運...”

一九六二年九月，傑克得到比爾在紐約城去世的消息，心情久久不能平息。比爾是喬伊的前夫，死於癌症。

兩個月後，傑克得到格里夫斯心臟出了毛病的消息，殊感焦慮。他寫道，“那種苦就像剛捉到的魚在岸上喘息，巴不得有人肯一拳將之打死，好過掙扎待斃。”

格氏的病對傑克打擊不輕，一半由於他自己有病(仍須靠導管放尿，吃低蛋白質食物)，不免同病相憐；一半是因為他打算來夏和道格拉斯一道訪問愛爾蘭，重晤老朋友，共住一陣子。

格林的病後來有了起色，傑克才認真準備行程，將幾間旅館的名字和地址寄給了他，信末加了一行：“但願諸事順遂。”

一九六三年，美國肯塔基大學的年青學人W.胡勃來訪，目的是研究傑克生平，寫成論文。此人來前懾於傑克大名，有點誠惶誠恐，相見之後，發現所受到的歡迎“如此開朗、熱鬧、愉快，恐懼頓消。我們一同走進客廳，不久就轉入正題，真有一見如故之感。”這次晤見

十分成功，接上還有數次，二人友誼日篤。傑克帶胡勃出席周一“淡墨會”例會。雖然他不喜歡一個人還未蓋棺就給他寫傳論定，尤其不喜歡人家現在就寫他，但仍盡所能幫他完成研究。

傑克為人謙沖，很早就有過一個定論：“驕傲是大惡，也是惡中之惡”。在《返璞歸真》(Mere Christianity)這本書裡他寫道：“世界上有一種惡無人能免，這惡在他人身上出現時，人人都會憎厭，而且幾乎沒有人(除了基督徒)想到自己會犯此惡...”

傑克晚年名聲之盛如日中天，學術榮譽紛至沓來：他是劍橋大學麥大倫學院的榮譽院士，牛津大學麥大倫學院榮譽院士，聖安德魯大學名譽神學博士，孟徹斯特大學榮譽文學博士，魁北克拉維大學名譽文學博士，英不列顛學院院士，皇家文學學會院士，歌蘭克羅紀念獎文學獎得主，一九五六年卡內基最佳兒童書金獎(《最後之戰》)得主。

但是英政府一九五一年頒他CBE銜時，卻禮貌地謝絕了。這些榮譽在他人眼中十分難得，但他絕少提及，也很少重讀或重提自己寫的東西。除此之外，什麼他都高興談。他不但靜靜地聽人家說話，而且會讓說的人覺得所說的話不無道理。這是他過人的地方。

傑克的老朋友O.巴菲爾德寫過這樣的話：“他一生中講的每句話，每個字，每個眼神，甚至眼皮最輕微的一眨，說話聲調高低的一點兒變動，還有不說話時的沉默，從沒有因為他說的話在英語世界中，在非英語世界

中，已有千萬聽眾，便要人家在談話中看重他的意見，比別的老朋友更多幾分尊敬。”他接着說，“世上名人難數，有幾人能有此種德性！”

傑克認為做個好基督徒，一定得先去除“心靈上的癌”。他說，“一個驕傲的人總是看不起人，看不起一切，因為他總是高高在上朝下看，所以看不見上面的東西...”

他不喜歡人假扮謙卑，“你若認為自己並不驕傲自大，其實已經十分驕傲自大了”。他寫過一首詩，題為《護教者的晚禱》，其中四句是：

從我諸多的失敗中，
從我好像得着的一切勝利裡，
從為你而迸發出的小聰明裡，
天使聽了流淚，人們聽了大笑。

一九六三年三月，傑克與道格拉斯的愛爾蘭之行已經安排妥當，他給格林去信，“好啦，俺們年事已高，不能讓僅剩的機會溜走！”

三個月過去了，他在給那位美國女士的信中(她要入院開刀，極之惶恐)說：“記住，我們因為害怕才奮起掙扎，其實應該反過來看：我們因為掙扎才起了害怕之心。你在奮鬥嗎？在抵抗嗎？你有沒有想到我們的主會對你說：‘孩子，安靜，靜下來。放鬆，開步走，有那永遠的臂膀托住你。開步走，我會幫助你，你對我的信心如此小？’”他在信的末尾說，“這當然不會是一生的終結，把它當作綵排。”簽字的地方寫着：你的傑克，

一個像你一樣疲倦的旅人，已走到旅途的終點”。

七月初，他告訴這位女士，身體又不適，正等醫生決定可否作愛爾蘭之行。他挖苦自己，“朋友們也許真得賭一賭，看看誰的火車先開出！”

兩天後，七月十一日，他給了格林一通短簡，“天呀，我的心臟又有毛病，度假之舉被迫取消。旅行不旅行我倒不在乎——不大在乎，但不能與你重逢，對我打擊不小。”

記得一九五四年，他在劍橋大學就職典禮上的演說，曾告訴在座的人，“我若不能積極評論，還有幾許價值可以當作標本來用。我膽敢說一句，這話不但代表我自己，也可以代表你們也許見過的舊式的西方人，儘量用這些標本。(魯氏稱自己為“舊式的西方人”，熱愛舊時代的古典文學，勸人摒棄現代文學潮流的偏見。——編者)今天，可用的恐龍已經不多了。”他在等候進艾克蘭德醫院期間，給朋友寫信說，“我現在已是絕種的恐龍化石。”

七月十四日，星期天，那位要以傑克為研究對象寫論文的胡勃來家裡，打算陪他赴禮拜。他穿着晨衣，病態畢露，連茶杯都握不住。他請胡勃留在倫敦作他的私人秘書，付他美國大學一樣的薪水；胡勃答應了。

次晨，傑克進了醫院，下午五時，心臟病發；周二，已人事不省，奄奄一息。當天下午兩點鐘，仍陷昏迷中，不能接受聖餐禮。聖馬利亞·抹大拉堂的助理牧師作死前塗油儀式，為他抹了油。可是，出乎意外地，傑克蘇醒了過來，要喝杯茶。

胡勃和法爾牧師後來到醫院看傑克，說他“看去好像從二十年的大夢中醒來。”他想知道為什麼大家那麼緊張。旁人告訴他，他曾經昏睡不醒很久，他回答說，“我現在身體不錯應該是不爭的事實。”

可是接連許多天，他的身體非常不好，腎臟發炎，毒素進入血液，記憶模糊不清，有時胡言亂語。胡勃代他執筆寫給那位美國女士的信中說，他“清楚知道自己生活在一個幻覺的世界中”，傑克自己後來告訴格林，他腦裡“不知怎的會有那麼多幻象，有的十分離奇，不過不痛苦，也不可怖。”

身體康復，他又回家，住在樓下的臥房裡，由一位男護士陪住。他已不能再返劍橋，在他口授的一封信中(他不能執筆)，他告訴格林：“我現在已是一座非正式地宣佈停止活動的火山。這也就是說，我已辭去講座教授和院士職。”

以後兩個月平安無事，他講論禱告的《致馬爾肯書信集》的校樣送到，由他核校後出版。要是有人讀了《親歷悲慟》一書，以為傑克已失去信心，《致馬爾肯書信集》可以證明絕非如此。他講到人死後有永生時說：

“只見過世上山岳和低谷的人，須知天家的山和幽谷大大不同，不是原版的複印，也不是原稿真跡的複製，其不同像殘根之於花朵，像煤塊之於金剛鑽，有天壤之別…。

“那新天新地也是天與地，但與世上的天地不同。我們在基督裡復活時，這新的天地將在我們中間升起，經過悠悠沉寂和黑暗，萬鳥將齊唱，衆水將奔流，光與影將繞經群山。

我們的朋友們會認得我們，笑着來迎。

“當然，這是推測，也只是推測。那真的新天新地一定比這更好，因為我們是照祂的形像造的，我們將與祂面對面。”

是年九月，胡勃返美，計劃結束那邊業務，然後返倫敦擔任傑克的秘書。可是此去成了永訣。

在他返美期間，傑克自己處理信件，給兩位信札來往最多的朋友寫信——這些信成了他最後的手札。在給格林這位老朋友兼老伴的信中，他說，“我當然並非不高興，但七月份死去又生還，確令我十分惋惜。既已痛楚毫無地滑翔抵達天門，要那門在我面前關上似乎已不容易，何況這整個過程總有一天必須重演，很可能反而沒有第一次那麼愉快！可憐的拉撒路（在人間討飯但去了天堂的人）！不過，上帝有祂的安排，奇妙難測。聽到你身體復原，甚感欣慰...不過，老朋友呀，恐怕再也見不到你了！”

在給那位美國女士的信中（他給她寫過一百三十封信，從未謀面），他說，“尚稱粗安，但易感疲倦...所以今後給妳的信會很少。很簡單，不像信，只是浮在紙面上的手跡...”

傑克此時最難忍受的是哥哥不在身邊。華尼像往常一樣，這年夏天去了愛爾蘭度假。聽到傑克心臟病發，他恢復酗酒。他不願接受傑克即將與世長辭的事實，不聽朋友勸告速回倫敦，也不肯給弟弟寫信。到九月份，才改變初衷回家；見到傑克，悔慚交集，竭盡己力安

慰傑克，隨侍在側悉心照料他。

在《意外的喜樂》這本書中，傑克追憶他與華尼早年在學校讀書時刻，生活苦不堪言，總想早日放假。誰知假日來後，又惦住新學期的功課擔子即臨，那種憂慮掩卻了假日的歡愉。

華尼追述與傑克共度的最後時日說，“我們都知道，假期即將結束，但卻絕口不提，新學期有許多難預料的事等着我們。”

十一月，有不少傑克的朋友來看他，大家都有預感，此來是與他永別。法爾寫道，“魯益士興緻勃勃地度過的生命，現在安靜無慮地交托出來。他對妻室之死痛不欲生，但對自己的死卻淡然處之。”

最後一位探訪他的客人是格林先生，他和傑克握別時，心裡明白這是一次“真正的訣別”。

數日後，傑克死前最後一次去到“羔羊與旗”酒吧，只有老朋友哈迪一人在。哈氏後來回憶說，那“也許是這麼多個星期一中最堪紀念的一天”。

傑克告訴過華尼，“我想做的都已做了，可以走了。”但還有一件小事待處理：《那里亞童話集》中的故事漸多，情節不斷發展。傑克當日寫時並無一個清楚的總規劃，因此中間出現不少脫節的地方。他現在想補救，請了普芬書局的總編輯韋柏來，討論重編的事。

十一月二十一日，韋柏應邀來訪，傑克在睡衣上罩了一件上衣見客。初步商定須作的修改，韋柏答應修改好後再來見他。

傑克向他提到與喬伊的希臘之行，和此行帶給二人的無比快樂，“我和他談到晚上七時，直到他說有點疲倦才走。他說上次心臟病發沒有了結此生，殊覺失望。誰知第二天，他的心臟病再發...”

華尼記述道，“十一月二十二日，星期五，這天的開始與過去幾個禮拜的任何一天沒有兩樣。清晨六時，我進房看傑克，聽他興高采烈地說，‘我沒事’；我繼續做家務。他照常八時起床，穿着晨衣在廚房裡用早餐，然後略略看了看報紙上的拼字遊戲。他換好衣服，我已將當天收到的信件整理好交給他。他在工作間裡坐下，親筆覆了四封信。他已有一段時期很難保持清醒。午飯後，他在坐椅中沉沉睡去。我要他去床上休息，比較舒服點。他同意了，去到床上。下午四時，我給他準備好茶，和他閑談了幾句，發現他說話已不清楚，懨懨欲睡，但心情不錯，且極冷靜。這是我們之間最後一次談話。”

數月前，傑克寫過一篇講老年的文章：“不妨想像自己是粒耐心等在泥土裡的種子，等候那偉大的園丁的美好時刻開花，進到真正的世界裡，真正地蘇醒。若從那裡來看今天的整個生命，恐怕只是半睡半醒的朦朧。我們此刻是在睡夢之鄉，但雄雞已啼...”

這天五時三十分，傑克臥房中傳來一聲巨響，華尼立刻奔進去，“發現他已倒在床邊，不省人事。三、四分鐘後，呼吸完全停止。次日，星期五，是他的六十五歲生辰...”

法爾追憶魯益士這位性情中人與眾不同的優點時說，

“他的吸收能力，感覺能力，記憶能力和創造力，都非一般人能及，...他的作品記錄下他強烈的自覺力，對事物迥勁的反應。他用心靈來親炙世界...，他對善與惡那種黑白分明的態度，能喜亦能憂，對世事體驗入微的能力，決非你我所能企及...”

傑克的葬禮於一九六三年十一月二十六日在赫定頓石礦場教區禮拜堂中舉行。是日雖陽光普照，但有濃霜，寒氣迫人。華尼悲痛過甚，不能出席。貝利對當時情景記憶猶新，“靈柩抬入禮拜堂庭院中時，其上只有一枝大蠟燭點着。雖在露天，燭焰筆直，不見搖曳，象徵這個人完整的人格，守正不阿的精神和對上帝堅定的信心，即令在光亮的太陽下，仍舊光輝四射。”

墓石安放了，上面有個十字架，石碑上刻有華尼寫的墓銘：

我敬愛的胞弟

C.S.魯益士

生於一八九八年十一月二十九日

死於一九六三年十一月二十二日

盡忠忍耐到底

這最後一句話錄自莎翁名劇《李爾王》第五齣中，對傑克和華尼來說，尤具深意。二人的慈母一九〇八年八月廿三日去世時，華尼記得房內壁上掛有一份刊有莎翁名句的日曆，父親將那天的曆頁撕下，一直珍藏在身旁直到去世。曆頁上的話就是“盡忠忍耐到底”。

傑克在病中曾口授寫下為喬伊作的墓誌銘，後來刻在

一個圓形的銅盤上，安放在藏骨灰的公墓裡：

誌念C.S.魯益士愛妻
海倫·喬伊·達韋曼
死於一九三〇年七月
整個世界(藏在一顆
純樸的心靈里的星宿、
水、空氣。田園和森林)
在此像脫下的衣服丟在後面，
化為灰燼，
但帶着盼望，盼望她(像基督)
會從聖善的貧寒中再生，
經歷試探的曠野，
在她復活之日一一重圓。

魯益士的書

魯益士教授的著作逾60種(生前出版40種，死後的遺著和他人編輯成書的逾20種)，中文已繙譯過來的已有十六、七種，“著作等身”四字可以當之而無愧。

魯氏最早的著作是一部詩集：《在綑綁中的的靈》(Spirits in Bondage)，發表於1919年，是他參加第一次大戰受傷後休養時期編成。他在書中稱上帝為“良善的化身”(a phantom called the Good)。大戰後回牛津，發表長篇敘事詩《戴瑪爾》。

他在牛津大學早期歲月，得兩位同寅之助重新歸信。他在1955年出版的早年生活自傳《意外的喜樂》(Surprised by Joy)中說，“1929年復活節，我痛改前非，承認上帝是上帝。我跪下，我禱告，那晚，我很可能是全英國最喪氣也最不情願但卻回頭了的浪子。”

魯氏寫了不少有關神學的書，甚受歡迎。讀者幾乎以為他靠寫作維生，忘了他的主要收入是教書。

1936年他發表了一部講文學的歷史與批評的書：《愛情的寓意：中世紀文學傳統的研究》(The Allegory of love: A Study in Medieval Tradition)，同類的著作還有好幾部。

他在劍橋的英國文學課總是擠滿了學生，有的還得站着聽課。

魯氏以基督信仰為中心的著作應數1938年發表的《來自沉默的行星》，是他三本講星際科幻小說的第一部。他認為小說是傳佈信仰信息的有力媒介。

這之後，是他最出名的一部故事體裁著作《地獄來鴻》(The Screwtape Letters)，發表於1942年，寫的是地獄的小主管寫給侄兒小鬼的信，教他引誘地上一個年青人墮落下地獄。文字充滿機智，適合信仰仍處懷疑階段的人閱讀。

但他嚴謹探討神學的第一部作品應推《痛苦的奧秘》(1940)。由於講論基督信仰既清晰又風趣，引起了英國廣播公司注意，邀他上電台主講“從是與非探求宇宙的意義”(1941)。這一連串談論自然律的廣播引起聽眾極大興趣，電台要他再回到麥克風前，繼續講下去。這些自1941至1944年的講稿，後來經魯氏修訂出版(1952)，這就是著名的為真理辯護的經典之作 Mere Christianity，中文譯本《返璞歸真》於1996年春問世(海天書樓出版)，得到與原著同樣的廣泛歡迎。

魯氏在序言中說，“本書原為我的電台廣播講話，印刷成書時作了一點增補，但保持說話的語氣，用了不少俗語和縮語...，我的信仰立場很單純。我是一個普普通通的平信徒。我信主後，認為我最能幫助我的不信基督的朋友的事，就是向他們闡釋這信仰，並為之辯解。...我無意參與神學上的爭辯，那是神學家的事。我所致力

的是為‘核心’的基督信仰辯明，那是信仰中最純淨的中心部份，是在我還未到這世界以前早就存在的那個真正信仰。...只有一位上帝，耶穌基督是祂的獨生兒子，祂的大愛呼籲我們回歸，回轉成為真正的照祂形像造的人，成為祂的子女...”

魯氏之書如此受人歡迎，許多人問他有何秘訣，他自己綜合為四點：1. 他要人知道，相信基督教的唯一理由，是因為所信的是真的。2. 基督信仰所信的屬超自然界的事，故不可以和神蹟奇事分隔開。3. 講解這信仰必須清楚，人家要明白你說的才能相信。4. 現代人要和上帝易位而處，但事實上，人仍是犯人，上帝才是審判者。

二次大戰結束後，1945年他發表了《大分離——一個夢》(The Great Divorce: A Dream, 1945)，講一群來自地獄的人、訪問天堂，凡願接受上帝的都可以留在天堂。世上歸根結底只有兩種人，一種是對上帝說“願你的旨意完成”的人，另一種是上帝對他說，“照你的意思完成”的人，那些在地獄裡的都是自己選擇的結果，沒有這種自我選擇，也不會有地獄。

魯氏晚年的出色著作，是他一連七本的童話系列《那裏亞童話集》(Chronicles of Narnia)。第一本《獅王、女巫、衣櫥》出版於1950年，系列中最受歡迎的角色為獅王阿司能，是主基督的象徵。

他在1954年出版《十六世紀英國文學》這部力撼山岳之作後，劍橋大學選了他出任新設立的“中古與文藝復興

時期英國文學講座教授”。1956年和喬伊·達韋曼女士結婚，寫了《四種愛》(The Four Loves)，1960年出版。喬伊死後，1960年他發表了《親歷悲慟》(A Grief Observed)。

1963年，剛寫完論禱告名爲《致馬爾肯書信集》(Letters to Malcolm)一書，心臟病再發，同年11月22日，安靜地在牛津大學寓所與世長辭。

魯益士著作一覽

(英文書名後括號中有中文書名者，爲已譯成中文的著作，後附出版社名)

- *Spirits in Bondage: A Cycle of Lyrics*，1919(以筆名 'Clive Hamilton'發表)
- *Dymer*，1926(以筆名 'Clive Hamilton'發表)
- *The Pilgrim's Regress: An Allegorical Apology for Christianity, Reason and Romanticism*，1933
- *The Allegory of Love: A Study in Medieval Tradition*，1936
- *Out of the Silent Planet*，1938
- *Rehabilitations and Other Essays*，1939
- *The Personal Heresy: A Controversy*，1939
- *The Problem of Pain*，(《痛苦的奧秘》，文藝)1940
- *The Screwtape Letters*，(《地獄來鴻》，文藝)1942

- *A Preface to 'Paradise Lost'*，1942
- *Broadcast Talks*，1942
- *Christian Behaviour: A Further Series of Broadcast Talks*，1943
- *Perelandra*，1943
- *The Abolition of Man, or Reflections on Education with Special Reference to the Teaching of English in the Upper Forms of Schools*，1943
- *Beyond Personality: The Christian Idea of God*，1944
- *That Hideous Strength: a modern fairy-tale for grown-ups*，1945
- *The Great Divorce: A Dream*，(《大分離——一個夢》，中譯名《天淵之別》，校園)，1946
- *George MacDonald: An Anthology* (Ed.)，1946
- *Essays Presented to Charles Williams* (Ed.)，1947
- *Miracles: A Preliminary Study*，1947
- *Arthurian Torso* (with Charles Williams)，1948
- *Transposition and Other Addresses*，1949
- *The Lion, the Witch and the Wardrobe*，(《獅王、女巫、衣櫥》，文藝)，1950
- *Prince Caspian: The Return to Narnia*，(《開司平王子》，文藝)，1951
- *Mere Christianity*，(《返璞歸真》，海天)1952
- *The Voyage of the 'Dawn Treader'*，(《黎明號的遠航》，文藝)，1952

- *The Silver Chair* , (《銀椅子》, 文藝), 1953
- *The Horse and his Boy* , (《馬與小孩》, 文藝), 1954
- *English Literature in the Sixteenth Century, excluding Drama* , Vol III, 1954
- *The Magician's Nephew* , (《魔術師的外甥》, 文藝), 1955
- *Surprised by Joy: The Shape of My Early Life* , 1955
- *The Last Battle* , (《最後之戰》, 文藝), 1956
- *Till We have Faces: A Myth Retold* , (《真面目》, 中譯《裸顏》, 雅歌), 1956
- *Reflections on the Psalms* , (《詩篇擷思》, 雅歌), 1958
- *The Four Loves* , (《四種愛》, 雅歌), 1960
- *Studies in Words* , 1960
- *The World's Last Night and Other Essays* , 1960
- *A Grief Observed* , (《親歷悲慟》, 中譯《卿卿如晤》, 雅歌), 1961(用筆名 'N W Clerk'發表)
- *An Experiment in Criticism* , 1961
- *They Asked for a Paper: Papers and Addresses* , 1962

(下列各書為魯氏遺著或他人編輯成書之作)

- *Letters to Malcolm: Chiefly on Prayer* , 1964
- *The Discarded Image: An Introduction to Medieval and Renaissance Literature* , 1964
- *Poems* (Walter Hooper主編), 1964
- *Screwtape Proposes a Toast and Other Pieces* , 1965

- *Studies in Medieval and Renaissance Literature* (Walter Hooper編輯), 1966
- *Letters of C S Lewis* (編輯成書, 附有其兄華尼W H Lewis的追憶文字), 1966
- *Of Other Worlds: Essays and Stories* (Walter Hooper主編), 1966
- *Christian Reflections* (Walter Hooper主編), 1967
- *Spenser's Images of Life* (Alastair Fowler主編), 1967
- *Letters to an American Lady* (Clyde S Kilby主編), 1969
- *Narrative Poems* (Walter Hooper主編), 1969
- *Selected Literary Essays* (Walter Hooper主編), 1969
- *Undeceptions: Essays on Theology and Ethics* (Walter Hooper主編), 1971
- *Fern-seed and Elephants, and Other Essays on Christianity* (Walter Hooper主編), 1976
- *The Dark Tower and Other Stories* (Walter Hooper主編), 1977
- *God in the Dock: Essays on Theology* (Walter Hooper主編), 1979
- *They Stand Together: The Letters of C S Lewis to Arthur Greeves* (Walter Hooper主編), 1979
- *Of This and Other Worlds* (Walter Hooper主編), 1982
- *Boxen: The Imaginary World of The Young C S Lewis* (Walter Hooper主編), 1985

年 譜

- 1898 十一月二十九日在愛爾蘭的貝爾法斯特出生。
- 1905 魯家遷往“小里”居住。
- 1908 母親芙羅拉八月患癌逝世，九月魯益士往英格蘭的溫雅特學校寄讀。
- 1910 返愛爾蘭，入讀坎貝爾公立學校。
- 1911 重返英國，入讀瑪爾文城的徹爾堡私立小學。
- 1913 進瑪爾文公立學院讀書。
- 1914 隨恩師柯伯特黎克學習。第一次大戰爆發。十二月六日接受堅信禮。
- 1916 獲讀喬治·麥克唐諾著《仙緣》，“進入新境界”。十二月參加牛津大學獎學金考試成功，獲入“大學學院”。
- 1917 志願參加英軍，結識同袍摩爾和他的母親珍妮·金·摩爾太太。十一月中旬赴法國前線。
- 1918 四月受傷返故鄉療養。十一月，歐戰結束。
- 1919 返牛津，準備榮譽學士初試。首部詩集《在網綁中的靈》由海因曼出版公司印行。

- 1920 參加牛津榮譽學位試，獲甲等成績。夏天、摩爾太太偕女兒莫瑞恩搬來牛津，與魯氏同住。
- 1921 兩度探訪詩人葉慈。
- 1922 開始寫長篇敘事詩《戴瑪爾》。
- 1925 入選牛津麥大倫學院英國語文及文學院士，年薪五百英鎊。
- 1926 用克萊夫·咸美頓筆名出版《戴瑪爾》。
- 1929 復活節日開始回歸基督信仰的屬靈旅程，有了一生的改變。父親艾伯特·魯益士九月二十四日逝世。
- 1930 購入牛津近郊赫定頓石礦區平房“窩”，與莫爾太太及女兒遷入居住，以後三十三年均居此。
- 1933 第一部宗教作品《天路客的後退》出版。
- 1935 “淡墨會”大約在是年成立，每星期敘會兩次。
- 1936 《愛情的寓意》出版。
- 1938 《來自沉默的行星》出版。
- 1939 二次大戰爆發。論文集《更新及其他》出版。
- 1940 《痛苦的奧秘》出版。
- 1941 英國廣播公司電台專題連續講話節目開始，廣受歡迎。
- 1942 《地獄來鴻》，《失樂園序》，《電台講話廣播稿》出版。
- 1943 《基督徒的為人》，《培里蘭德拉》和《人的廢除》出版。
- 1944 《三位一體初探》。
- 1945 《大分離——一個夢》（又譯《天淵之別》）及《醜惡的力

- 量》出版。二次大戰結束。1935年結識的文學批評家兼神學家查爾斯·威廉士逝世。
- 1947 《神蹟》出版。
- 1948 二月，與劍橋大學女哲學教授伊麗莎白·安士堪在“神蹟”的辯論中失敗。
- 1949 演講集《變調》出版。
- 1950 那里亞童話集首本《獅王·女巫·衣櫥》出版。首次收到喬伊·達韋曼來信。
- 1951 摩爾太太一月份逝世。《開司平王子》出版。魯氏以21票之差，敗給C.戴·路易士，失去擔任牛津大學詩詞講座教授一職的機會。
- 1952 《返璞歸真》出版，《黎明號的遠航》出版。九月與喬伊首次會晤，是年共度聖誕。
- 1953 《銀椅子》出版。喬伊與丈夫比爾·格雷生離婚；十一月攜二子大衛與道格拉斯回英國卜居。
- 1954 《馬與小孩》，《十六世紀英國文學》出版。
- 1955 接受劍橋大學麥大倫學院“中古與文藝復興時期文學講座教授席”。《魔術師的外甥》，《意外的喜樂》出版。
- 1956 四月二十六日與喬伊註冊結婚。《最後之戰》與《裸顏》出版。十月份喬伊証實患癌。
- 1957 三月二十七日在溫菲德醫院病床旁由拜德神甫主持傑克與喬伊的基督教婚禮。喬伊健康漸恢復。
- 1958 七月赴威爾斯及愛爾蘭補度蜜月。《詩篇擷思》出版。

- 1959 喬伊的癌病後發，醫藥已無效。
- 1960 四月，偕喬伊遊希臘。七月十三日，喬伊病逝。《四種愛》，《字的研究》和散文集《世界最後一夜》出版。
- 1961 出版《親歷悲慟》(又譯《卿卿如晤》)與《批評的實驗》。
- 1962 出版論文與演講集《應景集》。
- 1963 十一月廿二日，魯氏在牛津窩區家中逝世，享年六十五歲。[這也是美總統甘迺迪遇刺和英小說家A.赫胥黎謝世之日。]
- 1964 論禱告的書《致馬爾肯書信集》發表。

